

成義之旅



華雷仕 / 著
何麗霞 / 譯

成義之旅

華雷仕／著

何麗霞／譯

光啓文化事業 發行

FAITH FOR JUSTICE

By Carlos G. Valles, S.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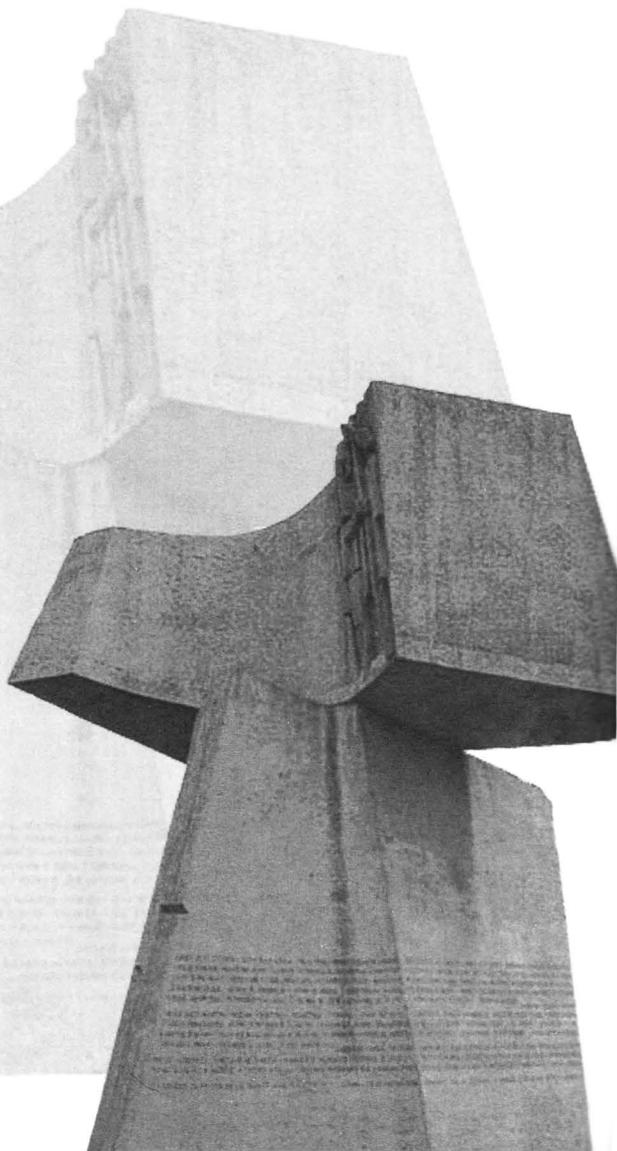
Translated by Ho Li-h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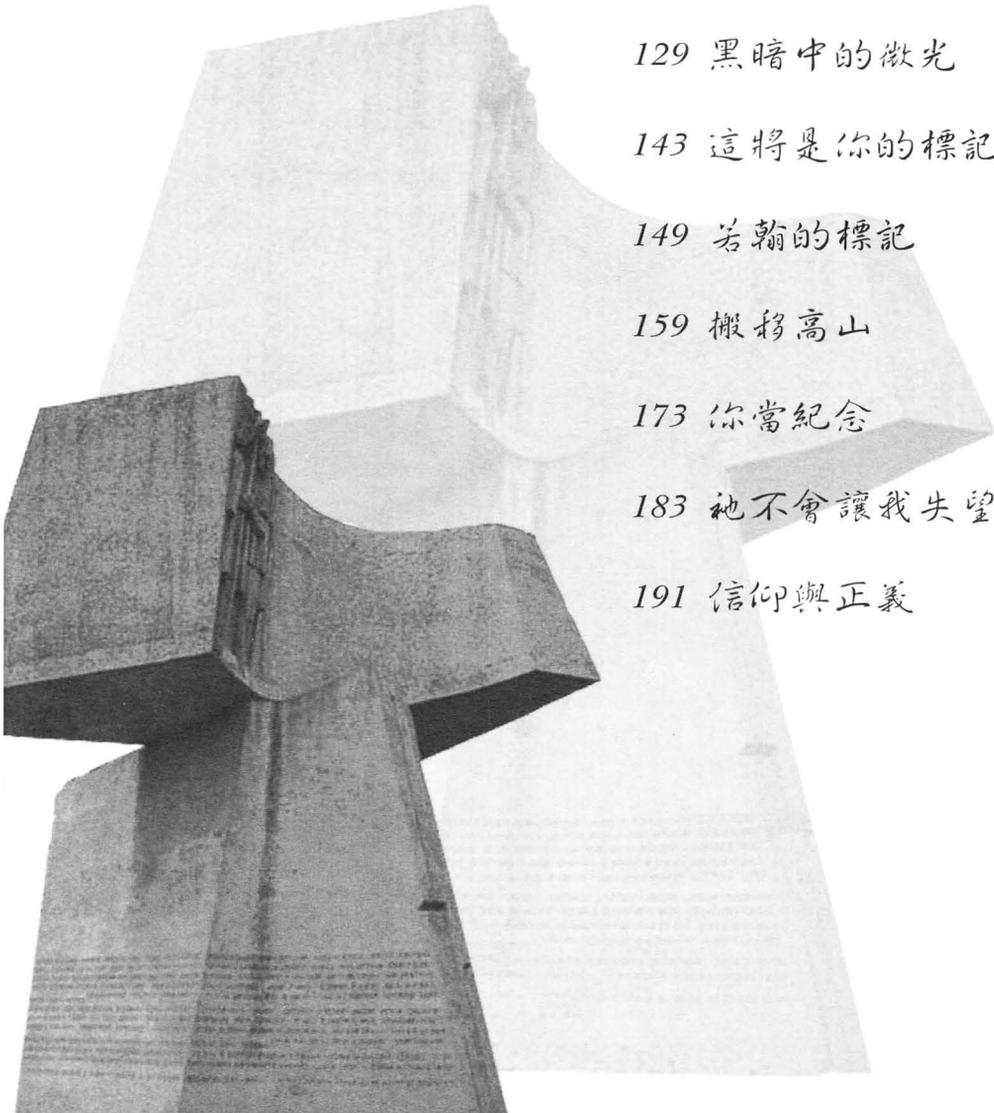
Copyright © 1988 Carlos G. Valles, S.J., St. Xavier's College,
Ahmedabad, India.

Chinese copyright © 2002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目錄

- 001 一幀照片
- 005 走出去吧
- 015 與老闆見面
- 029 誰佔上風
- 039 象與鱷魚
- 055 法律與許諾
- 065 陶工與泥土
- 077 雅典與格林多
- 091 信仰藉祈禱而生





105 求必得到

119 信仰的考驗

129 黑暗中的微光

143 這將是你的標記

149 若翰的標記

159 搬移高山

173 你當紀念

183 祂不會讓我失望

191 信仰與正義

一幀照片



照片裡的石碑，是西班牙馬德里，一座為紀念哥倫布第一次出航美洲而建，且名之為「發現者」的公園裡的紀念碑。

這石碑的形狀有如一個十字架，當年哥倫布在汪洋大海中，乘風破浪尋找新生命時，飄揚在帆船旗幟上的也是一個十字架。這個令人信服的記號標示著亙古不懈的奮鬥。基督那充滿了永恆的愛與救贖訊息的十字架是本書所要討論之信仰與正義的關鍵。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這位學貫東西的詩人和神秘靈修者，曾把哥倫布海中歷險的信德行為比作祈禱。在哥倫布時代，很多人都知道地球是圓的，如果朝西方走，終會到達海洋另一端的陸地：印度羣島——不管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雖然很多





大家都知道，卻鮮有一探究竟的熱情。知道是一回事，不相信卻又是另一回事，去冒險、去說服皇帝、去裝備船隻、把自己交到滔滔大海之中、逆流而行都不是易事；而且，最困難的是要激發其他人也能有同樣的信念，並轉化為結伴同行的實踐，因為沒有人可以單憑己力安然抵達新世界。

當哥倫布因其所準備的物資已耗去一半，而必須在掉頭返回安全之地，抑或繼續冒險航向不可知的未來間作出決定時，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相信一定會到達陸地，但誰也不知道究竟還有多遠？今天我們當然知道答案，哥倫布卻是一無所知，然而，他依然繼續前行，他的同志也伴隨他，最後他終於到達了目的地。信仰永遠能夠助人到達終點。

還有一個想法要與大家分享。哥倫布到達的地方，即有他們的名字一一刻在公園石碑上的地方，今天在那裡，不論是尋常百姓的心目中或在飽學之士的想法裡，都對信仰和正義湧現出一種嶄新的急迫需求，他們正確地認出了基督的十字架有能力把整個人類，自包含恐懼、憎恨、侮辱、匱乏在內的整個罪惡中解放出來。這也是本書的核心主旨。

一切都在那一幀照片中。

耶穌會士 華雷仕 (Carlos G. Valles, S.J.)

聖薩威書院

阿馬達巴，印度

003



一幀照片

走出去吧



信德始自亞巴郎。「走出去」，在創造天地萬物、洪水滅世以及因巴貝耳塔的驕傲而導致世人離散的聖經敘述之後，插入了這個神聖的命令，為人類在哈蘭地開闢了一條新路。「離開你的故鄉、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給你的地方去」（創十二1）。這是信仰的基本行動：切斷熟悉的過去，堅毅地走向不可知的未來。離開你的親族、你的土地、你的家鄉、離開所有保障你高枕無憂的一切；面對沙漠、忘卻熟知的生活、放下過往的思考方式、生長的傳統，以及評估人事、追求目標的方法；放下你自己的過去，重新開始，出發，往前走。記憶、品味、信仰、習慣、關係及財產牢不可破地嵌固著人的心，但信仰的話語能把它們一一切斷，使人的心靈能在神聖的召喚下





自由地奔向新的旅程。那時七十五歲的亞巴郎正是如此，他帶著妻子撒辣、姪兒羅特一家以及一切財物，開始他的旅途。

往哪裡去呢？「往我指給你的地方去。」這是一個對信德的考驗，是對它特有的要求，考驗它最精髓的部分。信德沒有揭示旅途的終點是什麼，反而使之保持暗晦、隱密，使之遙不可及，我們都無法由旅程之始想像到其終局將會如何，只能依恃著信心；信心使人們靜心等待，也緩緩向人們開展啟示的面貌。往前走，我終將讓你知曉一切。但在出發的那一刻你唯一所知的就是，你要走出原來所在的地方，並朝這個方向出發，當你不斷往前進發後，才會一步一步得到更多的指引，但現在可不能問、不能要求解釋、不要期盼任何確定性。行動第一，以後再尋求解釋。先邁開旅程的第一步，不要在意終點會是什麼。信任那召喚你的聲音，在旅途上等待它再次呼喚你。一次一個階段，一次邁出一步。這對於那些希望在走出第一步前，即能知道最後一步會到達哪裡的人來說，實在是非常艱辛的過程。

除非亞巴郎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出發離開家鄉，要不然那一定是令人忍俊不禁的一幕。他要去哪裡？當他收拾細軟，整理行裝，把東西放到騾子背上時，鄰居必曾這



樣問他。當然，他熟知隱藏真相的技倆，日後在埃及為了保護自己，他告訴別人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然而，若他真的要給出一個直接的答案，他的鄰居會一邊報以微笑，一邊卻皺起眉頭。明天出發，卻還不知道要往哪裡去？這彷彿不是常人的作為。亞巴郎對這一切都非常清楚，但他的內心意識到一份確定感，那是一份超越人力範圍所及的保證，牢牢在他心裡，在黑暗中照亮他的心靈，就算四周的人質疑這是一個作事草率的人所發起的，不確定的冒險旅程，但只要那亮光的引導，他就可以往前走。

人是善於算計的動物。希望得到保障、確定、能清楚情況並確知收穫。若他要展開一趟旅程，甚或計畫穿越險峻無常的沙漠，至少要有張地圖、規劃好的行程、鉅細靡遺的路線速寫及值得信任的嚮導。我從哪裡開始？在哪裡該休息？可以停留多久？下一站要往哪裡去？旅程要分幾個階段？最後要到達哪裡？總共費時幾天？沒有這些資料，恐怕沒有幾個認真的人會開始一趟重要的旅程。但是，亞巴郎對上述一切均無所知，仍照樣出發。信德教人不再提問，它只教人出發、行動、服從。一切彷彿籠罩在陰影、薄紗及黑夜中，沒有任何藍圖，沒有任何評估。人的本性本要求一個合約、一個保證，要有具體的條件及確實的原因才能滿足，我們常要知道一切，掌握一切，



如此才能考量、評鑑、決定。然而，在信仰的歷程中，人沒有更進一步的資料，縱然無法掌握大局，仍得作出決定；不管最終的目的地是什麼，他仍要開始走他的路。

「因著信德，亞巴郎一蒙召選，就聽命往他將要承受為產業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時，還不知道要到哪裡去」（希十一8）。那超越理性所能了解的投身行動是信仰者的標記，就是那邁向未知之地的穩健步伐，使亞巴郎成為信者之父。

天主似乎特別喜歡以這種方式與人來往，要求祂忠信的僕人只根據一些原始的指引就展開一項任務，更完整的訊息往往留待日後再說。當天主賦予撒慕爾向以色列新王傅油的使命時，這便是他所得到的指引：「把你的角盛滿油，我派你到白冷人葉瑟那裡去……，你要為我所指給你的人傅油」（撒上十六）。這位先知立即開始他一無所知的使命，他熟知上主的方式，用盡善巧尋找上主的記號，當他逐一會見葉瑟的七個兒子時，七次都誤以為他們中的一個將會是上主所揀選的那一位，直到年幼的達味由田中被召回時，撒慕爾才聽到上主的聲音說：「起來，給他傅油，就是這一位。」他的任務終告完成。

洗者若翰也有類似的經驗。雖然「連我也不曾認識他」（若一31），他卻被召回



宣告默西亞的來臨。他懷著信德，宣講將要來到的這一位，他連解他的鞋帶都不配，直到他自己在鴿子的記號及天上的聲音中親見天主「所揀選的那一位」時，才伸手指著他，並以決定性的權威宣告：「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

保祿也是一樣。往大馬士革的途中，救恩臨現於保祿身上，同樣要求他開始新的生命，雖然那時他根本不知道新的生命是什麼，唯一的指引就是：「你起來進城去，必有人告訴你當作什麼」（宗九6）。這就是信德的態度：起來，走，你將被告知當做什麼，你將被帶領，到達要去的地方，見到你當見的人；不要再問問題了，現在就立刻動身，否則你哪裡都去不了。信德的考驗，其最重要的元素與意義，就是以天主的話語開始新生命，起程前往未知之境，冒險走向未來，不問有沒有任何保險、保障、貸款，或更進一步的資料。「往前走，我將會指示給你。」我們的使命、召回，我們向天主奉獻的生命，不是類似的信德經驗嗎？當我們開始時，可曾知道將到達哪裡？可會猜測等待著我們的是怎樣的未來？我們是否仍會問個明白？不！我們在內心深處接受了天主的命令後，即揮別世俗之物，離開，以祂的話語往前走。

天主是人類心靈的主，是生命與歷史的神，信德的行為使人準確地認出天主是超



越的、絕對的主。在天主面前，人放棄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的權利；放棄了解自己能期待什麼的權利；放棄預知各種情況及建立任何約定的權利。人交出了他的理解力、他的未來、他的生命，在其中他便認出了天主，在一切行為舉止中發現祂就是宇宙的主，天主的話語是他莫大的支持，遠勝自己的計劃、所掙的錢與預測的未來所能帶給他的一切。信德的行動是人以其有限之能力對至尊上主的最高禮讚。相信上主的話語，信任祂的承諾，收拾起祂所有的一切（心靈的行囊，那比亞巴郎騾子背上的東西重多了），向天主奉獻自己整個生命，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朝天主所指示的道路進發，在信仰中盡是贊同、信任及投身，在信仰中整個人會完完全全地聽從他的主所發的每個命令。這就是為什麼信仰會成為所有宗教的基礎。

若信仰值得稱道之處是能教人勇敢地踏進陌生之境，它的報酬就是天主的許諾，祂以自己的信實向忠誠的僕人保證他們將得到超乎想像的福樂：「我要使你成為一個大民族，我必祝福你，使你成名，成為一個福源」（創十二2）。雖然亞巴郎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但他確知自己所得的祝福不可估量，子孫也能同享。到底天主的祝福是什麼樣的，亞巴郎所知並不十分明確，但他相信祂的寬仁與慷慨，在天主的許諾中

亞巴郎找到力量與決心，不管前路多麼困難仍要繼續前進。

天主的許諾是人身命中的引路明燈。許諾是一種相稱於天主的態度，它是：自由的、慷慨的、容納一切的。是王者的善意、慈悲與恩澤。天主信守諾言，人們歡躍於期待天主的賞報，而這賞報遠遠超過他的善行及他希冀的一切。天主的許諾比任何合約、聲明更強而有力，比任何人因其善行和服從所能要求的報酬更為豐厚。「你將蒙受祝福」，是人們在其豐富多采的旅程之始，聽到來自天主最貼心的話語。當知道天主的祝福在終點等待著我們時，一切事情都變得可能，一切事情都變得容易。亞巴郎知道這一切。

不論旅者是否了解，每一趟踏進陌生之境的旅程都是信德的行為。人最偉大的旅程、喻象就是他的出生，那是他所有藉由生命邁向永恆旅程的開始。這是一個重大的出發點、冒險與遷移。人出離母胎到世界上來，也是透過自然和生命法則對天主召回的回應：「出來！」由安全的母胎中出來，到一個我指示給你的、嶄新而陌生的地方去，在創造中沒有別的東西比這個世界更教人感到陌生，也沒有別的東西比人生更富冒險性，但生命的到來是伴隨著許諾與祝福的。對於那些信主的人而言，這是一個至





高無上的祝福，他們在天主作主的時間內，以天主作主的方式出發踏上旅程，並向前邁進，擁抱生命中出現的歡樂與哀傷、光明與陰暗、險境與成就。是的，出生時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我們並非在自由選擇之下來到這世界，但是一旦有了意識和得到自由之後，我們便能以內心的意願和準備，認可、接受我們的出生，讓天主派遣我們到世界上來的這個決定，成為我們自己的決定。事實上，每一次慶祝生日，接受禮物及祝賀，要表達的意義就是我們活著的事實。每一個慶生會都是對天主最初召叫的喜悅回應，是對那將我們帶入生命的第一個命令多姿多采的服從行動。過修道生活的人，每一年循例都要重新表達一次誓言，每一次都更加深委身於天主的行動，生命的經驗讓我們了解貧窮、貞潔和服從的意義，隨著歲月與智慧的增長，使得年少輕狂時慨然允諾的稚拙日趨圓熟。同樣的，每一次慶祝生日也是重發誓言，是對信仰有意識的肯定，是對生於世間的責任表達欣悅之情，是對生命說「好」；因此，也是對在起初賦予生命的天主說「是」，這是一個新的出發，是對接下來旅程的全盤接受。當聖水傾注在我們頭上的時候，大部分的我們並非十分了解洗禮的意義，然而如同接受洗禮一樣，我們也同樣接受我們的出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以喜悅之情活出我們所領受和

延續至今的生命。以愛繼續這旅程是我們對此生表達感激最好的方式。

信德的召叫並不是一次而永遠的，在人的一生中它會不斷出現，信德的要求一次比一次嚴苛，讓人們在每天發生的事件及所做的抉選中，使那最初對生命的召叫愈來愈具體，帶領人更高、更近於旅程的最終目標。亞巴郎在其生命中亦不斷發現天主的召叫臨在，他的信德一再受到考驗，我們知道有些考驗他成功通過，成為他最初進入沙漠的提醒與重申。譬如說，儘管他妻子「撒辣的月經早已停止」，天主卻要他相信自己將會有一個兒子，撒辣當初聽到那預言時更是止不住地竊笑；天主又要求他相信他的子孫是蒙受祝福的，儘管天主要他把自己延續子孫的獨生子祭獻給上主。天主不斷地召叫我們，信德也在生命的磨鍊和歷盡滄桑的生存處境中，愈見活潑充盈。

信德的召叫，不論重大的或微小的，都是決定性的境況，標示著人的生命及過去是建築在恩寵連綿不斷的日子裡，生活中的每一步都是信德的展現，每個早晨都是驚喜，每次日出都是挑戰。搭飛機是件信德的行動；打開一扇門、與人握個手、向陌生人微笑都是信德的行動。面對生命就是信仰，就是每天進入未知的旅程，若我們學習一點一點地實現那召叫我們存在的重要使命，試著發現每一小步就是一生旅程的縮





影，並憶念天主的指示，鞏固祂的承諾，使每一個經驗成為活的經驗，如此我們就能如同亞巴郎真正的子孫一樣，將生命轉化成信德的生命。因為亞巴郎是我們在信德裡的父親。

與老闆見面



泰戈爾年輕時有一個經驗，不只幫助他在生命中發現自己，而且教導了他該如何向別人描述信仰是什麼，和它在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他說，當他還是一個小男孩時，他的眼睛很不好，因為弱視的緣故，看東西都模糊不清，但他不知道自己視力有問題，他不知道這是不正常的狀況，還以為東西就是這樣子，以為每個人看到的都是一樣的朦朧線條和模糊背景，所以他從未想過這有什麼問題，也從沒有向爸媽提起過，當然更沒有找尋補救之道。只要人們跟他站得夠近，他就能認得出他們，他也可以在屋子四周及市內行動自如，可以和友伴玩耍，當球滾得夠近時，也能踢得上腳。這樣子過了很多年，泰戈爾都沒有懷疑自己的視力有問題，他天生弱視，但自己並不知道。





他日後回憶起，有一天他正與其他男孩玩耍，其中一個戴著眼鏡。他半開玩笑地拿起了人家的眼鏡試戴看看，誰知竟如奇蹟一般，他突然能清晰分明地看見身旁或遠或近的一切，這還是他生平第一次的經驗，他可以看得和他想看的一樣清楚，看到東西能夠如其他人看到的一樣，不論是色彩、線條、明暗、遠近，一切的深度與現實性，所有的動作與鮮明度，突然而來的美態與意料之外的景緻，所有東西在他驚訝的眼光與思想中，自然而然地落在它們該有的位置。他第一次真正看到一個色彩繽紛的世界、微笑的面容、玩耍的孩子、樹木、小鳥、皓藍的天空及飄浮的白雲。他驚訝地看著這一切，心中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感覺，它們是那麼的清晰，縱使多年以後，他仍記憶猶新，他在一首談及森蒂尼蓋登（Santniketan）的禱文中曾引述這一段經歷，啟發性地闡明了信仰的意義。

他說，第一個感覺是一陣洶湧澎湃的狂喜，第一次可以看到這個美麗的世界，清楚玲瓏的線條，繽紛絢麗的色彩，這喜悅與他終身不離，不只反映於他的詩作、小說、演講和散文中，且散佈於他對生命的洞悉及其與天主的關係裡，他以柔順的奉獻和徹悟的交付，面對這位既是可親的上主又是可敬的天父。第二個感覺與第一個同樣

的清晰與強烈，卻可算與第一個相反並且深深困擾他，這是一種混合哀傷與憤怒的感覺，對自身的憤怒，對自己和這個世界的抗議，他竟到那個時候才得見這美好的世界。我是個什麼樣的傻子啊，直到這一刻，我才了解我的一生竟錯過了這麼美妙的景觀！我竟不知這個世界是如此的美麗！萬物皆有其形、色、動感及生命，我一直活在一團迷霧中，錯失了四周所有的趣味、所有的藝術、所有的美感，我怎麼可以笨笨地活了那麼久！現在，我要如何才能彌補這樣大的損失！

然後就是這個經驗的教訓，這個親身經歷的比喻要如何運用。世界……是世界；我的眼睛……是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軟弱無力，有缺憾，儘管我還不知道；而眼鏡就是……信德。在梵文中用一個字來描述生命中宗教觀的角色，「Diyachakshu」，這個字就是「法眼」的意思。一個新的視野，新的角度，以天國的觀點來看人事物。雖然沒有它，我仍可照樣生活，感覺我的四周，猜猜不同的面龐是誰，摸索著前進，但一切都在陰暗、雲霧、朦朧中進行。那是一個單調的世界，乏味的生活。而我則無知地相信這就是正常的生活，以為所有人見到的也是一樣，這就是東西本來的樣子，這就是生命所能提供的，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了。所以我以黯淡的喜悅和失色的遠景，



過著順從、克制、有限的生活。這就是我所稱之為生命的東西，我抱怨它單調、灰暗及無聊，已到無法忍受的地步，沒有一樣東西是合理的，沒有一樣東西吸引人，只有繁重乏味的工作。只有當信仰進入我的生命時，一切才會改變，事物才會重回它們原有的位置，重拾它們原有的色彩與樣貌，一切才會變得有意思，世界才會美麗，萬物才會可親，生命才值得活下去，而我也可以在其間玩遊戲，循著小徑散步，以新的眼光與喜悅細看這個世界。這就是法眼；就是要以天主看待萬物之情，來看待這個世界。若錯失這副神奇眼鏡，我將淪為一名失敗者。那神奇的眼鏡本來可以是我的，若我做好接受這份禮物的準備，若我曾試著戴上玩伴的眼鏡一次。

泰戈爾的經驗讓我想起一個人。當彩色電視剛剛問世不久，他抱怨他的電視一定是電路連接上出了問題，因為他的電視看不到彩色。事實上他的電視本來就是黑白電視，他卻不知道若要收看彩色畫面的節目，他需另買一台機種不同，且更昂貴的電視機。同樣的，生命本身是一個彩色畫面的節目，但若我的電視是只有黑白畫面的機種（更正確地說是黑多於白！），我將看不到彩色，只能在螢幕中看到黑影。節目本身並沒有問題，電視台也沒有問題，電線的連接也沒有問題，有問題的只是我的電視

機。若要收看彩色節目，我就必須要買一部新的電視回家。

以天主看待萬物之情來看待這個世界，就是信德。這並不容易。起碼這不是尋常、一般的，也不是我們普通看待東西、解釋事情的方法。在信德內，身旁的每一事物對我的意義都關乎天主對我的旨意，都是救恩性的、讓人喜悅的，是天主對我發出的愛情訊息，是幫助我在恩寵中成長與進步的指引。但我時常錯失這些訊息，不理它發生的緣由，還詛咒那些事件。質疑我為何要受苦？為何這事要發生在我身上？這些痛苦到底有什麼意義？為何生命是如此的殘酷；死亡是如此的教人恐懼、人們是如此的瘋狂、而創造竟是如此的空洞？我想整個世界簡直是一塌糊塗，人類正茫然無助，我陷入這樣荒謬的混亂糾纏，無法了解這一切有何意義，無法理出事物的頭緒，因為我活在自己的短視裡，看不到當中的所以然。我抱怨、反叛、抗議；對世界大事感到憤怒、對個人考驗感到不耐、對現實感到煩躁、與過去決裂，在我眼中，一切都有缺點，我的心靈無法在受造界得到憩息。

我們知道經上記載著，當天主看著祂所創造的世界時，祂很滿意自己的工作，並稱一切都好，事實上是非常好。但現在我們看著同樣的世界時，卻會毫不猶疑地稱它



為無可救藥的爛攤子。的確，自創世以來，世界上發生了不少事，但在天主的眼中，救贖比創造來得更光榮，一個得救贖的人比一個單單受造的人是更為偉大的奧蹟。不論人類發生什麼事情，都是天主美善計劃的一部份，雖然這不是我們閱讀早報或收看晚間新聞報導時的第一個印象。是我們自己不能接受這個世界真實的樣子（接受同時代表為改變及改善它而努力），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如天主一樣地看待它。我甚至有時會這樣想，若我被交託創造人類及主宰人類命運的工作，我定會謙遜地說自己將能做得更好，我會保衛人類的自由，平均分配各種不可避免的磨難，建造一個更快樂的世界，不要那麼多困境，滿足每個人的需要。最後，這想法變成對創造的批判，也就是缺乏信德的態度。當我看著一個自以為對他頗為了解的人時，我會憂愁地告訴自己：「人啊！真可憐啊！只要他願意，他可以做點什麼，但他卻浪費了他的才智，虛度一生。」然後我卻聽到天主談到他時說：「我造了他。他是我所愛的兒子。我支持他。」我的觀點沒有與天主的相契。我的信德仍有待增強。

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電視節目，其實也不是那節目本身有什麼趣味，它跟其他節目一樣無聊。我突然發現它頗有意思，是因為我了解這個節目真正教導了我什



麼，那與節目製作人本來所想的並不相同。節目內容是由一隊電視攝製人員到郊外截停一個個的路人，把麥克風塞到他們的嘴邊，用攝影機對著他們的臉，請他們以兩分鐘的時間，在一個大眾媒體的節目中，講一些他們想讓全國觀眾聽到和知道的事情。兩分鐘的時間顯然不夠讓人組織富於想像力的詞彙，匆匆忙忙的訪問中，結果只是一張張繃著的臉、拉高的嗓音，和單調重複的發言。但在重複無聊的訪問當中有一個共同點出現，我仔細注意著，並把注意到的這個特點，試用在那個平淡的晚上，一小時節目中後段的受訪者身上，果然一一應驗。在整整一個小時中，訪問了差不多三十位男女，所有受訪者共同的特點是：每一位都把他們的兩分鐘用來抱怨，沒有一個例外。他們中包括不同的年齡、背景、教育、職業，各人以不同的辭彙、習慣用語談論不同的事情，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抱怨。一個在農村生活的先生，抱怨附近排放污水的系統不完善；另一個人抱怨課稅太重；許多人抱怨生活指數太高；一個學童抱怨父親因其考試不及格而責罵他，他含淚懇求家長們，不要因為子女不及格而責罰他們；那是節目中頗令人動容的一刻，在一連串的牢騷中，這是唯一具有救贖意涵的一刻。節目中其他的受訪者，不是抱怨這就是抱怨那，他們似乎只想到自己，只想到：



這是我的機會，有兩分鐘整個國家都在看著我；人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讓全國人看到我、聽到我，我要在這兩分鐘內做什麼？我如何才能善用它們？我知道了：我要說出那些真正對我有影響的事……，對了，我要抱怨，我要提出一些反對的聲音，不論對人或對事，每一個人都會聽到，大家將會知道這個世界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這是真的。沒有人想到要對這個世界說一些正面的話，沒有人想到，要對鏡頭輕鬆地微笑說他很快樂，或想到要多謝謝別人，或要表達心滿意足，沒有人想到要為這個陰沈的夜晚帶來兩分鐘的亮光。連一個人都沒有。我定定地看了一個小時電視，離開時只有一個不祥的想法：我們真是愛發牢騷的一族。

有一個句子，在它秘密的語意訊息中，無論什麼時候使用它，它都會讓我們在無意間洩露自己的秘密，並且會向四面八方發放我們天生的抱怨能力。當一個人生活得不錯，我們問他過得怎麼樣時，他會報以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並說：「我沒什麼好抱怨的。」真可憐！這人居然沒有可以抱怨的，好可惜！他希望能找到可以抱怨的事情，渴望能找到一些人或事可以給他抱怨的機會，但很不幸的，他的生活中一切都很好，使他無力享受抱怨的愉快。然而他的語調和手勢都已是清楚的抱怨，也就是說，

他在抱怨自己為何沒什麼可以抱怨。所以，最後他還是達到了目的。

我們喜於發牢騷。不論到任何地方，最先映入我們眼簾的往往是一個投訴箱，這個箱通常美其名為「建議箱」。有一次我經過一個偏遠的火車站，在那空盪盪的月台上，我最先看到的就是一張貼在白色牆上用紅色大字寫的通告，告訴羣眾重要的訊息：投訴小冊子備索。其實那有什麼羣眾，這個小小的火車站來往的車輛很少，沒有火車時刻表或其他告示，也沒有餐廳或候車室，卻有投訴小冊子，這個身份象徵比十個月台、熙來攘往的人羣、飛快來去的火車及蒸汽機更為重要。一個顧及尊嚴的火車站必定要有一本投訴小冊，就算它什麼也沒有。一個壞念頭忽然閃過我的腦袋：若那裡沒有投訴小冊的話，那我要到哪裡投訴沒有投訴小冊呢？

天主的世界不需要投訴小冊，發出怨言是缺乏信德的行為，是反對創造的罪，認為自己的智慧勝過天主，要改進祂的作品。怪不得天主的反應那麼激烈，《聖經》上說，祂燃起了自己的怒火：「當時人民怨聲載道，怨聲已傳入上主的耳中；上主聽見，遂發怒；上主的火在他們中燃起，焚燒了營幕的邊緣。人民遂向梅瑟求救；梅瑟懇求了上主，火就熄滅了，遂給那地方起名叫塔貝辣（燃燒之意），因為上主的火曾





在他們中燃燒起來」（戶十一 1—3）。這些被懲罰的經驗在希伯來民族的記憶中，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記，伯鐸也曾提醒與他通信的教會這樣的懲罰：「你們也不可抱怨，就如他們中有些人抱怨過，為毀滅者所消滅」（格前 10）。抱怨能毀掉我們，因為它使人違背現實，我們彷彿在踢一根尖頭棒，受傷的是我們自己的腳。當抱怨時，我們使自己脫離了天主所安排的事件進程，脫離了貫徹人類歷史的恩寵，把自己孤立起來，斷絕一切牽連，我們把船搗毀，使自己困在荒島上，一個失落和痛苦的幻想之島。耶穌教導我們不要判斷別人，但抱怨時，我們不特違反了這條誠命，更傲慢地判斷了天主，我們輕視、批評天主對世界的管理。我們對天主工程比對一件不成熟藝術品的藝評更為嚴苛。無怪乎怒火要被燃起。

相反的，透過信德我們能以天主旨意的角度思考，信德會把和平與智慧的國度開展在我們面前，藉著信德，我們得以進入這個國度內。天主的旨意就是真實發生的事情（就我所知，沒有比這更好的定義），所以，接受所發生的一切，我們就與天主的旨意相符，就是承認祂的權能，與祂分享一致的觀點。這會為靈魂帶來和平與合一，使思想與生活中的事件得到和諧，讓心靈在每況愈下的生活中獲得憩息。既不能怠



惰，也不能古板，我們只能堅持以信德的眼光開始行動，而非倚仗人的計謀。信德可以治癒人靈，去除人內在對周遭一切及自己所築起的防衛、抗拒及不滿，讓我們的內在重新得到整合。除了有意識地、深徹地、決定性地、信任地、忠誠地整個順服於實在之手，即天主之手外，再沒有對靈魂、生命及行動更健康的環境了。小孩安詳地睡在母親懷裡，到了要動動的時候，自然就會醒來。這是期待與成就之間，所有焦慮、煩擾、張力的終結，它們再也不能壓迫心靈，使生活透不過氣來。表達天主聖意的信理，除了是優良的神學外，也是優良的治療法。一位被遺忘、撰寫默觀藝術的經典作家拉普安特神父（Father La Puente）曾說：「我真不了解，一個對天主真正懷有信德的人，在他腦海中，怎麼會對任何事情產生憂慮；就如同我不了解，那些不信主的人，怎麼能有片刻，自恐懼、懷疑、焦慮中釋放自己；對他來說，成功固然不在他的掌握中，卻也不在天主聖意的安排下，他不相信天主會以祂更大的善，智慧地、充滿愛地安排一切。人在這時只能無助地被憂慮折磨。」這正是默觀大師的見識，那個情況正表達了他所作說明的堅定性，並指出找到這信念的方法。方法就是祈禱、反省、默想。要有信德，就是要以天主看世情的方法來看萬物，然而，想要以天主的方法看



世情看萬物，最重要的就是要向天主求教，與祂商量、多與祂相處、以祂為伴、聆聽祂的意見、查閱聖經、明辨祂的旨意、與祂同行和祂一起生活。那不是別的，就是祈禱。長篇、重複、持久、默想性的祈禱是讓信德成長的氛圍，在祈禱中我們的「法眼」才會打開，新的視野才會產生。信德是在祈禱中產生的。

在泰戈爾談及森蒂尼蓋登的禱文中，還有另一個反省：這個世界就像一個大型工廠，人們在其中終生不分晝夜地埋頭工作，工人在機器前不停揮汗勞動，全心全意只關心是否按對旋鈕、拉對控制桿，怎麼樣才不會有意外發生，好讓他在週末能得到工資，但他在工作中沒有半點樂趣，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毫不了解，只是機械化地操作機器，在這個非人性的偌大工廠裡，人就如同一部機器。泰戈爾問，你想得到救贖嗎？是否希望由每日繁重的工作中逃出，不要讓自己淪為一部機器，能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人，有尊嚴、有自由的人？那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上班的時候，恪盡職守，盡心盡力工作；當每天工作結束，你離開崗位之後，去做一件事：經過一日的辛勞，褪去滿是油污汗垢的工作服，沐浴更衣，潔淨身心，換上乾淨的衣服，然後走到有各種辦公室的工廠大樓的頂樓，在那裡，你往總經理的辦公室走去，敲門進去坐下……



與他輕鬆地交流，了解這個「工廠」的目的、用途和它的進展；有那些成品是從這裡製造的、它們有何價值、它們的市場在哪裡、你具體的工作如何與整個計劃結合、你的貢獻如何有助於達到最終的結果。與老闆見面，與他談話，知道他的觀點，明白他的計劃，了解他的目的。使自己人性化，就是使自己神聖化，當然你的工作會繼續，因為生活必須過下去，生產也會繼續，但是你已不再是機器中的一個齒輪而已，你現在是一個自信的合夥人，擁有簇新的面貌與精神。與老闆見面，有信心地、親密地與他恆常見面，就算你的工作不變，你的生命亦必會產生改變。

這是泰戈爾友善的建議，與老闆見面，從日常生活中抽出時間，沐浴更衣，往高處去，與老闆在他的辦公室安靜地會面。這就是祈禱，那裡可以讓人得到新的眼界，生命得到救贖，為明天汲取新的力量。信德是天主給予靈魂的禮物，這禮物在每日祈禱與他交談中得到滋養。信德就是天主看待萬物之情，要保有它，我們必須常在愛的默想中與天主相伴。所以，我們的祈禱生活就是我們的信仰。

誰佔上風



「信德就是相信天國已經來臨，儘管眼前一切都是與此相反的。」約阿希姆·耶肋米亞（Joachim Jeremias）的這個說法與愛爾蘭人的說法如出一轍：「信德就是相信教會所說的一切，就算明知不是真的。」這樣的說法頗有幽默感與惡作劇的效果，如同下面這首輕鬆的打油詩，似乎以無關痛癢、沒有負擔的樣子表現一個痛苦的心靈，世上有宗教信仰的人都遭受著這個痛苦的折磨：

「天主造了一個最有希望的開始，
然後人以罪惡來進行破壞。」





我們知道這個故事

終會在天主的光榮中完結；

然而，此刻另一方正佔著上風！」

信德是一道橋樑，跨過實然與應然之間的裂口，我們所見及所信之間的裂口，現在與未來之間的裂口，天與地的裂口。「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是未見之事的確證」（希十一1）。「所希望的若已看見，就不是希望了；那有人還希望所見的事物呢？但我們若希望那未看見的，必須堅忍等待」（羅八24—25）。信德與望德是一個跳躍，往未知之境躍起，在那裡既有艱難，也有收穫。緊握一個朋友的手，走入黑暗中，是一種對朋友信任的表達，若那朋友是天主，那行動就是宗教，人便因此而賺得天國。

我曾有過類似的經驗，與一羣朋友參加一個有關靈敏度的活動。選一個同伴，讓他或她把你的眼睛蒙起來，然後握著對方的手，隨他要帶領你到那裡去，整個過程不發一言，你只能一面默默前行，一面記下自己內心的感受。結束後，你要在大家面前

告訴你的同伴，你在黑暗中經驗到什麼。恐懼？懷疑？憂慮？當時你很放鬆，很緊張，或是覺得很有趣？整個過程很漫長，還是很短促呢？很愉悅，抑或很煩躁？你對同伴的感覺在整個過程中有什麼改變？你學習到什麼？我們的一生就是蒙著雙眼的漫長旅程，在黑暗中握著天主的手前行，當旅程結束之日，蒙眼布終被卸去，我們必有許許多多的話要與祂娓娓道來。

步行是一個恰當的比喻，因為信德不只是理智上的相信，更包括隨後的行動。相信天國已來臨，就是要活在天國內，守它的法律，做它的公民，儘管這使我們在這個不承認天國存在的世界上成了奇怪的人。我們是真正的天國子民，雖然看起來卻像是異鄉人，我們在靈魂內經驗到事物表象與恩寵實體之間的內在張力，這內在張力投射在外在張力中，那就是仍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天國子民言行的張力。

在一場印度與巴基斯坦間不幸的戰爭中，一位印度軍官被敵方俘虜，囚禁在喀拉蚩（Karachi），並嚴禁與人接觸，直到戰爭結束。當他獲釋返國後，他說出自己的經歷。在被囚期間，他可以閱報、聽廣播，當然只有巴國的報紙及電台。從他所看及所聽到的戰況中，不停重複著印度節節敗退的噩耗，這是他唯一得到的消息。當他憶述





當時的情況時，雖然所有宣傳對印度一點都不利，但他完全不相信那些報導，在他心中深信祖國必是勝戰連場。而實際上，他所相信的確是事實，印度戰勝，迫令巴國訂立和約。當我在報章上讀到這位勇敢的印度軍官的經驗時，令我想到信德如何在我們身上工作……只要我們也能同樣地以天國子民為榮，作天國的勇士。我們所接收的資訊都是不利於甚至相反於我們的信仰。敵人正穩操勝券。講實話只會製造問題，誠實只會使人得不償失，暴力永遠處於上風，善良在紛亂的世界無處立足，這些就是我們時時刻刻讀到、聽到的消息。天國被打敗了，勝利無望。但是在我們的內心深處仍然知道這不是真實的，不管敵人如何地宣傳，在我們的良知裡確認天國會贏，真理會獲勝，誠實會有收穫，耶穌會稱王，這是對天國的愛國主義，這是神聖的信仰，讓我們在喜樂中耐心地等候那終極的訊息，當勝利來臨時，我們必可分享走過的經歷。

事實上，我們已用不同的方式活出信仰，而且我們要在那妥切的信念及實踐基礎上茁壯成長，使信仰能完全展現於生命中。每一天我們全力以赴活出信仰的精神，如同在感恩聖祭中的出席和參與一樣。雖然在如此神聖的禮儀中，亦不乏重複的動作，我們也有不完美、分心、遲疑的地方，但是，當我們環繞祭台，恭敬地聆聽天主聖



言，向主內兄弟姊妹問好的時候，這一刻成了我們一天中的信仰高峰；當我們觸碰卑微的麵餅，俯身敬拜生活的基督，唱出頌讚主的聖歌時，我們公開告訴這個冷漠的世界，我們相信希望，投身愛情，我們以基督之名行這一切，基督愛我們每一個人，祂臨現於真理之內，祂臨現於我們的聖事之中。每日的感恩聖祭是我們信德表現的高峰，它的實現，能把每一日的生活提升到恩寵的國度和信仰的角度，讓每日的生活在感恩祭中完全呈現出來。

然而，要把那神聖時刻中的信仰氛圍帶到生活每一個段落，時時刻刻如同在聖事每個行動中發現天主的臨在，包括祂的話、祂的旨意，對我們來說似乎並不容易。已有信仰的我們，或許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餅酒中是天主子的臨在，那當然是恩寵在我們靈魂中的工作，但是若要把生活中的傷害看成是福樂，把輸看成是贏，就絕非易事。我們能在餅酒中認出天主，然而在暴風中、在讓我們渾身濕透的大雨中、在讓我們嚴重受傷的意外中、在社會困境或家庭煎熬中、在日常生活或世界危機中，要發現祂卻絕不容易。不過，外相與實在之間的對比；外表與深層之間的對比；無味的麵餅與生活的基督之間的對比，與此情況是類似的。天主覆蓋著面紗，這面紗可以是麵餅葡萄



酒，或是各式各樣的新聞事件。真正的信仰不管在什麼環境之下都能到達天主那裡，這是德柯薩達神父（Père de Causade）曾在其發人深思的手札中所提到的：「理性，不是與信仰聯袂向我們展示神聖的愛在萬事萬物中真正的臨現嗎？如同耶穌基督和教會的話語向我們確實在聖體聖事中展示救主肉身的臨在一樣。透過世間的萬事萬物，難道我們還不知曉天主神聖的大愛渴望與我們合而為一，祂以這合一的態度創造、祝聖或默許我們身邊的一切和各樣事情的發生，與人合一祂計劃的最終目的；要達到這目的，他用了最壞的和最好的受造物，最討厭的和最可喜的事件，愈是本能地對這個合一相左的方法，卻愈能夠促成這合一？但若這都是真確的話，我們的生活不是應該時時刻刻都是一種與天主神聖愛情共融的果子，延續我們領受天主子的體血在靈魂內達到的共融？的確，領受聖體較日常生活更能讓人體驗神聖的臨在，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的生活愈是能時常得到更新，在成聖的路途上，它的功效成長愈大。以它的簡樸與形態之卑微來看，最神聖的生活的確是一個奧秘。神聖的饗宴、不斷的慶節……天主曾經以最軟弱無力、最一無所有的容貌出現並讓人領受了祂！天主選擇以應受責備的態度面對自然判決，並把人類的精明捨棄一旁。天主把萬物創造成

奧秘及愛情的聖事，透過那一個看似傷害人的媒介，把自己給予完全信仰他的人們。」

這位大師亦曾提到，以聖經的方式和在我們變幻莫測的日常生活中，所出現的天主聖言，我在此簡述他的思想。他說，天主透過歷史中各式各樣的事件、各種發明和成就、各種革命與戰爭，向人類普遍地發聲；而祂也透過每日生活中鉅細靡遺的事件，向實實在在的人說話。但大部分人都聽不到祂的聲音，卻只看到人操弄的把戲：權力與成功、嫉妒與惡運、充滿不可捉摸的機緣，及人為特意的作惡，因此他們發現諸事不對、爭吵不斷、竭力反抗命運。這些人，起碼其中虔敬信主的人，尊崇《聖經》如天主的話語，絕不對它擅自改動或強加己見，他們既能在默啟的《聖經》中發現天主的聲音，為何他們無法在生活中發生的一切發現同樣的聲音？天主的旨意，不斷出現在祂時時刻刻在歷史的進程中、在我們身上及四周發生的事件中向我們發出的話語內，如同聖經一樣多。事實上，更好說是聖神在我們的生活及行動中，繼續書寫新的福音；「耶穌基督在過去、現在與未來亙久不變」，他的生命在我們內延續，而我們所書寫的生活福音，是在同樣的默感下成就的。「現今聖神所寫的，是何等優美的一本書，這本書正在印刷中，沒有那麼一天，成書的文字未完成；沒有那麼一天，





油墨未放好，或印刷的紙張已用完。然而我們活在信德的黑夜裡，認為：紙張比墨水還要黑黝黝的，文字顛三倒四，語言不屬於這個世界，內容教人摸不著頭腦，因此這本書你只能在天國閱讀。若我們能了解天主的生命，能默觀萬物，不是它們自身，而是它們的本質，若我們可以在萬物中了解天主的生命，祂的神聖行動如何推動它們，與它們結合，召集它們，使它們彼此相對應，以不同的方法把它們推向同一點上，我們會發現，所有事物在這個神聖的工程中，自有它們的原因、它們的標準、它們相互的關係。聖神！請教導我如何閱讀這本生命之書！」

假使信德是在黑暗中行走（這是它冒險之處），它一定是握著天主的手前行的（這是它力量所在）。在世上沒有比宗教信仰更大的力量、更強的幹勁、更穩固的支持。多少年來，眾多男女因著信仰的力量，歡天喜地地以身殉教、隱居於沙漠或洞穴、持守貞潔、服務貧困、祈禱、勞動，為最神聖的目的，英勇不屈地奉獻一切。希伯來書以信德的絲線編織了救恩史的概要，由創造到先知「因這信德，先人們都曾得了褒揚」（希十一2）。一個人的信德，某程度上就代表他的生命、他的成就、他的喜樂、他在這個世界上的痕跡。人可視其信德的程度，或偉大或渺小。



前面談的都是宗教上的信仰，也有一種對俗世的信仰，信仰的對象是自己，或是星座，或是命數，或是運氣，它們很能引起人的興趣，並視它們為生命中成功的基礎，它們提供了為何有些人能穩步前進，有些人卻被冷落一旁的理由。這些心理上的信仰雖落在不同的層面，但對人的行為卻很有影響。弗吉爾（Virgil）的划槳人，就是這種把信仰建立在自己身上的例子，因此他們盡己所能，贏得勝仗：「他們做這事，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必能做到」。對自己有信心是成功的基本要素，相反的，如果我不認為自己能勝出，抱著消沈的心情參賽，自然不大可能得到勝利。要讓生命有所成就，對自己必須有信心。我特別要提出的重點是，在長跑中，要能夠深徹堅定地相信自己的唯一方法，事實上就是相信天主，相信祂是我的天父，深愛著我，希望我在世上，度過祂所創造的，愉快而有用的一生。「我能成就一切事」的唯一基礎，以聖保祿的話來說，就是「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斐四13）的結果。宗教信仰是心理信仰唯一可靠的基礎。一番鼓勵的話、一句友善的「看開點吧」或「祝你好運」，就算溫暖地輕拍受害者的後背，這一切的功效，也不能在一連串陰霾惡運中持續多久。真正的信仰是深刻的，不似「星座運程」或「好運符咒」一般虛浮。相信此道



者，縱能如弗吉爾的划槳人一樣贏得勝利，但那絕不是生命的競賽。

人對自己的信仰，可以隱隱約約地或明目張膽地，企圖取代對天主的信仰，不論古今都不乏這些例子。這種背離有很深的意義，我現在就要為大家仔細分析。

象與鱷魚



年輕時我曾起勁地唱著懺悔的歌詠，並做了這樣的決定：「主耶穌，看吧！最後，我終將決志自惡習中回頭。」多年來，我自這樣的熱心聖詠中，獲得不少屬靈的力量和安慰。然而，今日我回頭再看這些歌詠，和它們在我身上培育出來的態度，以及它們所代表的整個神修觀，其實裡面有些東西，並不是那麼樣健康和平衡，與我今日對屬靈觀的了解，有頗大的出入。先看看這些句子：「看那時……當我決定……」，耶穌仍是讓人尊崇、美善的主，但卻易教人有一個錯覺，誤以為祂只是隱藏在幕後，以玩味的態度，看著我們如何孤獨地靠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意志，脫離所犯的惡習，從此善度神聖的生命。我這樣說雖然有些誇大其辭，但只是為了突顯重點。這是





我堅毅的決定，我的意志，我的力量使我悔悟、改過，這是我的努力拯救了自己。這就是上述那首聖詠呈現的神修觀，是頗為不幸的趨向。

另有一個較清楚的例子，是一首美麗的詩，詩詞優美，意境深遠：

「不管門口如何窄，

懲罰如何充滿卷宗內，

我是命運的主人，

我是靈魂的首領。」

詩詞中充滿力量與美感，更特別的是，作者是一個自幼體弱多病的詩人；然而，談到面對生命的態度及面對天主的恩寵時，還是那種主張，雖然事實上那是很普遍的，卻是一種誤導及傷害。「我是靈魂的首領」，我自己管理生命、自己面對挑戰、自己贏得勝利，都是我在做，當然仁慈的天主看著我的奮鬥歷程，在其高處給我祝福，但一切的成功都是我的，我締造自己的一生，是我讓一切得以成就。



有時，強調人有掌握其生命的責任和自由，無疑是合理的，甚至在某些時候會有很好的效果；但若該態度使人明顯地消除、減弱或忘卻神聖的行動和天主在人的靈魂裡決定性的重要角色，這可是常有的情況，那就是否定恩寵，打壓信德。人的自由與天主的恩寵之間的平衡非常微妙，人往往傾向於看重自己的一方，特別是自己的失敗。

上述這種傾向有其名稱和歷史。時間發生在公元第五世紀，此人名為白拉奇（Pelagius）。這人是一位學識淵博的修道人，他認為原罪並不存在，所以人不需要天主的恩寵，能憑自己的力量得到救贖。他很快即被指為異端，而他的理論，白拉奇主義（Pelagianism）也同時受到譴責。白拉奇本人雖早已作古，但白拉奇主義卻仍然存在。即便不具有清楚的理論，我們也已透過行動的實踐，成為這遠古派別的秘密追隨者。我們相信，個人的努力在靈修生活中具有最基本及最終極的價值，我們淡化了實際生活中每一刻和每一次作出決定時，天主重要的、救恩性的、生動的作為。白拉奇主義是信仰生活的大敵，我們的內心都是白拉奇的追隨者。我們認為自己是並渴望成為獨立、自主及自足的。我們的確向主祈求恩寵，也有感謝祂的救助，然而，因著長久的、有系統的、苦修性的訓練，使我們過度地，幾乎是排他性地只把焦點放在個人意



志上，到最後甚至把努力的結果全都歸屬於它。雖然我們口中對天主發出讚美，但心中卻充滿對自我成就的滿足，若是神修的努力並不很成功，我們內心會告訴自己這不成功是因為沒有認真去做，只要我們願意，一定能做得更好——當然，也要賴天主的幫助——我們事後會加上一句。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且很微妙，我希望闡述清楚。

我知道最近自己沒有好好祈禱，在省察時我會跟自己這樣說（有人指出，不管我們「告訴自己」什麼，一概都是謊言，這裡的例子正符合這種狀況）：我的祈禱最近的確出了一些問題，不過我也真的沒有給自己機會。我最近有點不對勁，太忙、太累、為太多事情憂心，帶著一擔子的思緒和不安的靈魂進入祈禱，總是在眾多事情中，急急忙忙地，以零碎的時間，沒有準備地祈禱，怪不得我的祈禱那麼糟糕，根本沒有默想可言。但是，我也知道若好好把握自己，立下必要做到的決心，若我騰出時間，找一個安靜的地方，晚上看些靈修書籍，準時入睡，一早醒來，獨自在蒲團上打坐，閉上雙目，安定心神，思念神聖之事……，我知道只要做足這一切，必能如天使一樣地禱告，讓整個天朝神聖都目睹我的虔敬，我絕不會讓他們失望。只要我真正想要，必能做到，現在只是沒有認真去做而已。如果我把處理公事或雜務的一半心思，



花在祈禱上；如果我準備祈禱，如同我準備演講、授課、會議、旅程一樣；如果我在祈禱上追求成功，如同在生命中追求成功一樣，那我必能得到。噢！我定能做一個聖人，若我把全部心思放在這事上；只是，我從未認真地作出決定，才會讓自己繼續做一個平凡之輩，不過，只要我真正決定要……！

上面一段文字的描述非常寫實，忠實地反映了我多年前的情況，很多有神修經驗的人也曾向我傾吐，他們在祈禱時或一般神修生活中，也遇到過這樣的困難。這段告白也會得到白拉奇本人的認同。這根本是異端的言論，在以往較嚴厲的日子裡，發出比這更輕微的言論，都有被燒死的危險！只要我實行，我就會得到，我就會成功，如果現在我沒有什麼表現，那是因為我未盡全力。天主正被遺忘，靈修的進步全靠自己夠不夠努力，自然地，我會趕緊加上一句，我依靠天主，因為祂的援助即將出現，不管如何，總會在那裡，在我需要的時候出現，所以我亦無需提到它。我們把天主想成是理所當然的；換言之，天主就是我們所忽視的。我們依靠的其實是自己。

福音所教導的其實是一種與此相反的態度。聖經常常教導我們要全力以赴，並加上一句：「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有人撒種，有人澆灌，但「是天主使植物成長」，



我們的撒種與澆灌當然需要，但生長是仰賴天主的能力，在每一個行動中都分不清我與祂，祂的恩寵與我的自由交織成一個單一的行動；祂的推動與我的合作是人類生活在神聖之手中的一個行動。其中的平衡是那樣的細緻，致使任何一方出現極端時，都會危害到另一方，在歷史中發生過類似的事件。人的自由被天主的能力所掩蓋（若天主代我做了所有的一切，我還有什麼自由可言？若天主知曉我將要做的一切，那我還能做別的呢？），歷史中也有些時候，在人道德特權之下，使得天主的影響被減弱（若我完全對自己的行動負責，那天主要如何介入呢？）在今天，後者是很盛行的異端。

我對佛教不只是衷心的敬仰，還有個人的感激，因為它的教義與修行使我一生受用不盡。然而，我與佛教的基本態度卻截然不同，佛教認為，人以自己堅定不移的努力能得到終極的解放。佛陀自己的誓言是嚴峻的，表達了超越人性的果斷：「就算我的皮膚、肌腱、骨頭能夠留存下來，我的血肉乾涸枯萎，除非我已完全開悟，否則我不會離開這個位子」。禪宗擁有吸引人的智慧及令人折服的情理，但是就算在今天，它仍要求虔誠的信徒要有類似的態度：「禪宗的中心主題是持之以恆的個人努力，因



為歸根結底，一個人的解脫並非來自他的同伴、聖人，甚至不是來自佛陀，當然更不是藉由任何超性的存有，而是來自一個人本身堅定不移、不畏困難的努力」。這些話語對白拉奇來說是何等的快慰。很清楚的，他們不理會天主，排除對祂的信任。我從一本嚴肅的禪宗修行指南中引述這些話語，是要指出人的角色在救贖中有誇大的強調，由此帶來邏輯上的極端。發現他人身上的極端性表達，可以幫助我們認清，它在我們身上是如何開始。因為畢竟再怎麼說，白拉奇都是一位基督宗教的修道人。

我大膽地指出一些曾在我一生中某段時間視為典範的聖人，但現在他們那種態度已不再是我模仿的對象。我無減對他們的尊敬，也考慮他們可能受到時代和當時的訓練、傳統及個人習性的影響，而我本人也可能對他們有些誤解。聖若望·柏格滿（St. John Berchmans）曾以一句語意強烈的格言表達他英勇的堅毅，就是他著名的豪語：「寧可脹裂，也不違反耶穌會最輕微的會規」（*disrumpar potius*）。可以肯定這是一個心地高尚的建議，然對複雜的會規、軟弱的人性而言，卻不怎麼實際，因為照經上所載，就連義人也「一天要跌倒七次」。對於曾發類似聲明，信誓旦旦的門徒，耶穌悲傷地說：「雞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我很欣賞一位耶穌會年輕聖人的青春熱



忱，雖然我在這事上對他的智慧有點懷疑。聖磊思·公撒格（St. Aloysius Gonzaga）是年輕人的另一個模範。據說，他曾立誓每天晨禱中一整小時絕不分心，若他一警覺自己分心，便重新開始，不管當天他要重新開始幾遍，反正一定要六十分鐘連續的時間沒有分心的祈禱為止。從他其中一本日記顯示的，在此讓我們發揮一點幽默感，他的英雄氣概換來的就是嚴重頭痛。只靠意志力是無法祈禱的。

羅泰納神父（Father Roothaan）是一位卓越的依納爵神操帶領者，他認為依納爵那麼簡單、有效的「特別省察法」（particular examen），在實踐上失敗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它的有效性。這個弔詭非常容易了解，而且與我在此所討論的問題有關。特別省察的實踐，要求把焦點放在一個具體的個人缺點，並全心全意運用一個有系統的消除方法來根除它。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想到自己惱人的習性，以及重新立志把它徹底根絕。一整天，每犯一次，省察者就要把手置於胸前作為一個記號（如同標示意外地點的十字），使之登記在受害人的記憶中。每日兩次，在中午及晚上，以小時為計，依序回想生活中的細節，每一次失敗便作一記號，在早上的重點劃上直線，在傍晚的劃上雙線，第二天的程序如第一天，比較一下兩天所作的記號。依納爵在這



方面曾做了一些不太符合他性格的事情，在其他的寫作中沒有再出現過：使用圖表。他寫了七個 *g's*，一個接著一個，第一個較大的代表星期日，其他分別代表一週的六日，*g* 這個字母似乎是代表西班牙文「貪吃」(*gula*) 一詞，這是他第一條害怕的惡習，希望他的追隨者能完全戒絕。然後由每一個 *g* 伸出兩條橫線，等待著當天的分數記錄在它們上，有趣的是，圖表中的直線一天比一天短，因此顯示出一幅上寬下窄的階梯圖。依納爵對他方法的結果是那麼樂觀，因此他非常肯定失敗次數定會一天比一天減少，記分的直線也可以一天比一天縮短！

羅泰納認為，事實上這真是太樂觀了，他發現這方法的力量正是它弱點之所在。程序非常清楚、直接、有效率地列出靈魂所有的力量，集結它們對抗一個具體可被征服的對象，所針對的惡習似乎一開始就註定必然會被消滅。貪嘴絕無機會行惡。若我挑出自己一個希望改善的毛病，每天早晨第一件事以及晚上最後一件事就是記著它，每次犯毛病都要捶胸，每天兩次計算犯錯的紀錄，不斷重新堅強自己的決心，檢查進度，以從不間斷的決心，追求一心一意的目標，永不放棄直到它被我消滅為止——我絕對認為，在最後我定能克服任何我決定要克服的東西。這就是羅泰納認為這方法有



問題的地方。它太有效率了，幾乎是自我運作，故而給人一個印象（雖然這遠非依納爵的意思），人光靠這個有效率的方法就能成功，無關天主或恩寵的指引。可以肯定，依納爵必曾談到天主或恩寵，但卻被人忽略了，而這個方法就被人當作一種有效率的工具來運用。事實上，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使用並向大家推薦過一個類似的方法，那是一種純粹世俗性的自我成長法。羅泰納說這就是特別省察危險的地方，也是因這問題而使它在實踐時，變為一種純粹意志力的練習，一套已計劃好的程序，一個白拉奇式的運作，所以它會失敗。記錄分數的直線不會變短，缺點沒有消失，願望沒有達成。沒有恩寵，沒有惡習能被消滅，就算只是貪嘴而已。

作為一個有進取心的年輕人，我曾有以類似方法聖化自己的經驗。我讀了《師主篇》（Imitation of Christ）：「只要我們每年剷除一種惡習，我們不久便能成為完美無瑕的人。」這非常吸引當時滿心天真白拉奇式思想的我，這是純粹的代數公式，只要我把我的惡習代入就行了，那可能是每一個人的惡習，我可以由靈修手冊上，或由祈禱書中供人省察用的人性弱點清單上，摘記下來並重新以字母排序，作為有系統的攻擊行動。這張單子所列的惡習無論如何終有盡期，它應會被刪減至只留下在可控制



範圍內的某些重大惡習，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一個一個地對付它們，如何使用威力無比的「特別省察法」迅速消滅它們，好能高枕無憂。即便是已在性格內根深蒂固的惡習，也不可能抵抗得了我所有苦修爭戰的聯合力量一年以上，任何人若對此作出懷疑，對我會是很大的侮辱。我看著自己，在那些逐年被我掃地出門的惡習上劃下記號，並計算著大約何時我將能達至成全之境，多少年後我就會是一個聖人了，這全部只是一個時間和意志力的問題而已。因為這樣，這個方法從沒有成功。那個代數程式不管用，德行不能被公式化，恩寵不容被忽視。很久之後，我認識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神父，有一天他一反常態，神秘兮兮地告訴我：「我半生時間都用來立定決心——和違反決心，現在我要用餘生來彌補。我已多年沒有立下任何決心，我亦不會再做這樣的事了。現在當我發現自己有任何需要改善的地方，我會在祈禱中向天主指出。我的方法已經改變了。」

這個方法上的改變是神修成長中的正確態度，當我說「改變」時，我察覺到這意味著，在我人生命中，一定會先有個「白拉奇主義」的階段，這個階段強調我們自己的努力與決定，在這之後又會轉至較強調天主教在靈魂上工作的另一階段。生命通常是



這樣，也應該是這樣。避免任何一方的極端，生命從強調人自身的行動、責任感、個人努力和傲人成就為起點是好的。一個年輕人要有行動的力量，需要感受到自己的肌肉，品嚐到自己的成功。應贈予他一個可以奮鬥的具體目標，一個可以攀越的高峰，他將會以繃緊每一根神經為出發，勇於面對每一個障礙，建立一番豐功偉業，滿心洋溢著勝利的喜悅。一個年輕人要相信月球是垂手可及的，要相信人是會改善的，社會可以改進，人類可以變得有智慧。然後，起碼有一段時間，他會感覺到他的努力非常重要，他是主要的角色，是成就一切的人，一切得依靠他，他的計劃、意念、努力，肯定會對人類的福祉及未來造成影響。成就、意志、能量、效率都是他珍視的價值，都是他必會經驗到的結果。在靈修生活中，要持續往前走，要揮別怠惰、克服冷漠，進入祈禱的鍛鍊、德行的路徑、克制自我的習慣、對生命嚴肅地投身，一個年輕人必須得到一些刺激、一些吸引、一些獎勵，他需要感覺到這是屬於他的工作，屬於他的成功，他要親嚐賞報，即能感覺到並明認他在跑自己的賽程、活自己的人生。簡而言之，一時間，他不自覺地成了一個真正的白拉奇主義者。

我有個聰明的朋友喜歡以一個自己的故事來解釋這一點，不過這或許只是一個比



喻。他說，有一次我坐在火車內等待出發，有一個小孩在同一個車廂內，問著一些孩子通常會問的問題，他問道：「火車什麼時候開動？」我趁機主動回答他的問題說：「當我們開始推的時候，火車就會開動。除非我們推，否則它怎麼開動呢？」小孩驚奇地睜大雙眼問：「真的嗎？」——「當然！」——「除非我們推，否則它就不會動嗎？」——「它不會，一定要我們開始之後，它才會自己動，但要讓它開始，我們一定得推。」——「那麼，就讓我們推吧。」——「好呀，不過要等所有的乘客都上車了，我會告訴你什麼時候開始推。」我注意著車站的大鐘，看準開車的時間，燈號由紅色轉為黃色，站長的哨子響起，我便對小男孩喊說：「現在可以了！盡全力推吧！」我們開始全力抓著車廂內的木條，往引擎的方向推，小男孩推著推著，嘴角泛起滿足的笑容，整個面龐綻放光輝。火車動了！開始時慢慢的，然後一點一點逐漸加快，隨著引擎韻律性的喘息聲，火車不久便全速前進。我向全力推車的小男孩恭賀一番。「我們成功了！好厲害啊！」他看起來快樂極了，他居然幫忙開動自己所坐的火車呢！這樣的感覺教人有無限的滿足感，若告訴他火車是由煤炭發動的，那多沒趣，一定會使他興味索然，反正他要找出真正的答案，時間還多著呢！



一個人能以年輕的熱忱開展生命，相信自己會成爲一個英雄，相信火車會動起來是由於自己的功勞，這對他來說是好的，是正確的過程，是幸運的起點。這是一種推動他奮鬥的力量，能讓他把自己發揮到極致。在開始時，這一切都是需要的。而悲劇的發生，是因為那種在神修生活開始時是好的態度，後來停滯不前，持續不變，這個人一輩子都會如同孩子一樣，持續地做著推動火車的動作。一個初學者，在經過良心與意志力的自我考察，同儕、長上及環境的勸戒和壓力後，開始爲個人的成聖而奮鬥時，他會像在考試中取得第一等成績而勤奮用功的學生，或像一個低階行政人員，爲了儘快晉升而超時工作。開始時是好的，問題是這種過份追求成功的態度會成爲神修初學者的習性，終生跟隨著他。這是非常不幸的，因爲這種態度，只適合於剛開始行動的時候，若持續下去，很快便會讓人產生不滿、失望與沮喪，當努力不懈仍沒有成果時，便會誘使人統統放棄。因爲不管我們如何推，火車仍舊沒有動。

我以我的理解來解釋何謂實際的態度。第一，盡力嘗試，但從不忘記天主，在實踐中你會靠自己達到成聖之道，並且在一段時間內會相信一直都會如此。然後，這個「然後」可能指頗長的一段時間，你回頭看看自己的經驗，誠實地承認你一無是處，



成聖的目標較開始時更為遙遠，你不是一個聖人，也不大可能成為一個聖人，你的祈禱較開始時更為糟糕，體驗到更多讓人分神與誘惑的事物，此時你會投向天主，坦承只有仰賴祂的慈悲與恩寵，你才能前進與克敵。除非你盡了全力後嘗到失敗的滋味，否則你永遠不會變得謙遜，因為你腦海中只會保持一種想法，就是只要我努力必會獲得成功。盡了你自己的力量，發現你的努力是無用的，承認失敗，然後投向天主，降服於祂，完全敞開心胸，讓祂的行動在你身上運作。信德會豐富滋潤你的努力，你的生命將更結實纍纍，因為天主時時照料。

在印度教的神話中有這麼一個故事。因陀羅 (Indra) 的大象伽澤陀羅 (Gajendra) 到河裡洗澡。大象是權能與力量的象徵，所以不論牠或推或拉，或打鬥或行走都帶有一種自信，在森林中或生活中任何境況，牠都不需要任何帶領或幫助，牠一無所懼，獨立自主。然而，現在伽澤陀羅有麻煩了。在河中來了一條鱷魚襲擊牠的腿，要把牠拖往深水激流，大象想要反抗，但是失敗了，水中非牠的王國，牠的腳滑進泥濘，鱷魚的利齒噬進牠的肌肉內，使牠痛得頭昏眼花。但伽澤陀羅仍奮力掙扎，牠想要保住生命、名譽、地位，牠是森林中最強的動物，牠一定能如以往一般成功，只要牠能出



盡全身的力氣。可惜牠愈是用力愈是失敗，眼看快要沒頂了，牠絕望地轉換策略，在傳說中，即使是大象也和人一樣會祈禱，牠想到神並向神禱告說：「我自己的力量已耗盡，我要下沈了，求祢救救我！」就在這一刻護持神（Vishnu）出現在祂的鷹山上，山名為加魯達（Garuda），祂把伽澤陀羅從鱷噬中救出，保存了牠的名聲。上天的助祐通常是在世上的強者承認自己的限度後才會出現。這是恩寵的比喻。當人發現自己的限度時，天主才會到臨，當我們交出我們的驕傲時，才準備好迎接信德。這時才是真正生命的開始。

法律與許諾



我們渴望能夠奉行天主的旨意，也渴望祂與我們常在。有兩個關鍵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及描述我們與天主這樣的關係。這兩個詞都曾出現在保祿書信中，並建立了他的經驗與信條的基礎，這兩個詞就是法律與許諾。他的思想非常值得我們探究，並以此作為我們經驗的借鏡。

在保祿的字典中，法律是天主與人之間的雙邊契約，透過這約定人必須服從天主的誠命（即「法律」），反過來，天主也會保護人，視人如己出。「你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天主」。簽約雙方必須履行協議中的規定，若是任何一方沒有履行合約，另一方亦隨即不再受合約約束。從書信中可見保祿腦海中滿是這種型的關係，這種關





係的原型就是雅威與以色列之間西乃山的盟約，以梅瑟法律的方式出現，由此保祿得到自己的詞彙：法律。以色列子民必須遵守梅瑟以天主之命所頒布的規條，它包括道德態度、社會關係及神聖禮儀三方面，而天主則許諾帶領他們走出沙漠，戰勝途中所有可能遇到的敵人，最後將他們安置在美麗富庶的土地上。人遵守誠命，天主就給予他永生，這是非常公事公辦的安排，既清楚又保險，雙方都有同等的責任。雖然誠命不易守，但人知道只要不犯誡，天主就會遵守諾言履行祂該行的那部份，人的今生及死後的生命都定能得到保障。這樣的一個系統有它潛在的問題，保祿不放棄任何機會論述它，並且特別強烈地誇大其詞，那就是人永遠不會、不能、無法完成合約中屬於他的那部份。人一犯罪，整個計劃即告摧毀。「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一個明智人，沒有尋覓天主的人；人人都離棄了正道，一同敗壞了……全世界都在天主前承認己罪……沒有一個人能因遵守法律，而在祂前成義；因為法律只能使人認識罪過」（羅三10—20）。法律是一個美麗的結構，但它並不可行，因為人永遠無法遵照它來生活。

然後我們就有了許諾。替代了梅瑟法律的位置，亞巴郎及「他的後裔」有的是許



諾，所以天主兒女承受產業「是由於恩許而非法律」（迦三18）。許諾是自由的、單方面的、沒有任何條件的。天主以自己作擔保，保證祂的愛，這是所有現世與永恆的幸福中最高的保證，並邀請人作天主大家庭的義子，進入恩寵的殿堂。人要做的只有愛與信，相信天主的奉獻是真誠的，讓天主做主，治理至高一切，祝福人類，不需要書面的保證或事前的解釋。這就是信德。在雙方協議的合約中沒有容納信德的餘地，它的背景是商業性的交易，由於已有合約文件，只要達到交易條件，就能由對方身上得到預期的結果。但是，許諾卻是單方面的，沒有任何聲明，沒有任何合約，也沒有書面文件。我們只有相信天主所說，祂是美善的，祂的愛是永恆的，祂的慈愛是無限的，我們要以充滿愛的信心及完全的信德投向祂的懷抱。當然我們仍要繼續盡我們的努力過一個虔誠的生活，幫助近人，熱切祈禱，但重點不是我們的功勞，而是天主的恩寵，我們不是要向天國發出一個理所當然的要求，我們只是要信任我們的父，並將我們的未來交在祂的手中。這就是相信祂的意義之所在。

接著要談很有趣的一點。我已描述了法律與許諾的意義，而且對許諾較為偏袒，如保祿所言，跟著這樣的描述，我們應該很清楚、很自然地採取許諾神學中涵蓋的態



度。然而，事實上我們卻非如此，我們喜歡法律多於許諾，我們喜歡雙邊合約的（明顯）保險性，我們要有一個正當要求的權利，一個保證，我們要求天主必須准許我們進入天國，當我們亮出這份文件，在這文件內標明獲得上述協議的權利；我們希望建立一個能確保永恆福樂的信用，讓永恆救恩掌握在我們手上，而不是在天主手上，這樣我們會感到較為安全。我們希望生命歷程中得到證書、證人、官方印章，證明我們通過試煉的門檻，贏得進入天國的准許證。所以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希望要一紙合約書，一個雙邊的協定，我們要法律。我想討論至此，已非常清楚，法律就是白拉奇主義，而許諾就是信德。

有一個可愛的年輕人，我曾希望影響他加入耶穌會，不過他實在太聰明了，所以從未被打動。有一天他充滿信心地給我看一幀聖像，不論他去哪裡，他都時常把那張聖像攜帶在身邊。那是一幀耶穌聖心的畫像，然後他給我看聖像的背面，上面有九個日期，日期的下方有一個簽名並蓋有橡皮圖章，他向我解釋道：「這些日期是連續九個月的首星期五，我在這些日子都有恭領聖體，以滿全耶穌聖心曾向聖瑪加利大顯現時所提出的條件，這樣做的人死後靈魂不會有罪。日子底下是我的本堂神父的簽名，



證明我已滿足那些要求，並蓋上堂區的印章。現在這張紙就是我死時希望能帶在身上的東西，所以我隨時隨地都帶著它，這是我到天國的門票。」然後，他恭敬地親吻一下那幀聖像，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皮夾內，並把皮夾放在外套胸前的口袋中。

我曾寫過一本關於耶穌聖心的書籍，對此我頗為自豪，我非常了解九個首星期五敬禮的價值與意義。這種民間敬禮對天主子民自有它正確的地位，對他們有真正的裨益。我在此關注的不是首星期五，而是那些聖像、日期、簽名、橡皮圖章，以及那常常帶著護身符在身邊、意志堅毅的青年。事實上他沒有給天主留有任何餘地，他不信任天主會記得自己說過的話，或在天國之門前聖伯鐸的好心善意，他把堂區的橡皮圖章視為天上的誓言，是他應得善終且在天堂佔有一席之地之保證，他嚴謹地鞏固自己進入天國之路。若有那一種法律、合約或保險制度能進天國，這張紙、這證人、這橡皮圖章就是它具體化的例子。不需任何機會了，我已擁有這權利，我已付了保險費，我可以名正言順收取所得。我會好好保管這些文件，一如保護自己的靈魂一樣。唯一一點我的青年朋友沒有向我解釋的是，我們都知道靈魂是沒有口袋的，那他如何能帶著這些證明文件穿越雲霄直抵天國呢！他大概還未考慮到這一點。



我們不一定都有這橡皮圖章，但這種要求保證的態度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普遍的。另一個例子，也是關於星期五的。我認識一位虔誠的婦女，在她年輕時就立下志願，每個星期五都要嚴守齋戒，當天完全不進食，並持之有年。當她年事漸高，發覺一天內完全不進食並不容易，醫生也建議她不應再進行齋戒。但是她卻不以為然，她說：「我幾經辛苦持守這個決定多年，若在這垂暮之年放棄，豈不前功盡廢，我不想白白浪費一番功夫，我寧願在這風燭殘年再捱一下子，好保住我在天主面前可以要求的權利。」這合約又來了，我負責好我的部分，你也要負責你的。她沒有念及天主的慈悲、天主的寬仁，天主對她所作所為的欣悅，以及天主對她心有餘而力不足時仍不失的回報。她對天主沒有信任，天主沒有任何地位，她只一味固執地堅守在約定中她自己的部分，從而不會損失她想像中的權利。她唯一擔心的是能否保住完整無缺的權利，她唯一的態度就是希望奮力成功。法律是相反於許諾的。

數年前我在古吉拉特（Gujarati）出版過一本書，是有關福音中的比喻。很多讀者都是印度教徒，他們非常喜歡耶穌的話語，特別是他很多經典的比喻。事實上，我寫此書是應一位印度教的出版商之邀，我很有信心這本書會受到讀者歡迎。不過，我預



想到其中一個比喻可能會產生一些麻煩——果然不出所料。這個比喻是關於葡萄園的主人，他由大清早至日落前一小時在一天不同的時間僱用工人，當田裡的工作結束，就發放工資了。一些工人在烈日下工作了一整天，一些在斜陽餘暉中工作了一小時，但當領取工資時，所有工人得到同樣的報酬，工作時間較長的工人憤怒地提出抗議——我的讀者亦然。這是不公平的！天主不公義！如果那只工作了一小時的領得一個德納；工作了八小時的自然該領得八個德納。這事簡單明瞭。沒有那一種解釋、神學或原因能勝過這事實。我在書中頗為沈痛地解釋，天主是自由而且慈悲的，所以祂當然可以付出規定中的工資，也可以隨祂意願付出更多。我的論點不能說服讀者，就像園主的解釋無法得到工人的接受一樣。一就是一，八就是八，這是無法改變的。我後來放棄了用信件來回答讀者，轉而擴充申述該篇章的內容，希望在第二版中得到大家的接受。抗議的信件終於消失了，如同比喻中工人的抗議一樣，但不是因為他們被說服了，只是最終不得不放棄而已。

不只我的印度教讀者，還有基督徒都有這種態度，這是非常清楚的法律性態度。一就是一，八就是八，計算、合約、確實總數，工作了多少時間，就領取多少工資，



這些工資必須準確地、公平地、公開地支付，人們告知天主要做什麼，人們預期天主要做什麼，人用自己的計算方法，不許天主慈悲、自由地以恩寵行事，人寧願選擇一紙死板合約的保險性，而放棄信任天主寬厚的開放狀態。不是因為有些工人得到較多的福利而令其他工人妒忌，而是因為主人打亂了他們的計算方式，動搖了他們的安全感、他們的平安、他們對情況的掌握。若天主不受白紙黑字的規章所約束，那誰會知道祂下一步要做什麼？若合約沒有效用，那我們處在什麼情況？如果祂這一次可以這樣不公平，那教我們下一次如何相信祂呢？人們寧要有保障的低工資，而拒絕非他所控制的高工資可能性，人們寧要法律而不要許諾，寧要努力而不要恩寵，寧要白拉奇而不要保祿，人覺得以信德生活是非常困難的。

有一件歷史事件為這個重要的神學真理增添了一些趣味，這是一個屬於拉比著作的故事，在耶穌時代的巴勒斯坦甚為盛行，所以耶穌與他的羣眾一定非常熟悉，這個故事與上述的比喻有類似的情況，卻有另一種不同的敘述方式。故事的第一部份是關於葡萄園主人在一日中不同時間內僱請工人，這部份是相同的，但是後來，根據該故事的內容，最後來的工人因為非常努力工作，他們在一小時內所做的竟如那些工作一



整天的工人一樣多，所以他們理所當然得到同樣的報酬。在這裡我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耶穌取用這個故事並修改其結局，他所作的修改具有超凡的意義。這個修改使得這個故事成為他自己的比喻，他賦予這個故事深度，使它由一個勸導人們努力工作的小故事，變成富有神學深度的比喻，成為在自由與恩寵最深刻的層面內天主與人往來的比喻。耶穌特別教導我們的是，天主不喜歡與人在書面合約及特定條件的層面上打交道，天主不希望被限制、被強制、被束縛，祂希望被信任，同時又能夠自由地隨自己的意願分施恩澤。強制要祂符合人們期待的企圖關涉到祂重要的本質、威嚴及權能，因此葡萄園主人憤怒的反應：「難道不許我拿我所有的財物，行我所願意的嗎？難道不許我照我的意願施恩嗎？或是因為我好，你就眼紅嗎？你們要質疑我的決定、批評我的判斷嗎？我告訴你們，最後的將成為最先的，最先的將成為最後的。」天主破壞了我們的計算，祂的考量使我們的公式失效。我們顯然不喜歡這樣。我們當然知道祂是主，但我們卻不易接受祂真正作主。我們不喜歡聽到最先的將成為最後的，因為我們出盡全力要成為最先的。我們忘卻了只有捨棄要求的權利，並坐於末位，我們才能被召到首席上。



如果法律是「詛咒」（迦三13），那為何要訂定它呢？保祿有一個非常精闢的答
案：為教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罪（羅三20，七7；迦三19）。很弔詭地，法律必須使我
們知道我們無法持守法律，「由於法律而死於法律」（迦二19）。這就是我在前面所
描述的過程：一句訓言、一個目標、靠自己一定可以成功的信念、全力以赴、一敗塗
地……，最後，承認失敗，投向天主。換言之，法律就是印度教故事中的那隻鱷魚：
它令我們努力、失敗、投向天主。保祿既精妙且有力地總結：「聖經說過：一切都
被禁錮在罪惡權下（法律的功勞），好使恩許藉著對耶穌基督的信仰，歸於相信的
人」（迦三22）。許諾的黎明在信德的光輝中驅散了法律的黑夜，我們撕毀了合約，
或以保祿的經驗就是：「將它釘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哥二14），開放我們的心靈，
投奔天主充滿愛的懷抱，肯定祂將給予我們遠超過我們所能要求的。我們讓信心帶
領，因此進入一個與天主嶄新的、更快樂的、無盡豐富的關係中。「一切都是由於信
德，為的是一切都本著恩許，使恩寵為亞巴郎所有的一切後裔堅定不移」（羅四16）。
我們既作為亞巴郎子孫，也是許諾的子孫。

陶工與泥土



陶工與泥土是很多人喜愛的聖經意象，先知們不斷以此向一個喜愛意象、故事和比喻的民族進行規勸。他們曾看過陶工工作，他的製成品對社會及家庭都很重要，大家會購買他的陶器，因他的陶藝而得益。我在印度的村莊也看過陶工工作，他蹲在一個平放旋轉的轉盤前，轉盤上有一個很大的軸輪，上面放著一團泥土，一個重重的邊緣給予這個機器一種穩定性與速度；然後他把一根小棍子垂直插在邊緣的一個小孔上，使轉盤隨小棍子而轉動，速度愈來愈快，當到達最高速度時，陶工便會把棍子拿走，並把泥土擲於平坦的軸輪上，他的手指很有技巧地在那一團尚未成形的泥土內上下活動，轉眼間（我腦海中呈現了一個具體的情境，夕陽餘暉映照著小村莊，孩子們





四處嬉戲，牛羣自田間歸來，彩霞滿天）我見到創造的奇蹟，在陶匠精湛的手藝下，沒有生命的一團泥土竟逐漸成形，一忽兒變成了一隻杯子，一忽兒又變成一個壺、一個高高的花瓶、一個寬寬的盆子、一根細細的柱子、一個圓圓的水碗……。那轉盤轉又轉，在陶工手中的泥土變得有生命，使創造的驚喜迭迭不斷。突然間陶匠大笑起來，把他的成品推毀，並把它一下子倒在地上，使它再次變回一堆了無生氣的泥土。我訝異地瞧著那陶匠……我想起了依撒意亞及耶肋米亞兩位先知。

「上主有話傳給耶肋米亞說：『起來，下到陶工家裡去，在那裡我要讓你聽到我的話。』我便下到陶工家裡，見他正在輪盤上工作，陶工用泥做的器皿，若在他手中壞了，他便再做，或另做成一個器皿，全隨陶工的意思去做。於是上主的話傳給我說：『以色列家！我豈不能像這陶工一樣對待你們？——上主的斷語——以色列家！看，你們在我手中，就像泥土在陶工手中一樣』（耶十八1—6）。『瓦器豈能與搏泥者爭辯？陶器豈能對陶工說：『你做的是什麼啊！』或說：『你手製的不精美！』以色列的聖者、安排將來的上主這樣說：『關於我子女的事，你們要質問我嗎？或者對我手中的工作，你們有所吩咐嗎？』（依四五9，11）舊約的意象延續到新約

中，保祿引用依撒意亞的話說道：「人啊！你是誰，竟敢向天主抗辯？製造品豈能對製造者說：你為什麼這樣製造了我？難道陶工不能隨意用一團泥，把這一個作成貴重的器皿，把那一個作成卑賤的器皿嗎？」（羅九20—21）

先知和保祿都非常喜愛陶工與泥土的意象，但對我們來說卻絕非如此。我們面對陶工的奇想時感到很不安，本能地拒絕在陶工的輪盤上面對天主，看著祂像陶工對待泥土那樣地對待祂的受造物。我發現這個意象很危險，它會被誤解或濫用，因而引至宿命及絕望的後果。在歷史上，加爾文（Calvin）誇大的預定論，和他對恩寵永不止息的信條都是由此而來。當我還是一個神學生時，就有人提醒我，不要常常在講道中使用這個意象，這實在是一個明智的建議。我在此仍用這個陶工的意象，是因為我認為我們已走到另一極端，而需要得到糾正。意志說、自我論對自由、獨立、個人與責任的標榜、對民主的崇尚，這一切都有入侵神學的威脅（在一次基督君王節的講道中，我曾聽過一些過於聰明的教友，立刻把該講道中的基督指為總統），以及那使人成為宇宙中心，而神則處於邊緣的人道主義……都是促成這個概念的生成，包括對神修人士在內，人是獨立於天主的，人創造自己的命運，活出自己的生命，天主只是一





個遙遠的見證人，一個仁慈的祝福者，一個終極結局的最後判官。這是個錯誤的看法。天主駕馭人的權威及人在生活中真正的自由，兩者之間的平衡是非常微妙的，仿如磁針一忽兒轉向這一邊，一忽兒轉向那一方，二者的異端跨越無數世代，層出不窮。我的觀點是現在我們過於獨立，遠離天主，所以看一看另外一邊是健康及切合時宜的，甚至可說是必須的。我們已把陶工的轉盤埋在地下，是時候把它挖掘出來，好好地看看它。我個人非常高興把自己視為一團泥巴，在神聖陶工的雙手中，沒有任何要求、企望，我不會為此感到任何恐懼及疑慮，因為我知道祂是我的父，祂會把我的血肉造成更富恩寵的器皿，那是我永遠無法想像的。我愛陶工的轉盤。

不需多加說明，許諾就是轉盤，它讓天主完全操作與啟動，相反於法律的保證與條件，像法律那樣的泥土，在同意被放在陶工轉盤的軸輪上時，對進行的一切都要求一個清楚的、有約束力的聲明。而再一次地，天主的自由在這句話語中迸發出來：我難道不能照自己的意願，處理自己的泥土嗎？這是福音中的迴響，我難道不能照自己的意願處理自己的金錢嗎？這是一個由先知到福音，到保祿不斷重覆的教導，《聖經》通篇的中心思想。對一個基督徒來說，是他面對自己及面對天主的重要態度，這

也是信德的態度，是信任天主的、有把握的態度，是將自己如一團泥土，交在天主手中的態度，不提出問題，不要求保證。我們這一代事事理性化，把超性的幅度減至最低，要剔密，要俗化。怪不得信德在信仰及委身兩方面不停滑落，前者是動力的來源，後者是生活的力量。只有當天主是至高無上的天主時，信德才能圓滿流溢。我們繼續活在神的觀念不斷萎縮的情勢中，因而有發育不良的信德。我們需要徹底地、完全地回到信仰的基本宣言：耶穌是主。天主的權柄不會妨礙人的自由，相反地，它玄奧地、絕對地建立了人的自由，並且保衛它。

丹尼祿樞機主教（Cardinal Danielou）在聖經另一重要的篇幅中，也找出同樣的教義思想，不只表達清晰，而且氣概昂然。我在此引用他的話，不只是因為他的權威性與學術性，更是因為在此申述的要點既艱深又不尋常，所以當冒險提出這不太為人接受、卻是必要及有益的思想時，我希望能得到這有份量引言的支援。這教義思想的背景，是《創世紀》中天主拒絕加音（哥哥），接受了亞伯爾（弟弟）的故事和理由。樞機解釋這個理由不是一般人認為的，因為亞伯爾（牧人）獻上肥美的牲口作祭品，而加音（農人）則獻上劣等的作物。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加音的水果蔬菜跟亞伯爾





的首生幼雛，兩人的祭品一樣好，創世紀的章節是完全中立的，沒有對任何一方褒貶，雖然樞機指出「後來的傳統」（希十一4）有不同的看法。「亞伯爾牧羊，加音耕田。有一天，加音把田地的出產作祭品獻給天主，同時亞伯爾獻上自己羊羣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上主惠顧了亞伯爾和他的祭品，卻沒有惠顧加音和他的祭品；因此加音大怒，垂頭喪氣」（創四3—6）。下面我要引用樞機勇敢的解釋，來作自己論點的後盾，「事實上，雅威對亞伯爾的接納是用來表達對血祭的認可，以及肯定其重要的地位（加音獻上田地的產物，亞伯爾獻上羊羣中的首生），而這樣的接納與亞伯爾和加音的性情品格毫不相干，它的結果是要向我們呈現一個悖理的情形。事實上我們必須了解，天主接納亞伯爾的祭品而拒絕加音的，並沒有任何特別的理由，只是出於祂自由的選擇。後來傳統上意圖輕忽這個事實，排除任何富於戲劇性的理解，結果掩蓋了這一段聖經開始時，要向我們展現的奧秘，這奧秘是宇宙盟約的中心，也是我們在聖經中不斷重覆相遇的主題。這奧秘的爭議性與天主選民的觀念相關。亞伯爾不是因為他是義人而被選，反而是因為他被選了，所以他是義人。天主的愛施予給他，不是因為他之前有任何優良的品性。這是恩寵最深的奧秘，違悖常理。這奧秘使

人的理性困惑，時常引起反感，但是它強迫我們放棄以自己慣用的方法解讀天主的行程，使我們接觸到世上的事物有一更高超的秩序。若我們根據絕對的正義來接受審判，那麼所有的人都只應得到永罰，我們唯一能夠依恃的只有天主的憐憫。亞伯爾是被揀選的首位，天主由人類歷史的門檻中揀選了他，在異邦的中心，他成為流溢的愛的第一個對象」（《舊約中神聖的外邦人》，*Holy Pagans of the Old Testament* p.35）。

當我第一次讀到這一頁時，感到很震驚，雖然我打從一開始就知道他所說的非常正確。當然，說亞伯爾不是因為他是義人而被揀選，而是因為他被揀選了所以成為義人，這並非易事。這也許會被誤解為一種盲目的宿命論，人只是一個毫無原則的、天主手中了無生氣的玩具。這是一個危險，我們都很容易察覺它，避免被它誤導。但另一點卻不是那麼容易察覺，另一相反方面的重大危機是，使人成為一獨立的存在，以自己的力量過生活，以自己的精力走世上的旅程，只在口舌上把權能與統治歸於天主。貶抑天主在人生生命中的角色，這錯謬比削弱人的角色，是更為嚴重的神學錯誤，而且我們仍易於墮進前者的陷阱，在面對生命時，只依賴自己，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努力，偶爾向祂祈禱，報告一下生活狀況，而非真正地依靠祂。若我們獻祭，我們相





信一般對創世紀的解釋，是祭品本身得到天主的認可，而不是因天主的認可，所以使祭品獲得接納，我們所有的「善工」也一樣：我們以為因為我們是正義的，所以我們被天主接納，而不是反過來。很清楚的，因為我們的生活（實際地）與這種觀念結合在一起，使我們遠離天主而獨立自處，當我們突然被放到問題的另一端時，才驀然發現它們（實際地）由始至終歸屬於天主給它們的秩序。我們的驚訝正證明我們時時需要提醒。

樞機知道自己的立場，並能冷靜且有效率地為這個不容易了解的道理說明自己的看法：我們應該依靠天主的慈悲生活，而不是靠我們自己。若我們依恃自己的正義，很快便會發現它實不足以作為我們的依恃。用我們的詞彙就是，我們應該聰明地選擇許諾而非法律。「因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榮」（羅三23）。如果想以自己的正義為口實，我們沒有一點希望。「因為誰若遵守全部法律，但只觸犯了一條，就算是全犯了」（雅二10）。雅各伯這樣警告我們。他的論據是無可反駁的：違犯了法律的準則，不服從法律制定者，就是最嚴重的過犯。我們知道，我們是有罪的。基於驕傲，我們要掌管自己生命，計算自己的工資，賺取自己的報酬。然而，不



得不承認，這樣我們只會裹足不前，唯有讓天主的慈悲帶領，才能比依靠自身小小的正義到達更高、更遠的境地。有關加音和亞伯爾，我還有一點要說明。天主喜愛亞伯爾多於加音，也就是年幼的而不是年長的，如同他後來揀選依撒格而不是依市瑪耳，雅各伯而不是厄撒烏，達味而不是他七個哥哥中的一位……，在福音裡，蕩子回頭的故事結束時，父親在屋內設宴慶祝，長子亦是鬱鬱寡歡地待在外頭。這是一個不斷重複的比喻，表達一個聖經真理，宣示天主對最弱小的偏愛，並強調他要擾亂人的計算方式，反對根據地位、功德、年齡、傳統而來的想法，最後的會成為最先的，最小的兒子會繼承一切，理所當然的繼承者反而空手而回。最小的一團泥土會選作瓦器之用，最後到的工人會得到全日的工資。「天主偏召選了世上愚妄的，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選了世上懦弱的，為羞辱那堅強的；甚而天主召選了世上卑賤的和受人輕視的，以及那些一無所有的，為消滅那些有的，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無所誇耀」（格前一 27—29）。

天主動搖我們的安全感。就像本章前面提及的觀念一樣，《聖經》用另一個我們現代人不太熟悉的概念，在這觀念裡我們會發現自己對責任和罪的理解與其有很大的



距離。那就是隱性罪的觀念。意思不是別人看不到或不知道的罪，而是犯罪者自身不覺察的罪。我犯了罪，卻不察覺，這也似乎是一個原始的觀念，清楚、不容反對、無可避免，是《聖詠》第十九篇的內容：「但誰能認出自己的一切過犯？求你赦免我未察覺到的罪愆。」保祿承認：「因為我雖然自覺良心無愧，但我決不因此就自斷為義人」（格前四4）。不論我們多麼努力地避免犯罪，或一發現自己犯罪時就立刻悔改，我們仍無法全然肯定自己是否正直無缺。依恃自己只會讓我們一無是處。我在此要講的，不是終極救贖究竟是天堂還是地獄的問題，我要做的是更徹底地肯定這救贖過程，也就是神修的歷程、屬靈的生命、信德的成長，這一切終會開花結果，進入天主永恆臨在的光榮中。雖然我們會盡自己一切辦法照顧它，然而這整個過程自然是放在天主手中，會比緊捏在我們掌中能得到更好的護祐。「就連我自己也不審斷自己……那審斷我的只有主」（格前四3）。一切交在祂手中，沒有比這更好的做法。

再談一個聖經意象，或更好說是歷史中一個比喻，描述天主如何在朝聖旅程中與自己的子民來往，所以亦有關祂如何與我們在今日的生活中來往。當以色列人民到達福地後，原先的安排是之前住在福地的人會被逐出，以色列人遂能平安地生活，全心



全意信奉雅威。但是雅威後來改變了這樣的安排，准許一些懷有敵意的部落留在以色列領土之內，危害他們的安全，直到現在。在《若蘇厄書》及《民長紀》中提及天主為何改變心意的四個理由：懲罰他們沒有持守誠命；為繼續試驗「以色列是否謹守遵行上主的道路，有如他們祖先所遵行的一樣」（民二二）；訓練他們懂得作戰（三二）；提醒他們最後得到的勝利並不是來自「他們的劍或他們的弓」（蘇廿四12），而是來自為他們而戰的天主。「這些民族就是培肋舍特人的五個酋長，一切客納罕人，漆冬人和住在黎巴嫩山上，即從巴耳赫爾孟山直到哈瑪特關口的希威人，他們留在那裡是為了考驗以色列人」（民三3）。希威人、培肋舍特人與以色列人要共同生活的理由頗為特別：只為提醒他們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征服那土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我們都非常需要。我們天生希望自己成功的靈修生活能歸功於自己，是我們在抵抗誘惑、虔心事主、恪守誠律、多行善工。我們當然會感謝天主賜給我們這一切，不過在內心深處我們為自己的功績慶幸，竊竊地崇拜自己的劍與弓。我們把天主在我們身上所行的功績據為己有，就算有一些恩寵明顯來自天國，不用多久就會被視為由我們自己身上來的。這是最惡劣的靈性上的驕傲，一旦被它操控靈魂，足以令神修生



活完全停滯。這個毛病的普遍性也是其危險之所在。實際的解救之道在於讓培肋舍特人及客納罕人繼續留在我們的後園，讓情慾、軟弱、壞脾氣、懶惰留在我們內，讓我們現在再一次被它們打擊。若以前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為何現在要逃跑呢？若曾是我們的劍與弓使我們獲勝，那它們現在在哪裡？每一次失敗都是一次提醒，每一次跌倒都能令人張開眼目，跌倒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帶來希望，使我們轉向天主，依賴祂，並發現之前的成功都是由祂而得的，只有由天主那裡才得有未來的希望，這是一個必須的課程，它比跌倒更重要，它撫平跌倒的傷口。願天主因培肋舍特人而受讚美。

雅典與格林多



如果信德的頭號敵人是白拉奇主義（這已花了三章來討論），第二個敵人就是詭辯（這起碼應花上一章的篇幅）。我們實在是太聰明了，思考太多、分析太多，我們把所有事情分為小塊小塊，希望知道每一小塊如何運作；讀神學前要讀哲學，讀哲學前要先讀邏輯，我們要求證據而非信心，寧取三段論而棄比喻。我們以頭腦過濾信理，雖然理性也是美好的，但真正的宗教經驗完全超越這些範疇，因此我們的理性一直苦於企圖緊握一切，從而感受到自身內在的一股張力，這是由信德的服從性及理性的要求之間出現的張力。人的理性以王者的姿態，慣於坐在寶座上，其指令被視為至高無上的判決，沒有經過一番掙扎，不會輕易交出其權杖，在掙扎中人的理性會產生





混亂、誤解及痛苦。的確，只有當信仰與理性緊緊相繫時，才能結出靈性思維及天國智慧最美好的果實，但達至這樣融合境界之前，卻是荊棘滿途。

有一件事令我覺得頗為有趣的。有一次我與數位耶穌會的同伴，一起參加一位世界馳名的佛教導師，主持的十日冥想課程，他以極大的熱忱、能力、誠懇向我們啟導傳統佛教靈修嚴格的和有系統的方法，這是一種最古老的冥想方式之一。大部份時間，由早上四時開始，長時期打坐，完全不動，在他的指導下，大多數時間他亦在場，在那偌大、簡樸的冥想大堂；在演練過程中他教得棒極了，還親自示範，此外他也給予詳細的指示及理論原則。在演講期間，我禁不住私下對自己微笑（這是被容許的，雖然那時候，我們在嚴峻的原則及絕對的靜默中），我非常清楚地、饒有興味地察覺到，這導師為了安撫及說服聽眾中的耶穌會士所產生的苦惱。課程還有許多其他人：不同年齡、職業、宗教；有印度教徒、耆那教徒、基督徒、青年人、中年男女，其中還挾雜了幾個比丘尼，但他只不斷向我們幾個耶穌會士反覆警告，我們在腦海中不能討論、不能發問、不能辯論（卻沒有管別的人！）那幾天吸收的觀念和方法，怕我們這些耶穌會士一輩子所吸收的觀念，會有破壞那十天研習的危險。他說課程結束



後我們就可以自由地批判、反駁、指斥，暢所欲言，但在研習會中則不可以。他要求我們把自己的思想放到一旁去，不要判斷或責難，甚至不必接受或評估，在那十天內，只要單純地相信他，照他所說的去做。他在大堂中常常以目光尋找我們、注意我們、提醒我們，沒有一天行經我們身邊時，不特意對我們加強警告。我之所以會對此莞爾，是因為我知道背後的原因，這一位年老的善師以前有一些與耶穌會士接觸的經驗，使他從此慎加注意。事緣有二位屬於理性型的耶穌會士，之前曾參加類似此次的研習會，這位導師每天都讓人發問，不論在演講後公開答問，或是私下訪談，如同現在一樣，那兩個會士便利用所有這樣的機會，以素有的訓練向他提出問題、疑竇、論據，把他扯進討論和爭辯中，把他駁倒。他們質疑每一項陳述、每一項指導，纏得他筋疲力竭，把默想經驗演變為神學辯論。所以此次他先發制人，及早警告我們，以防上一次的情況重演。他不知道我們這一邊亦已收到警告！因為我們早知悉本會兩位弟兄先前的功績，這次我們自然不發一問，就算是飽受訓練的腦袋，有時也需要退下，靜默片刻。思想有時的確會妨礙體驗。

我自己也曾成為一些過度理性的修道人士的受害人。我時常有機會為司鐸及其他



修道人主持神修避靜或默想營，我知道有些非常理性的人，對指引、禱告和信仰有莫大的抗拒。有一次我帶領一羣男士作三十日的退省，遇到一位年輕的司鐸，在每天的例行會面中，他本來應該向我談及他自己，但他卻利用這時間告訴我，今天與昨天我的講道中有何矛盾之處，他很有本領，每天都成功地指出我矛盾之處。我並非很有耐性的人，帶領退省時，職責所在的我也會充分表現耐性，但總會有個限度。有一日，面對那位神修上的對手，我說：「我並不是傻子，我不會在那麼短的時間內，一再自相矛盾，自相矛盾是很嚴重的事情，認真來說，我是不會容許自己一天犯一次的。所以我要告訴你，現在是你在玩這個尋求自相矛盾的遊戲，你是那麼起勁、投入，根本無心退省、不想默觀、不想祈禱、害怕面對天主；為了逃避這一切讓你不大舒服的經驗，你把注意力轉移在演講中尋找我的矛盾，這實在是無益的行為，用腦而不用心。現在是我的演講佔據了你，而不是你自己的祈禱。照目前的情況繼續下去，三十天下來你自然毫髮無傷。我不想扮演法官的角色，也不想責難你，不過我知道，也希望你明白，在恩典的日子裡天主教在靈魂工作，人們要反對祂最好的防衛機制，莫過於以理性作煙幕，使自己在一個本應是虔敬的經驗中鬆懈下來。若你真的關心自己的神修生

活，我真心誠意希望你，不要繼續在演講中尋求我自相矛盾的地方，或是更好的，乾脆不要來聽我演講，你或能有一個更好的退省。」我非常欣賞理性的優點，但也深深明白它的限度及禍害，它可以毀掉一個人的祈禱，而祈禱是信仰的養分。

有關這種祈禱的經驗，曾有司鐸向我說，他們不能以耶穌童年作反省題材，因他們認為這部分缺乏歷史性；也無法反省復活基督顯現的題材，因為對他們來說這些太富奧秘性，也有些人會受福音研究的資料所影響，而無法集中祈禱，因這些研究首先提出的，並不是福音明顯的救恩性意義，而是後來在研究學者手中的真實性層面。同樣的，研究是很好的，但當它妨礙信仰時，就會帶來傷害。我絕對無意反對研究，或要責備學者，只想指出在信仰生活中我們都會有的危險。一位堪稱模範的司鐸，他是一位聖經學教授，有一次告訴我，他覺得無法再默想《聖詠》祈禱，雖然他仍熱愛《聖詠》。對《聖詠》，他曾鑽研、教授、發表文章，而現在當他拿起《聖詠》作日課默想材料時，他的思想立即充塞了各種解釋、引言、對照、各式互不相容的見解、可疑的譯文、他對它們曾提出的問題，及他自己給的答案。這就是他的祈禱。為他來說，《聖詠》已不再是信仰的來源，而成為課堂中的教材，它們不再啟導他的祈禱，





而成為應付考試的課程。他對它們太熟悉，以致失去閱讀聖經的樂趣。當然不是永遠都這樣，不是所有聖經教授都與《聖詠》疏遠，學術可與信仰並生，鑽研可與單純並存。當神聖領域的知識與信仰的透明度、祈禱的自發性交織在一起時，美麗的結果就是造就一個博學的聖人或一個虔敬的學者。然而，這樣的人並不多。

我們聽聞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環境，上主會向人們顯現。通常這些得到上天眷顧的人，都是一些純樸的牧人或年輕的農家女；我們不大聽過天主顯現給重要的神學家或教會的高層人士，雖然他們在各方面都非常堪當這殊榮。在伯爾納德（Bernardette）受到的嚴格盤問中，其中一個問題是，若聖母瑪利亞希望在那裡興建一座聖堂，她為何不向主教顯現，而要透過伯爾納德來傳話。伯爾納德謙遜地回答說，這個問題不能由她回答。我們自然會疑惑，若聖母與一個飽受訓練的神學家而不是一個單純的鄉村姑娘對話，內容會是怎樣。不過，聖母與這樣的女孩在一起一定更感親切，因為這個女孩跟她一樣，擁有發自內心的純樸及從容的坦誠。奧斯定在智慧與知識中，發自內心的吶喊，使我感同身受，他說：「目不識丁的老百姓將要興起，由我們手中拿走天國！」教會的聖師似乎也希望自己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有時這確

實有它的優點。

另一位偉大的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也感受到一些嚴肅的神學生生活中充滿辯論的重壓，他以自己的學養和幽默感由另一端進行描述，那是由天主那一端出發的角度，使天人之間過重的理性關係獲得滋潤。亞毛斯先知有一段引人傳頌的話語，強烈地表達天主對祭獻及犧牲的譴責，這些祭獻與犧牲都徒具形式，缺乏真誠：「我痛恨厭惡你們的慶節，你們的盛會，我也不喜悅；即使你們給我奉獻全燔祭和素祭，我仍不悅納；即使你們獻上肥牲作和平祭，我也不垂顧。讓你們喧嚷的歌聲遠離我；你們的琴聲，我也不願再聽……」（亞五21—23）。現在的神學家與當時的獻祭者如出一轍，只是以神學價值取代肥牲，以信理論述代替琴聲：「我痛恨厭惡你們的講授、討論、你們的講道、論文及聖經詮釋，我也不悅納你們的討論、會議、暑期班，雖然你們為彼此——以及為我——提供你們對聖經的、信理的、倫理的及牧靈的建議，我也不悅納，如同我也不會垂顧你們獻作和平祭的肥牲。願那些老神學家大部頭的學術巨著，和年輕神學家的學術論文遠離我；我也不願再聽到你們在神學刊物、信件、調查中，以及在教會和文學研究出版的評論。」很明顯地，天主不喜歡以概念的





形式取代虔敬的熱忱，祂不喜歡思想壓抑心靈，論述削弱信仰。天主需要的不是三段論。

很多司鐸告訴我，他們的母親比他們更會祈禱。我微笑地告訴他們理由何在：他們的母親沒有如他們一樣經過三年哲學、四年神學及一年牧靈反省的訓練。再一次我希望在此聲明，我並不是貶低神學研究的價值，我不只看重它，為它辯護，我自己神學研究中也獲得很大的樂趣。但是，神學有一個清楚的缺陷，這個缺陷有時會破壞嚴謹研究及長久訓練的目的。這缺陷就是神學研究尖銳的批判性，它固然是研究的重要工具，但它也能擾亂天人之間靈性的交往，如同帶著一個偵探去戀愛，或帶著一個精神分析師進入夫妻的寢室，使整個過程彷彿頓時變得乏味厭煩。避免理性過於極端化，如同禪宗會稱人的思想為「心靈的病菌」，路德則稱理性為「惡魔的新娘」，我們可以發現，當它們在天主與人相伴的私密空間中肆意蹂躪時，狂妄的思想及雜亂的理性會造成巨大的破壞。若空中充斥著禿鷹與紙鳶，「可憐的小鴿子」（聖德蘭對聖神的稱呼）便無法振翅高飛。

「你們若不變成如同小孩子一樣，你們決不能進天國。」父啊！天地的主宰！



我稱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而啟示給小孩子。」「你是以色列的導師，你竟不知道這些東西？」「我要毀壞智者的智慧，殲滅聰明人的機伶。」福音充滿著一種純樸、坦誠的原始氛圍，也是這氣氛使福音在我們心中生長、茁壯、開花。我們必須變成如同小孩子一樣，擁有未受破壞的直覺，知道何時及何人是他們可以信任的，雖然他們沒有把思想過程概念化，或是分類自己的思想；當他們感受到被愛及被保護，便會高高興興地放鬆自己。當他們知道置身於一羣友善的人當中，他們只會微笑，專心忘我地玩耍，他們不會要求什麼保證。天主永遠都是友善的，只要我們沒有失去那天賦的感應力，我們定能發現，在頭腦開始發問前，這早在我們心中。一個真正的孩子了解他的父親。

下面是另一個很有用的聖經比喻，幫助我們找到它的意義，並吸收它的教導。耶穌死後，仍以比喻教導人們，邀請那些願意聆聽的人來聆聽，願意了解的人來了解。這是《宗徒大事錄》中的故事，讓我也以比喻的風格來敘述。耶穌有一位非常熱心的追隨者，名叫保祿，他希望把主耶穌之名傳至列國萬邦，懷著這理想，他的步伐走到世界上理性之都雅典，保祿尋求各種方法，在她的市民中建立主耶穌的信仰，他在這



個城市所受的痛苦遠超過任何一個地方。他仔細部署計劃，一步一步實現它。他接觸城中的知識份子，與當時兩大思想學派，伊比鳩魯派（Epicureans）及斯多噶派（Stoics）的代表會面，直到他成功受邀至阿勒約帕哥法院演講，那裡是雅典知識份子專屬的廣場。他準備這場演講，如同他在生命中第一次準備演講一樣，一段冗長的開場白是當時修辭學的規則，開首就提到他在雅典看到「無名之神」的祭壇，這個可說是希臘人民宗教精神的居所，他以此來吸引聽眾的注意，由此保祿居於主導的地位，別有用心地向他們述說「你們所敬拜而不認識的這位」，他小心謹慎地選擇、引用一些著名的希臘詩人的名句，如克諾索斯的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 of Knossos）、西利西亞的阿拉托斯（Aratus of Cilicia）、斯多噶派學者克萊安西斯（Cleanthes the Stoic），贏得他們的信任後，才帶出最重要的訊息，他最後雄辯滔滔地告訴大家，有一個人被世界審判，並失去了生命，最後卻從死者中復活了，保祿藉以喚起大家悔改的需要。那可說是很精彩的演講，但是到頭來卻十分失敗，有些聽眾公開譏笑這個新來的人，有些人則以雅典的方式，很有禮貌地請他離開，還假惺惺地說：「我們下次再聽你的高見吧。」那陣子，在廣場四周甚至有一個謠傳的笑話，內容是說有一個陌



生人來傳教，講述耶穌及他的復活，雅典人卻誤以為他在宣揚一對從未出現的神祇夫婦，名為耶穌和阿納斯塔西亞（Anastasia），由塔爾蘇斯（Tarsus）而來的猶太人可能把希臘語「復活」（anastasis）錯誤發音，而唸出一個女神名字（阿納斯塔西亞）。狄摩西尼（Demosthenes）非常了解他的同胞，在其著名的演講中提到，雅典人日常主要的事務就是在廣場中彼此閒談「最近有什麼新聞？」；路加可能曾閱讀狄摩西尼的批評〈論冠冕〉（*Peri tou Stephanou*），這篇堪稱是世上最偉大的演說，並以尖銳相當的語句回應它的批判：「所有的雅典人不管其他的事，只是談論或探聽一些新奇的事」（宗十七21）。好一羣全職的專業偽知性閒談族！一塊福音種子的石頭地！

保祿離開了雅典，因福傳失敗而沮喪萬分。雅典將福音拒於門外，在那裡沒有建成任何教會，後來也沒有傳道人到雅典，沒有一封牧函是發給這個稱為世上知識份子中心的城市。保祿繼續向下一個目標進發，就是雅典附近的格林多，這城仍在希臘境內。那幾天保祿疲憊萬分，非常消沈，想到作出的努力換來的失敗，他明白到面對不少的阻撓，要在這個擁有最優越文化的地方——希臘——傳播福音幾近不可能。保祿幾乎要放棄，在雅典已受夠了！現在又要到格林多，可真是傳福音的好地方！格林



多是歐洲往小亞細亞的第一大港，東方和西方的齷齪醜行都匯集在這裡。「格林多」這字眼可說與罪惡同義，「活得像格林多人一樣」就是指過著淫樂放蕩的生活；「一個格林多的女孩」就是指一個妓女。格林多的衛星城是貿易的匯集點，來自各方的水手都知道它。如果雅典是希臘思想的首都，格林多則是其罪惡的首都。這個歷史情況清楚表達在保祿後來寫給該城的信函中，其中有頗長的篇幅是關於格林多情色泛濫的問題，保祿譴責他們「不潔的生活、亂倫、淫亂」。怪不得保祿會情緒低落，先是在雅典，然後是格林多，他陷入無法忍受的沮喪中，更糟糕的是，他與同道相偕，準備再次出發傳教之際，又遇到反對的聲音和未來的威脅。然而，這時天主介入了，祂於夜間探訪保祿，如祂以往在這位祂所選的宗徒遇到危險時一樣，以祂的臨在、祂的話語，令人既驚訝又鼓舞的顯現來安慰保祿：「不要害怕……我與你同在……在這城裡有許多百姓是屬於我的」（宗十八10）。耶穌很清楚保祿最大的安慰就是知道在這城中「許多百姓是屬於祂的」，這樣就會有很多人聆聽他的訊息，接受福音，建立一個新的教會，這希望會給保祿帶來新的生命，事實上，的確如此。保祿進入一個屋子裡，充滿熱誠地重新展開他的工作，依照記載，他在格林多一住就住了一年半多，當



他離開時，在那裡的教會已很有規模。在保祿書信中，寫給格林多教會的篇幅最多。

這個比喻有什麼意義呢？證實相較於傲慢的雅典，耽於肉慾的格林多更是傳揚福音的好地方。與肉慾相比，傲慢是對恩寵更大的阻礙，福音的種籽被目空一切的雅典人壓抑得窒息而亡，在身染縱情肉慾的污點但簡單純樸的格林多人中，卻能自然地發芽。一個對世途老練、善於詭辯的頭腦比一個縱慾不潔的身軀更會阻礙天主的行動，因為人性的軟弱不會妨礙天主在靈魂工作，但人性的傲慢卻不然。格林多孕育著一個教會的誕生，而雅典卻仍是一塊乾旱的石頭地。在新約的記載中沒有「雅典教會」，但有「格林多教會」及「斐理伯教會」。在放蕩淫亂的格林多有許多人屬於耶穌，但在具有聰明才智的雅典人中卻一個也沒有。至今基督徒想到格林多仍充滿感恩的心，並稱它為神恩的教會，愛德之歌（格前十三），聖神的流溢。而雅典，在基督徒的記憶中，仍是一個初傳失敗的不快紀錄。斯多噶派和伊比鳩魯派繼續慵懶地在廣場上辯論最近的「聖言傳播者」，而這個稱為世界上智慧之城已衰退至被人遺忘的境地，無足輕重。讓有耳的人聽吧。

比喻不能被單獨了解，之前我節錄了《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後來我將再度引用



這段經文，討論新約中的信德。那一章列出幾個被揀選的名字，在信德之鏈中特意地聯繫在一起，不同的篇章卻連結起天主子民歷史中不同的時段。在這個名單中有一個看來不相配、令人頗為難堪的名字：辣哈布（Rahab）。這個耶里哥的妓女被列在信仰傳播者的名單中，她的職業沒有妨礙她幫助以色列偵探這舉動的先知性意義。她名列於梅瑟、亞巴郎、達味之間，連撒羅滿王這位智者中的智者，也沒有收在以色列信仰歷史中重要人物之列。雅典又一次被遺忘，而格林多則再度高奏凱歌。

我站在那一方？雅典或是格林多？從罪的角度，我確可算是一個格林多人，不過，但願我也能擁有格林多人的純樸與謙遜，以此遠離雅典的破壞。

信仰藉祈禱而生



我曾與一位印度教思想家談及宗教，我非常欽佩他的作品，他對我說：「我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但我希望能有更堅強的信德。」我與他分享說，我們都是這樣，在福音曾清楚地記載，一個患癲癩症的男孩，他的父親求耶穌治好他的病時，曾這樣對耶穌說：「我信，求你補足我的不信。」耶穌悅納這祈求，治癒了小男孩的病。信德是福音的開端：「你們悔改，信從福音吧！」（谷一15），而在結束時則這樣寫：「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若二十31）。耶穌每找到有信德的人時都非常雀躍，例如那個客納罕外邦婦人，教人無法拒絕她為其生病女兒能獲得治癒的懇求；還有那個羅馬的百夫長，他以權威的軍人口吻宣稱，就如他能夠命令自己的士兵，耶穌





也能夠命令生與死，它們會服從他；在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境內，伯鐸說出不是血和肉，而是由父啟示給他的話。之後因遇到不少猜忌、懷疑、缺乏信德的人，耶穌很難過，傷心失望。在本家納匝肋他無法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驚訝地發現他們都沒有信德，他嚴峻地指責「這邪惡的世代」缺乏信德，他飽受挫折地喊道：「我還要跟你們在一起多久？」他甚至對門徒面苦笑說：「人子再來時，可以找到一個有信德的人嗎？」這可能是耶穌說過最意志消沈的話。他稱門徒為「小信德」的人，在復活後，亦曾斥責他們的無信（谷十六14）。

耶穌對信德的堅持，在門徒身上並沒有失落，他們注意他的態度，發現耶穌對天父完全信任，並時常聆聽祂；他又擁有支配大自然的力量及醫治病人的信心；耶穌發現有信德的人時，會感到喜悅；看到小信德的人時即憤怒。他們做了一件事，當他們的老師仍跟他們在一起時是很少做的：他們聚在一起，經過商量後，走近他，向他提出這個具體的請求：「主，求你加強我們的信德。」這是一個美麗的祈禱，涵括了我所有人的渴望：加強我們的信德，因為我們只有一點點的信德，我們想有更大的信德，求你加強我們。耶穌的回應是張開他們的眼目，讓他們可以看見，若有了真正的



信德他們可以有何作為。以圖像表達的話，信德可以把一棵樹連根拔起，投入海中。這個例子的用意，是要引導他們的注意力到信德的路途上，信德把天國的力量與恩寵帶到人間，這是祈求的禱文，透過祈求天主父，樹木能連根拔起——罪惡也一樣。懷著信德祈禱，你會得到所需一切，信德是最大的力量，而祈禱就是信德的實行。求恩祈禱可以增加信德，直接的方式就是為增加信德而祈求，間接的方式就是抱持對耶穌許諾的信德，為其他事物祈求，發現當祈求獲應允時信德便更堅定。求，你就會得。透過不斷祈禱，在信德中成長；憑藉主的愛及承諾，向天主祈求你的需要，以此來學習祈禱。一個父親會給予他的兒女所需要的、所要求的，所以向天父祈求，就是肯定我們視祂為天主父的信德。祈禱就是信德的實行。祈求，你的信德就會成長。

我要給你一個忠告：這看起來很容易，其實卻不然。求恩禱文是我們學習的第一種禱文，孩童也會懂，但當小孩長大成為少年，由少年而為成人，就會變得愈來愈困難。我們不容易求，因為不容易相信我們會得到所求的；不容易求，是因為祈求代表一種順服、依靠、謙卑、約束。祈求可以是慣性的，那當然就沒有什麼意義，但當它是認真、嚴肅的時候，會讓整個人面對天主，面對自己，面對他人，集中宗教的力



量，成為信仰具體的表達，它使得人的存在有意義，並緩和生命的擔子，這就是為何嚴肅認真的求恩禱文在不同的人中會導引出極端相反的反應。我親眼看過幾個不同的例子。一位吠陀哲學學者（Vedantin）說，祈禱「有失做人的尊嚴」；有一位馬克斯主義者稱祈禱為「奴隸的哀求」；有一位禪宗的信徒稱它為「無益的娛樂」；一位佛洛伊德主義者認為它是「貧乏心靈的投射」。另一方面一位虔誠、開朗的基督徒稱祈禱為「宗教人最高的表達，包含敬拜、謙遜，代表對愛的信任，接受信德的約束，在接受恩寵時充滿感恩的喜悅，並把結果交在天主手中，接受天主的旨意。」

事實上，當耶穌的門徒求耶穌教導他們如何祈禱時，他教給他們的就是一種祈求的禱詞：「……願祢的國來臨……求祢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若一個人要討論靈修的方式（為尊重不同的傳統起見，我們應承認確實有一些不同的方式），今日大部份以祈禱為重的基督徒團體，其祈禱的方式都傾向默觀式的祈禱、東方式的默想、禪宗的技巧、省察練習，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但有時卻會把基本的求恩禱文遺忘了，這是很大的損失。基督徒基本的態度，就是對天國的渴望，每一個祈求的禱文，由日用糧至天主旨意的奉行，這些祈求或微小、或謙卑、或是片段的方式，但都應和



著一個重大的、包容性的祈求，這個祈求就是「天國的來臨」。這最終的渴望具體呈現於日常生活無數實際情況中，每一次我們舉目向主，發出微聲盼望時，不論它是多麼微小，我們都是滿懷信德的態度祈求天國的來臨，祈求天國以象徵或標誌臨在，直到它完滿地臨現的那一天。祈禱就是預先實現基督的再來。

能夠燃亮靈魂中的信德的祈禱，是誠摯的、堅定的、有意義的，而不是慣性重複的固定模式，或是一些非靈性的、一般需要的表達，這些是祈禱的危機。若某人病了，我們會為他的康復而祈求；若有旱災發生時，我們祈求天降甘霖；若世界那裡開戰，我們會祈求和平。這些祈禱本身很好，但問題是我們的心根本沒有放在祈禱中，我們作這些祈求，只因為是該做的事，我們在恰當的時候以恰當的話語作恰當的要求——然後我們就停滯在那裡。那是禮儀規程、習俗、儀式，祈求的是合理的恩賜——

——內心裡卻未期望能領受；所要求的祝福——卻不是真誠地希望能得到。「祈禱最大的誘惑就是因循苟且，用虔誠的話語為應當代禱的事情祈求。但事實上，一旦禱告獲得垂允，說不定我們自己比任何人都要驚訝。我們可能會祈求能戒掉某些習慣，實際上卻毫無意願戒掉它；我們可能祈求能培養一些德行，實際上卻不是真心渴望擁有它；



我們可能祈求變成某一類的人，但事實上我們最不希望的就是改變，我們只想安於現狀。祈禱的危險，就是假裝虔誠和毫無意義的陳腔濫調。祈禱的危險就是我們盡求些『合理的東西』，卻從未真正渴望得到它們」（巴克萊，Barclay）。我們盡責地為理所應求的東西禱告，但卻不以祈禱來掌管我們的生活。

匝加利亞，洗者若翰的父親，一個良善的猶太人，一個有德行的司祭，終其一生都在為默西亞的來臨而禱告。這是一個正式的禱文，一個不變的祈求，是銘刻在天主子民良心中，且表達於日常祈禱內的衷心期望。這個祈求是聖殿禮儀的重心，會堂安息日敬拜的粹。「求祢沛降甘霖，諸天，讓雲成雨灑在義人身上，讓土地裂開，救主誕生。」匝加利亞非常熟悉這個禱文，在祈禱中他帶領人們走向圓滿，他自己也為此禱告，特別是在該週輪到他當班，在天主前盡司祭的職務時。他一如往常為默西亞的來臨而祈禱，但當天使顯現給他，並以任何熟悉先知書的人都知道的默西亞話語為開場白，向他宣告預許的那一位臨近了，匝加利亞卻不相信，因此他成了啞巴一段時間。他一定暗嘆倒霉，早知道就不這樣祈禱，「我真的為此禱告，但我從未想過它真的會發生，起碼不會發生在我有生之年，更未想過會跟我的家庭有任何關連。」我們



這些身為神職人員和教友的人，不也曾墮入這樣的境況嗎？以美麗的詞句慣性地祈求一些應當求的事物，卻沒有認真地期待它們成真。當天使到訪時，我們統統可能有幸成為啞巴。

伯鐸曾被黑落德王囚於牢中，他所有的朋友都在耶路撒冷為他祈禱，擔心他會遇到與雅各伯同樣的命運。雅各伯曾被關於同一所牢獄，黑落德王為了取悅人民而把他處決了。當伯鐸發現自己被天使救出，弄清楚自己在哪裡後，他便往一個安全的地方走去，那就是若望瑪爾谷的家，他曾是保祿的助手，其後又當伯鐸的助手，他很可能就是第二部福音的作者。在那裡有好些人正聚集為伯鐸的安全而祈禱。伯鐸敲門時，有一個名叫洛德的使女出來應門，她歡天喜地跑進去報告伯鐸已回來的好消息：「伯鐸在這裡！」但大家的反應卻非常冷淡：「妳瘋了！」沒有人相信她。這就是優秀的基督徒如何地不相信自己的祈禱。他們為了釋放伯鐸而祈禱，但當伯鐸獲釋後，他們的反應卻是：不可能！這可算是一種安慰，教我們了解到天主也會俯聽不完美的祈禱，然而當我們想到虔敬的人，也可能會有言不由衷禱告的時候，卻也頗令人憂心。

當多俾亞向撒辣的父親辣古耳提親時，辣古耳非常擔心，怕他會如前面七個新郎



一樣在新婚之夜死去，但另一方面，他又因為與多俾亞有宗族之親而不能拒婚，因此他在答應之餘，也為他們祈禱、求福，希望這個勇敢的年輕人能平安順遂。但一向實事求事的辣古耳，同時也吩咐僕人在晚間掘好一個墳墓，萬一有需要時，翌日早晨就可以用得上。第二天凌晨他發現多俾亞仍舊好好地活著，沒有受到家族的詛咒而死去，就立刻命令僕人在天亮前把墳墓填平，那麼他的鄰居就不知道他曾做的準備，真是設想遇到。辣古耳既給予祝福，又掘好墳墓。可見他對自己的祝福並沒有多大信心。

接下來是一個印度教的故事。一位印度教宗師（guru）的靜修院（ashram）位於一條大河的岸邊，他驚訝地從其門徒口中得知，一個牧羊姑娘每日帶著羊奶，由河的彼岸到此岸，她雖走過很深的、流動的河水，雙腳卻是乾乾的，他叫住那女孩，問她可有這樣的事情，女孩答說：「當然！」這位宗師又問道：「我也可以做得到嗎？」她答說：「當然！只要你不停高呼上主的名號，如同我一樣，你就能安全地在水上行走。」宗師決定要試一試，女孩在前，宗師在後，他們倆就這樣一前一後地走著。他小心謹慎地邁著步子，虔誠地呼喊上主之名；不久他想到自己橘黃色的長袍可能會被浸濕，便把長袍小心翼翼地提起來，他的腳就踩到水中，愈往前走，他就愈往下沈。



女孩回頭一見他的境況，便天真地笑起來：「老師，不是那樣，不是那樣！口中唸著上主的名號，手卻捏著長袍的下襬……，這不是過河的方法！」然後，她繼續快快樂樂地往前去，那師父只好垂頭喪氣地往回走。不熱心的祈禱根本不是祈禱。祈禱就是信仰，信仰就是交託，交託就是整個人的投身。若有勇氣的話，就放掉你的長袍，以上主之名的力量面對生命，否則，只能留在岸上，照老樣子過活。巧的是，這一次又是單純簡樸的牧羊女，在信仰上指點了學識淵博的宗教大師。對複雜世故者的警告，似乎放諸四海皆準。

當我們真誠地祈禱時，會讓我們與天主面對面相見，讓我們與祂如同人與人間之交往一樣，這是信仰表達及實踐的具體實現。當梅瑟面對一項不可能的任務，領導一羣複雜的、不受紀律的人橫渡荒蕪之地，對抗重重強敵之時，他唯一的助援就是雅威，雅威坦誠親切地接近梅瑟，對他委以重任，那種強烈的情感在當時可是聞所未聞，不可思議的。在西乃山，上主對以色列子民發怒，因為他們背叛了祂，崇拜金牛，祂要以一個徹底的辦法來解決，遂向梅瑟講出自己的想法。「上主又向梅瑟說：『我看這百姓，真是一個執拗的百姓！你且由我向他們發怒，消滅他們；我要使你成



為一個大民族』」（出卅二 9—10）。梅瑟反應敏銳，聰明地反駁。梅瑟提醒雅威祂曾對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所作的許諾，梅瑟更巧妙地利用雅威所在意的一點，就是其名字的榮耀，在此提出若雅威真的實行祂的想法，那埃及人又會怎麼想祂的利害分析。「梅瑟求上主他的天主息怒說：『上主，祢為什麼要向祢用大力，用強硬的手臂，由埃及國領出來的百姓發怒呢？為什麼要叫埃及人說：祂是惡意領他們出來，要在山中殺死他們，由地面上絕滅他們呢？求祢息怒，撤銷要加於祢百姓的災禍』」（11—12）。他得到他所求的：「上主遂撤銷了要加於百姓的災禍」（14）。但是，荒漠之旅仍然漫長，困難重重，食物單調；在梅瑟領導下的人們又一次煩躁不安。「以色列子民也開始哭泣說：『誰給我們肉吃？我們記得：在埃及我們可隨便吃魚，還有胡瓜、西瓜、韭菜、蔥和蒜。現在我們的心靈憔悴，我們眼見的除『瑪納』外，什麼也沒有。』梅瑟聽見百姓家家戶戶，各在帳棚門口悲哭。上主大發忿怒，梅瑟見了也很難受，遂對上主說：『祢為什麼難為祢的僕人？為什麼我在祢眼中不蒙寵幸，竟將管理這百姓的擔子全放在我身上？莫非是我懷孕了這百姓，或是我生了他們，祢竟對我說：你要懷抱他們，如同裸母懷抱乳兒，直到進入祢對他們的祖先所誓許的地



方？我從哪裡拿肉給這百姓吃？因為他們向我哭訴說：給我們肉吃！我獨自不能抱著這百姓，這為我太重。若祢願這樣待我，如果我在祢眼中得寵，求祢殺了我吧！免得我受這苦楚』（戶十一 4—15）。梅瑟提出了放棄的請求——他深知不會被接納——果然奏效。他知道如何打動雅威，如何向祂提出要求，就算是最不容易得到的結果，例如沙漠裡的肉食他都能達到。他的目的達到。由西面而來的風有規律地吹起，鶉鶉由天上四散到一雙雙饑渴的手中。雖在大事上退讓了，後來天主確實還是懲罰了人民，以維持其聲名，但無論如何，梅瑟基本上得到他所要的，以色列人也繼續前進。

重大的考驗還在前面。以色列人民已到達預許之地的邊陲，只要在他們最後的休息中給以最後一擊就能分散這些流浪的人民。梅瑟，一如以往的程序，派偵探窺看該地，收集資訊部署最後的策略。因為這是一個特別隆重的情況，他從每一支派中各選了一人，使能完全代表由一開始他就想好的最後行動。這十二人啟程了，以四十天的時間偵察該地，回來時帶了一嘟嚕的葡萄，沉甸甸的，要大家輪流由兩人用槓子抬著，他們並將所觀察到的都詳細地給大家作了報告。該地出產的水果碩大無比，由他們帶回的樣本已可見一般，不過當地的人民也是一樣巨大，都是高大的人，「我們看



自己好像是蚱蜢，在他們看來，我們也實在如此。」那些偵探非常害怕，很肯定任何與那些巨人的戰鬥都注定絕對會失敗，以民定會被擊潰，他們強烈地打擊了以色列人民和首領繼續前進的信心。這是以色列史上最悲慘的一天。已經橫越沙漠，終點就在眼前，卻因為最後一步無法成功而不得不停下來。「全會眾都大聲喧嚷，人民哭了一夜。以色列子民都抱怨梅瑟和亞郎；全會眾對他們說：『巴不得我們都死在埃及地，都死在曠野裡！為什麼上主引我們到那地方死在刀下，叫我們的妻子兒女當作戰利品？再回埃及去，為我們豈不更好？』於是彼此說：『我們另立頭目，回埃及去。』（戶十四 1—4）。偵探中有兩人不同意其他十人的意見，他們就是農的兒子若蘇厄和耶孚乃的兒子加肋布，嘗試說服大家情況沒有那麼惡劣，仍有勝利的希望。他們錯估了以色列人民的情緒，他們經過長期疲憊的旅程，以及令人失望的終點帶來的挫折，竟人人手執石頭要懲罰這兩個鼓勵他們繼續前行的樂觀者。幸好雅威及時的介入解救了若蘇厄和加肋布，祂在會幕上顯示自己，以色列人民退卻下來，由梅瑟與上主談判。「上主對梅瑟說：『這人民輕慢我要到幾時呢？我雖在他們中行了那些神蹟，他們仍不相信我，要到幾時呢？我要用瘟疫打擊他們，剷除他們，使你作為一個比他



們更強大，更昌盛的民族。」但是梅瑟對上主說：「埃及人如果聽說這事，因為祢曾用威力由他們中領出這民族來，他們將說什麼？這地方的居民也曾聽說：祢上主是在這民族中；祢上主曾面對面地發顯出來，祢的雲彩常停在他們上面；白日祢乘雲柱，黑夜祢乘火柱，走在他們前面。現在，如果祢消滅這民族如消滅一個人一樣，這些曾聽到祢聲名的外邦民族必要議論說：『由於上主不能引這民族進入祢對他們所誓許的地方，就在曠野將他們殺了。』吾主，如今求祢，大發寬容，如祢曾聲明說：上主緩於發怒，富於仁慈，寬赦過犯和罪過，但決不豁免懲罰，父親的過犯，要向子孫追討，直到三代四代。求祢大發仁慈，寬恕這人民的罪過，就如從埃及一直到現在，祢寬赦了他們一樣。」上主回答說：「我就照你祈求的寬赦他們。」（戶十四11—20）。

梅瑟又使用那個論點，他知道那一定會成功。「埃及人如果聽說這事，他們會怎樣？」他們雖已遠離埃及，但在沙漠地消息也會傳得很快，遲早他們會知悉，然後就會講起雅威的壞話。再一次地，雅威向梅瑟讓步。無庸置疑的是，祂總會懲罰叛亂者，使他們探察該地的每一天成為一年，他們偵察了四十天，便換得他們在曠野裡流浪四十年不幸結果。但是以色列子民終將抵達，梅瑟也可以目睹這個福地。他的祈禱還是獲



得垂允。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有力地總結了梅瑟對天主的態度，描述梅瑟就好像「看見了那看不見的一位」（十一 27）。那是梅瑟經驗到信仰的實在性，並將之轉化成祈禱、帶領及力量。他可以與天主交談、與祂爭辯、強力要求祂，幾乎像是在威脅祂，因為對梅瑟來說，天主是有位格的，是一個主人，一個能「面對面」交談的朋友。對梅瑟來說，祈禱是一種對話；天主的臨在是一種可見的接觸；而信仰，是真實的、實際的。如果亞巴郎是信德之父，梅瑟就是實踐信德的榜樣。

求必得到



「從理智來講，如果基督宗教要我們把整個祈求性的祈禱挖掉，它真的會是一個更易為人接受的宗教。」這是一位有原創性的神學家、誠懇的基督徒，路益師（C.S. Lewis）並非撇開親身傷痛，或純憑感受所提出的可信見解。他自己曾經嘗試過全心全意的祈求，並體驗到有時候，祈禱到最後不可避免地，會得不到任何有意義的回應。當人們面對問題，而非以膚淺的虔敬掩蓋它時，我在這當中看到更強的信德。提出問題的約伯比起那些叫他閉嘴的朋友，更能中悅天主。要在信德中成長，我們必須能夠發出疑問。

比起天主以無條件的承諾回應祂的祈求，有幾點在福音中是更為強調的。「你





們求，必給你們」，「不論你們在祈禱時懇求什麼，只要信，就必獲得」，「不論你們在祈禱中求什麼，只要你們相信必得，就必定會賜給你們」，「如果在地上有二個人同心合意地祈求，我在天之父必會俯允你們」，「如果你們以我的名字向父求什麼，祂必會賜給你們」，「直到現在你們沒有因我的名求什麼；求吧！必會得到，好使你們的喜樂得以圓滿」。喜樂的確伴隨著獲得應允的祈求而來，不單是因為透過祈禱我們有所獲得，也因為整個祈求的過程被俯聽，許諾得到信守，我們得到體恤，適切的祈求使生命大大不同。高天聆聽了大地，大地如何能不歡喜雀躍呢？

然而，高天並不時常垂聽，那莊嚴、明晰、一再出現的許諾並不時常獲得滿全。祈禱沒有得到回應，向高天祈求沒有帶給人們充滿信心求賜的恩許。「每一個戰爭、每一場饑荒或瘟疫，幾乎每一個垂死的床榻都是一個祈求沒有獲得俯聽的紀念碑。我們很容易發現，為什麼談及崇拜和默想的材料，遠多於有關『坦率』或『天真』的求恩祈禱。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我們為何常常得到被拒絕的結果，而是為何我們曾得到祈求能獲垂允的過分慷慨許諾。新約包含很多令人難堪的許諾，告訴我們在信德中祈求，就必能獲得。這如何能與擺在眼前的事實相符呢？」（路益師）沒有赤誠的熱腸

恐怕是說不出這樣的話來。質疑信仰需要有信仰作基礎，謙遜的發問本身加深信者對信仰的投身。

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神父時，曾以這個主題講道，那時我小心謹慎地準備，當時我這樣說：「若你向上主祈求恩寵而不獲垂允時，喜樂吧！我告訴你為什麼。當天主拒絕賜予你所求的，就是說祂要給你兩種恩寵，而不是一種。第一種是不賜予一些對你有害的東西，雖然你當時尚不明其底蘊；而第二種恩寵就是，在祂永不讓人失望的慷慨中，日後才會透過你的祈禱，賜給你其他更大的恩寵。因此，當你所要求的沒有賜給你，你應加倍感恩。這樣告訴上主吧，也謝謝祂沒有俯聽你原來的祈禱。你現在了解原因了。」我不得不說我當時挺聰明的，我甚至記得在會眾中有人在彌撒後走來恭喜我，說我為天主似乎沒有俯聽我們的祈禱，作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解釋。當時我頗感得意。然而，今天回想起來卻感到自己愚不可及。我以一點空洞的腦力運作，掩飾了兩個令人難堪的事實，第一是人對天主的失望之情；第二是儘管在實現自己的承諾，天主也永遠是自由的；這些答案確實說得不錯，它們對一些人在某些情況時是挺有幫助的；但就它們本身而言，這樣由人構想出來的答案，只是一種輕易的逃避，一





種膚淺的技倆，好能暫時性地躲開永恆奧秘不能閃躲的深淵。在此重新回顧那些答案是有幫助的，一方面是承認它們部分的幫助，一方面透過它們的不足，感受對信仰更深入探索的需要。

在某本書上我讀過有關祈禱的具體解釋。它這樣說，在我的工作桌上有一盞燈，當我寫字時給我亮光，但有時候我開啟電源，燈並沒有亮，當發生這樣情況時，我並不會對物理學失去信心，或詛咒電力，我只會想是燈壞了。事實上，也是如此。插頭鬆了，電線壞了，燈泡的保險絲斷了。我的燈有些地方需要修理。同樣地，我的祈禱有些地方需要修改。物理學不應為我的黑暗而受責備，同樣的，天主也不應為我的失望而受責備；讓我檢查一下電線，修理接頭。多麼率直而坦白的態度，毫無疑問，這是正確的。但只是部分，把問題歸在我們自己身上，不失為一樁上好的行為，但是天主的承諾，是認真且清晰的，無條件的保證是遠高於我們個人的短處。祂不需要一盞完美的燈。

我們的祈禱為何沒有被俯聽，奧斯定 (St Augustine) 以他喜愛的玩弄文字方式有這樣的總結：「不對的東西、不對的方法、不對的人。」 (mala, male, mali) 因為我



們祈求不對的東西，或以不對的方式，或是不對的意向祈求（那是說，我們不是適當的人）。三個「不對」造成我們的祈求不能生效，使我們的希望幻滅。這三個解釋處理了在祈禱中我們所有的失望。我們祈求不對的東西，我們都曾經說過（對自己或他人——但通常是對他人），如果一個小孩要一把刀，他的父親當然不會給他，以防他傷了自己。當過了好些日子，回顧過往，我們都會領會天主當時沒有俯聽我們的祈禱，是何等睿智之舉，我們甚至會感謝祂（我就曾有多次這樣的情況）沒有答應我們的祈求，當時我們還不知曉自己所求的是什麼。耶穌親自直接告訴兩位門徒：「你們不知道你們求的是什麼。」我們看東西必然是短視的、有偏見的和自私的，我們不耐煩地抓住一個快速的抒解眼前痛楚的方法，然而真正對我們有益的卻是那長久的忍耐。我們大部分的祈禱都是祈求能夠逃避現實。我們害怕受苦，就祈求能免於苦難、疾病、失敗、試煉、分離。我們害怕痛苦，希望能擋開它的侵擾。天主當然會給我們施以忍耐的恩寵來回應我們對逃避的祈求。與其消除試煉，天主會賜給我們走過試煉的力量；與其削平高地，天主會賜給我們攀爬山麓的力量；與其放掉滔滔紅海，天主會賜給我們游過紅海的勇氣。我們祈求能免除害怕，但這個祈禱的正確答案，不是自



威脅中退縮，而是要克服障礙。我們常祈求不對的安排，這就是說，我們本能願望的指向，並不與我們真正的福樂相符。奧斯定是對的。當然，我們的祈禱本身往往不能像模範祈禱那樣，只因為我們自己也未成為原本應當成為的模範生。我們的祈禱常常缺乏祈禱手冊中列出的四個條件任何之一：專注、謙遜、信任、鏗而不捨。是的，我們真的不會祈禱，我們求對我們不利之物，我們若蒙垂聽完全不是出於自己的功勞。這些都是真實的，當祈禱沒有帶來所期待的祝福時，我們需要很久的時間去平復我們的挫折感。奧斯定是對的。但是，我還是要提出反駁。

那四個條件是列在祈禱手冊中，可並不是列在福音裡。我們祈禱功效的有限性是出自奧斯定之口，而不是耶穌說的。耶穌沒有要求完美的祈禱，如果他這樣要求的話，他根本可以省掉他的麻煩和他的許諾，因為我們的祈禱永遠不夠完美。他的承諾是為了我們這些非常不完美的人，所作的非常不完善的祈禱而許下的——又或者它們根本不算是許諾。當然，說我們不知道什麼對我們是好的，這也是很對的，而且我們既然永遠無法確切地知道，什麼對我們真正有益，所以除了「主啊！請賜給我對我最好的以外」，可說我們永遠都不能做任何的祈禱。但這樣的禱詞減弱了祈求的調子，

沖淡了它的迫切性，也使得許諾不再堅實，使許諾的堅持更形空洞。不是這樣的，耶穌希望我們確切地祈求，不斷祈求，祈求具體的東西，祈求我們純真地想要得到的東西，期待他既迅速且慷慨地滿足我們的願望。如果我們稀釋他的許諾，我們只會失落福音的力量和其訊息的深度。

對於奧秘（沒有回應的祈禱就是一個奧秘）的解答，不在於找到兩個看似勢不兩立的極端間的平衡點，而是把持著雙方，不論它們彼此看來是多麼地相互對立，我們必須同時堅持維護雙方的存在，以完全誠懇和負責的態度感受它們之間的張力。奧秘不是兩個對立物的妥協，而是對兩者堅定忠誠的信仰。三位一體的天主，同時擁有神性及人性的基督，在感恩聖事中麵餅與基督的臨在，人真實的自由和天主對人完全的統治權，天主的至善和人類的悲慘——這些重大的奧秘，以其令人驚愕的矛盾，和對比落差的深度，構築了人生。奧秘不能由任何理智上的妥協得到「化解」，不是在「三」與「一」之間，找出算術上的平均數，也不是自然論和預定論之間策略性的妥協。不是的。該讓各種極端維持原來的樣子，保持醒目、清晰、壁壘分明的差異，而且讓我們同時以相等的信念和決心宣認雙方的存在。在求恩的祈禱中，兩個對立的極





端，就是天主的承諾和天主的自由。在天主的承諾中，祂似乎對自己加以束縛，把自己交在我們手中；在天主的自由中，就算祂已許下諾言，祂仍保有至高的獨立性行使祂的旨意，祂的雙手握著我們、帶領我們的生活。天主的許諾賜給我們所要的，而天主的自由永恆地行使祂所要的。天主的許諾是親切、親密、親近的，而天主的自由又讓祂保持遙遠、渺茫、超越。我卻希望同時崇拜兩者。我想要領受祂的許諾，為許諾而感謝祂，我要要求這些預許，懷著堅定的信心奉行它們，我確信天主的忠誠在它們內得到保證，祂將永遠不會令我失望；另一方面，我要讓祂能無須徵詢我的同意，而以祂的意願，自由地詮釋祂的許諾；希望我每一次的反應都能符合祂的渴望；讓我對自己的祈禱嚴肅以待，但讓祂以祂願意的結果來導行這過程，當然，我仍會不斷地要求，不斷地祈禱，不斷地期待……不斷地接受祂的自由。

這個討論，雖然重要，還是太抽象了一點，我希望回到具體的說明。我想起在我生命中有一段令我非常震撼的故事，特別到讓我為自己做一些不尋常的事情，我以書信的方式，給天主寫下我的思想和感受，當然沒有寄出；我希望那封信能在這裡印出來，讓它自己向大家訴說它的內容吧。



「你拒絕了賜予我那恩寵，我曾以信心、以肯定、以熱誠，不斷堅持，公開具體地向你祈求。我曾肯定你要把它賜給我，我相信是因為這樣你才會啟發我為它祈求。我曾在它內看到往後更多恩寵的標記。我與朋友們在事前已感到興高采烈。而現在你竟直截了當地拒絕了我。」

我不想把事情理性化，說什麼可能是因為我不會祈禱，或是它對我沒有用，又或者你將要賜給我更好的東西。所有這些都可能是真的（雖然我必須說我的祈禱從未那麼虔誠，我也從未祈求一物如此的迫切），但是我寧願直接地得到你拒絕的答覆。我這樣說沒有任何難過。雖然你拒絕了我，讓我失望，你沒有履行許諾。這樣說只表示，我不了解你、你的話語及你的許諾。那個祈禱是一個奧秘。那就是說，當我以為了解你時，其實卻不然。可是，我接受你就是你真實的樣子，雖然我根本不了解你。現在我也沒有比較了解你，可是起碼我更認出一個事實，就是我不了解你。我相信你，你的話語，你的許諾——就算我不知道它們會如何實現。你是上主，你是主。

今日彌撒的序言：『讓我們感謝上主，我們的天主』，真教我難以啟齒。在那些你賜予了我所祈求的恩寵的日子，我在眾人面前，在你的祭台前，高聲說出這些話語



是多麼美妙、莊嚴的事。今天光是唸出這些話來，都教我感到非常困難。唸天主經也是一樣的不容易。『願你的名受顯揚』：但你連自己的許諾都無法遵守，你的名又如何受顯揚？

但是在彌撒中，我還是感受一種特別的安慰，當拿著聖爵在手中說：『這杯是我的血』，我感受它是我的血，不是你的，或更好說，是我的血與你的血在一起。我不想誇大得不到那恩寵的失望。它本身並不很重要。是那眼見許諾落空的失望成為我傷痛的根由。我在此勉力將生命建基於祈禱，建基於你的許諾和你的力量；勉力這樣生活，並告訴四周的人也如此做，以你的話語和我的經驗勸勉他們。但這一切似乎都失敗了。我是一個正直的人，無法以偽裝的信仰生活。我現在可以說什麼呢？可以說什麼呢？你了解我的危機嗎？

我知道你了解我，因為你在革責瑪尼經歷過類似的（那一定是更嚴重的）失望。當時你祈求能脫免苦難，你向『一向聆聽你』的父祈求，如同你在拉匝祿的墓前，祈求可以派遣十二隊天使軍旅的父拯救你，如你向伯鐸所說的，你在三個門徒的面前（他們一定在睡去前，起碼曾多次聽到你說），你滿懷信德地祈求，希望祈禱獲得俯



允，雖然你最後還是順從地表示願意接受父的旨意。你的祈禱沒有獲得俯允，你沒有自苦難中被拯救出來，你嘗遍了所有痛苦；你之前曾宣佈，你的苦難所包括的一切：被唾棄、受鞭笞、侮辱，和被釘十字架，都在其中。所以，可能十字架就是未蒙俯允的祈禱這個奧秘的核心。我把它看作是一個奧秘。我接受它為一個奧秘。

我知道你希望我如同以前一樣，繼續以滿懷的信德，堅持和投身的態度，為自己和他人要求祈祝其他的恩寵。沒有擔憂，沒有因為這經驗而越來越『聰明』地說：『我們會繼續祈禱，但不會太過指望它；祈禱是一件好事，但有它的限度，人們永遠無法真正知道能夠得到什麼。』不！我知道你要我繼續祈禱，如若什麼都沒有發生，要我對你的許諾，和為所有事物祈禱的力量，仍抱以滿懷的信德。所以我就開始再次祈禱。

我會確定地告訴朋友，所有與我一起為這個意向祈禱的人，你們沒有獲得俯聽。我必須誠實地說。我祈禱他們的信仰不會受到動搖，沒有比與其他人一起為一些具體的、宗徒性的意向祈禱，看著它實現，向你報告它的成功，在喜樂中齊集眾人向你謝恩，更令我感到欣喜。沒有比如此祈禱……和向眾人報告祈禱的落空更令我傷痛。更



糟糕的是，這是短期之內，我第二次經歷這樣的事情，而且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真是感到羞恥與愚昧。可能這才是真正傷害我的原因，而不是你許諾落空的事實。我的驕傲受到傷害，我使自己在別人面前成了一個傻瓜；我盡力在生活中建立的對祈禱的安全感和保證，全然失敗，這使我徬徨無依。可能就是這樣吧。你可以有上百個理由去回答為何讓我的祈求落空。可是，最重要的是，你曾說過你不會拒絕的，可是你卻拒絕了。

這端信理很難理解，誰能接受它呢？你記得那些話的，不是嗎？四周的人們以這些話談論你，有些甚至離你而去，你問那十二人，他們是不是也想離開。你談及你的身體將被吃，你的體血將被喝的話，也真是教人很難聽得進去。對伯鐸難，對十二門徒一樣難，我肯定伯鐸在那時，一定沒有真正了解感恩聖事的意義，也不懂你在說什麼，但他的心卻作了正確的抉擇：『我們還能去哪裡？唯有你有永生的話。』這也是我要說的話，『我還能夠去哪裡？』我是那麼徹底地投身於你，以致不能到任何其他地方去了；我是那麼地認同你，以至於不能離開你，甚至不能一點點地離開，不能放棄對祈禱、對神聖、對與你結合及成聖的追尋，不能滿足於當一個平庸的神父，不涉入



那渴望更高超之事物的煩擾。不，我是與你在一起的。

我不立即祈求你賜予我其他的恩寵去彌補它，讓我好過一些，或表示你仍會賜予恩寵和俯聽祈禱。不，照你的方式，行你的旨意吧。儘管在此昏暗無光的一刻，我仍知道，你的方式是真實的，你的旨意是正確的，你的許諾將普照萬邦。

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寫了這許多後我感覺好了一些。我放鬆了，雖然傷口仍在。我接受你，如同你真實的樣子。上主，請接受我，如同我真實的樣子。」

信仰的考驗



前一章結束時提到的革責瑪尼（耶穌蒙難的地方），讓我想到路益師的一篇文章，那是我讀過最好的一篇《聖經》註釋，內容提示出耶穌在世時一個決定性祈禱的實相。他強調祈禱本身，而不是一如我們以往只看到耶穌對聖父旨意的服從。「在革責瑪尼，主耶穌做了一個祈禱，但他的祈求並沒有得到應允。你可能會說，他不是為自己的祈求留了一點被拒絕的餘地了嗎？『但是照祢的意願，而不是我的。』這兩句話使整個祈禱變得不一樣了，它不特沒有消卻祈求的特性，反而帶出更深的祈禱意味。例如，當可憐的比爾在一個著名的場合，向我們借一百鎊時，他說：『你真的能挪出這筆錢嗎？』或是『如果你們不借給我，我也可以了解。』這樣的表達使他的請





求，與一般的苦苦哀求或威脅式請求都很不一樣，但它仍是一種請求。」耶穌要求一件很確定的東西，一件對他很重要的東西，一件他認為有實現的可能，所以才如此要求的願望（谷十四36），在那孤獨的夜晚，憂苦的心情驅迫著他以聖子的身份，抱持非凡的信心，向一直俯聽他的父提出祈求（若十一42）。耶穌祈求能免除酷刑與死亡的苦杯。依撒格也曾瀕臨死亡的邊緣，但在關鍵時刻獲救，因為亞巴郎的服從被視為對慈悲的天主父的奉獻，那麼耶穌以他的謙卑與順服，能否免於十字架的苦難呢？他懇切地祈求免除這苦難的恩典，不過最終他沒有得到這恩典，他的軀體飽受折磨，他心靈發出的憂苦禱聲沒有得到回應。父啊！父啊！祢為何捨棄我？面對被拒絕的可能，仍提出自己的祈求，這份勇氣，使我們體會耶穌生命中最深刻的一剎。每一個沒有回應的禱告，都是革責瑪尼；每一個山丘都是哥爾哥達。信德為了成就自身，必須一再接受考驗，而對基督徒來說，最大的考驗莫過於遭天主捨棄。

革責瑪尼是祈禱者、滿懷希望者、受苦者的終極之約。苦難是考驗信德的地基。如果信德在今日世界如同在以往的歷史中一樣受人遺棄，最主要的原因是天主的存在與人類的苦難兩者之間的衝突性——我怎麼能夠相信一個讓我受苦的天主？這深深的

傷口，使創痛衍生不可知論，使憤恨造成對天主的否定。世上苦難的存在是宗教信仰最大的障礙。

人類苦難的迷團，如同一個沒有回應的祈禱，它導引出多個答案，每一個答案都有部份的真理，在遭受苦難的時刻幫助我們渡過難關，但每一個答案都無法為人類生命充滿苦難的事實提出解答。當苦難打擊人時，沒有任何可以說服人的理由，沒有任何合理的解釋。事實上，苦難並不是一個用來討論的問題，而是一個事實，黑暗且痛苦，人無處可逃，只能面對它。它不是一個可以掌握的理念，而是一個生活的經驗。我說過苦難會打擊信德，但並非永遠如是，它也可以堅強信德，帶領人更接近天主，它可以使我們的性情沈穩，讓我們的生命更深刻，在人們孤寂的心靈內，它常有神秘的療效。甘地（Mahatma Gandhi）把苦難比喻為繩索：我們雙手緊緊抓著，它會把我們提到天主那兒。若我們無力地、猶疑地拿著它，我們就會往下滑、跌倒、受傷。苦難可以救贖我們——如果我們知道如何緊緊地抓著它。

生命，無論如何都是一個考驗，我們對此旅途上變遷的反應，刻劃出我們的未來。考驗就是苦難：是忍受那教人難過之事的辛苦，是忍受質疑世事公平與否的困





惑。沒有考驗就沒有提升，承接這樣的想法（開始有點理性思辨的成分），愈艱辛的考驗，就有愈高的提升。我曾用這個想法去安慰他人，但是，現在我為此感到頗為不安。我有一個溫馴的讀者，來自一個我所熟悉的家庭，因為家中深受大夥愛戴的年邁長者受到病痛的折磨，使全家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中，我告訴這位讀者，「想想看，假如我是一個老師，遇到一個絕頂聰明的學生，我一定會給他出最難的問題，為了給他最高的分數。這就是天主對你們這位可親長者所做的：在生命終末的時光中受到愈嚴峻的考驗，在天國他要得到愈多倍的賞報。他的苦難，是天主要證明，他是一個何等聰慧的學生，一個聖潔的靈魂。為此，你們應為自己及為他感到安慰。」說得很好聽，但現在我發現它們是何等空洞、無聊。如同在沒有回應的祈禱的兩個主題，和在那部分提及的例子一樣，當說那樣的話時，我以為自己很聰明，但後來當我再想到這事時，卻感到是受了一個教訓，而且頗為丟臉。苦難固然是試煉，是罪愆的滌除與補贖，但是現在並不是我在遭受苦難，我一邊安逸舒適地生活，一邊告訴別人，他所受的試煉是為其靈魂的好處。我們當司鐸的，專職安慰人靈者，可能不自覺地、過於輕率地和公式化地看待人的苦難，只把他們妥善地置於天主的創造和護佑中，可是我



們在神學訓練裡所熟悉的。有一次，一個與我很親近的司鐸，在經歷了一次挑戰他極限的試煉後，經過反省與沈思，他告訴我：「在這個經驗以後，我有一個了悟：我將不會再以從容輕率的態度來談苦難。」這真是寶貴的一課。

雖然苦難是如此令人難受，但它棘心之處不在於苦難本身，而在於了解它的發生沒有任何目的，沒有任何合理的解釋，完全不合道理，這比苦難本身所帶來的傷痛有更大的殺傷力。十字架是一個引起公憤的愚行，但也因為如此十字架產生其重大的意義。苦難是荒謬的，也因為如此才會使人無法承受。如果我們走在黑暗的隧道中，只要能看到盡頭尚有一絲微弱的亮光，就能讓人繼續走下去；如果一點光都看不到，我們就會亂了腳步，因為我們怕害只是在原地踏步。德日進在遭受服從的考驗時，痛切地說：「如果，這真是盛著基督寶血的聖杯，我將會以喜悅之情飲下。」如果我肯定我的苦難是來自天主，我就會在自身找到忍耐接受它的力量。但我只看到苦難來自暴徒之手和荒謬的境況，不禁使聖杯在我手中凝結。我愈想找出苦難的理由，就愈發覺得它的荒謬。苦難是不能被理性思辨解決的。

我正在病房裡，坐在一個小女孩的床邊，她沈沈地睡著，我把她的手握在掌中，



溫柔地撫摸著，期望在她醒於這未知的痛苦前，能在睡夢中，傳遞些安慰和力量給她。一輛沒有開車頭燈的貨車，在黑暗的公路撞上一輛公車，小女孩與她的家人都坐在這輛公車上，半邊的公車被硬生生扯開來，那邊的乘客全部喪生，包括小女孩的父母，她與父母本來也坐在同一邊，在最後一站與弟弟換了位置而逃過一劫。她的身體沒有損傷，只是一時失去知覺，潛進安詳的夢鄉裡沈沈地睡著，延緩那將造成她生命巨變的可怕消息來報到。當我看著她蒼白的面龐，在睡夢中美麗的臉，我只能輕柔、深情、卻又無望地撫摸著她的小手。當她醒來時，一定會問爸爸、媽媽在哪裡？他們的軀體還在醫院的太平間，誰來告訴她？她怎麼能了解發生了什麼事？誰可以向她解釋，是因為那個喝醉酒司機的漫不經心，使她在一夜間失去所有家人，要孤零零地活在世上，而她摯愛的雙親也再不能回應她的呼喚？教人如何面對女孩的目光，教人如何回答她顫慄的雙眼提出的疑問？她只是一個純真的小女孩，教人如何向她說出，現在她所不明白的道理，如何表達她所無法理解的安慰之言？如何讓一個倍受疼愛的小女孩，接受自己成為孤兒的事實，如何讓一個嬉戲的小孩瞬間變為一個大人？我該如何侍在她身旁，陪著她接受那一刻的到臨？然而，最棘手的是，我如何能靜悄悄地起



身離開，讓她孤零零地面對自己的悲傷，讓她再一次遭到遺棄，獨自面對這個殘酷的世界？每一個選擇都會有傷害，這就是苦難。沒有方法，沒有答案，沒有解決途徑。這是一個無言以對的時刻。我唯一可做的，就是溫柔地撫握著她的手。在苦難面前，唯一的態度就是愛。

苦難的救贖性特點之一是它能導引出愛。以生產的痛苦來迎接新生命降世的這個事實，透露著這樣的訊息：母親因為對孩子的愛，願意為他而受苦。如果我真心愛一個人，我會樂意為他受苦，作為我對他的愛情的見證和表達。如果我們這些一無所有的人類，連為我們所愛、所關心的人都吝於作出任何行動，接受任何苦楚，我們的生命將會更貧乏。下面是一個我經驗的例子，雖只是一個微小的例子，但至今這份珍貴友誼的回憶仍帶給我內在無限喜悅，往事歷歷在目，雖然這只是一件小事。我想探望一個在遠方的朋友，當時印度農村很多交通工具都故障了，好不容易找到一輛公車可以到達我的目的地。它自誇其等級為「半舒適型巴士」，可惜其舒適並未展現在座位及座位之間的空間上。因空間過於狹小，以至我超長型的腿被迫不得著地，我的膝蓋幾乎碰到我的下巴，更被滿車的乘客、行李、鐵罐、大包小包給擠得動彈不得，車子



超載了，門都關不太起來，前後左右由車頭到車尾都塞得滿滿的。當車子開始上路時，塵土飛揚，因為車子的窗戶都無法關上，所以車內也是沙塵滾滾，炙熱的太陽暴曬著，使我們猶如置身烤箱。車子經過了幾個停靠站，但擁擠的情況並未改善，可憐的我仍無法動彈，整個旅程中我都得維持著這個高難度的姿勢。而車程有十四個小時，當到達終點時，乘客緩緩地走出疲憊的公車，我卻因麻木的四肢癱坐在座位上，直到一張友善、熟悉的臉龐出現在窗戶旁。我的朋友在車站等了好一陣子，他注意每一部到達的公車，在風塵僕僕的旅人中尋找我的踪影。不知道當時我是什麼模樣，凌亂的頭髮、扭歪的臉龐、饑餓的眼神、蜷曲的身軀，他看著我，看到我的處境，看到我為了探望他，身體所忍受的痛苦，一剎那間他的目光充滿了憐憫、感激、疼惜、愛及喜悅，一瞬間我的內心只有一個感覺：這十四個小時是被祝福的，因為這十四個小時所顯露出的是我對朋友的愛情，實遠勝千言萬言！如果我坐一輛轎車舒舒服服地來到這裡，當然也是不錯，但那時我到底是真的想看我的朋友，還是在鄉間享受一個悠閒的旅程，就不如現在那麼清楚了。那豪華公車已完成它的工作，我的雙腿雖然麻痺，但內心卻充滿喜悅。儘管在磨人的旅程中身體受盡苦楚，但透過這旅程我告訴

了朋友我多麼愛他，同時我也瞥見了苦難的重要角色。我重溫天主教在人身上運作的形式，祂到人世來——以及離開人間——是極不容易的一趟旅程。

在歐洲的觀眾以沈默內省的態度來觀看這個舞台劇，表演後這份沈默還陪伴著走在街頭的他們。這個舞台劇是講有一個人控告及判罪天主，因為祂加諸人類苦難。那控訴者提到戰爭與暴力、流亡與貧窮、疾病與死亡，證人擠滿了證人席的位置，猶如全人類的控訴。天主沒有提出任何答辯，沒有提出任何理由，沒有與證人對質，只是默默地等待審判。最後，一個人，代表全人類的法官，站起來，總結所有控罪，並宣判對天主的刑罰。人宣判天主要降生成人、受貧窮之苦、受流亡之苦、被誤解、被中傷、被迫害、被自己的朋友出賣及捨棄、身體受到酷刑、在盛年死於暴力之下。宣判之聲在整個院廳回響著，然後是完全的安靜，意味深長的靜默。戲劇就在此結束。人類知道天主已經服刑。

苦難是信德的考驗，對一個信者來說，考驗並不會讓他離開天主，而是回到革責瑪尼，在橄欖樹的深處，天主會來實行祂在天堂所不能做的事：與人一起受苦。基督的十字架，是受苦的人相遇的地方。



黑暗中的微光



下了一整夜的雨，早上的街道滿是泥濘，我要到馬路對面的大樓，卻不知該如何穿越這片沼地。雨已停了，但深深的泥巴看起來很危險，一不小心滑倒就慘了。我走到馬路邊，鬆了一口氣，因為有一排石頭一塊接一塊地連到對岸，雖然石塊之間有點距離，但足夠讓人跨過。想必是一些有心人，為了讓大家能安全過馬路，花了不少力氣把石頭放在泥地上。我小心翼翼地踏在石塊上，沒有太大的困難就到達對面馬路。然後，我回頭看著泥地上的石頭，聯想到一個靈性的意象，一個可以向我自己並向他人解釋，在苦難世界中，信仰就如同黑暗中的微光、無知中的提示、泥地裡的石塊那般發揮著作用的概念，這就是「標記」的概念。





「標記」是一個微小的事物，卻代表了一個整體。它是一個標誌，一個符號，一個保證。它自身也許並沒有那麼大的價值，但它有指引、顯示、標記的功能，在其有限度的疆界內蘊含了永恆實體的承諾。在我們流徙的旅程中，這些標記俯拾皆是。一份內在的喜悅；突然而來如江河般的平安；一份親密的信賴；在逆境中仍保持樂觀；在一羣自私之徒中遇到一個好人；在冷漠中發現誠懇的關懷；似乎已被遺忘的自我奉獻精神又被發現；在荒蕪之地找到一朵純真的小花，這些都是標記。如同閃電在一瞬間照亮天與地，在亮光中一切澄清、美麗、巧妙。下一秒鐘我們又墜入黑暗，我們必須在黑暗中生活，找到自己的方向，對那神聖瞬間的回憶，將帶領著我們的步伐，堅強我們的心靈，這就是標記。雖然四周充滿危險與疑惑，泥濘中的石塊卻能讓我們到達他方，泥濘依舊、世界依舊、生命依舊，到處都充滿不確定性、試煉與苦難，道路仍崎嶇，土石仍在，但精心間隔的幾塊石頭，足以指引我們小心前行，這就是標記。

耶穌沒有治癒巴勒斯坦所有的癲瘋病人，更不必說全世界的癲瘋病人。他也沒有根絕癲瘋病或其他疾病，但他確實治癒了幾個在路上懇求他醫治的癲瘋病人，那就是標記。就算世界上仍有疾病存在，只要有一個生病的人獲得痊癒，即意味了天主的臨

在。「如果我仰賴天主的神驅魔，那麼天主的國已來到你們中間了」（瑪十二28）。

我曾在前面的引文提及，信德的定義就是相信天主的國已經來臨，雖然我們仍看到不少反面的證據。可以肯定的，那些反面的證據一直都在（疾病繼續發生），但天國並非無跡可尋（一個癩病人獲得治癒），那些就是標記。疾病象徵著罪惡掌管了人的身體，撒旦緊緊地箝制著人類，但只要這個箝制一旦被鬆開，癩瘋病人就能得到潔淨，這個事實宣佈了天國的來臨。這是黑暗中的標記，雖然微小，卻足以維持信德不墜。

以標記的性質而言，它是有限的。它不是終極的實體、最後的勝利、新天新地，我們仍是活在疾病肆虐、魔鬼橫行的世上。但我們已看到那新天新地散發的微光，它終有一天，會在榮耀璀璨的光芒中，完完全全地屬於我們，而此刻，它也已在暗影和信德中與我們同在。靠著標記，靠著它的力量，我們可以在黑暗中行走，懷抱希望到達終點。標記可以有形可見的，好像治癒的行動，或是內在性的，像是祈禱中天主的安慰；它可以是給個人的，也可以是為團體的，它可以溫柔如微風，也可以強烈如暴雨，但無論如何，標記都是一個提醒、一個肯定、一個保證及預許福樂的到臨。標記是我們的信仰，在人間旅程中的燃料。





另一個聖經的意象：「初果」也有著相似的指涉。這是以色列的習俗與律法，如同其他農業部落一樣，向天主獻上每年大地的初果及初生的牛犢，事實上，他們主要的宗教慶典，都集中在這些奉獻的季節性儀式上。奉獻初果的行動，代表了向天主奉獻全部的收成，雖然初果只是一些麥穗、葡萄和棗椰果、一籃生鮮蔬菜，但它們代表了所有的收成；以少數來代表全部，那就是「標記」的深意。透過奉獻初果，事實上我們獻上的是全部的穀物，透過奉獻穀物，我們獻上的是我們自己。那些在祭台前的麥穗，就是我們向天主委身奉獻的保證及提醒，也是來自天國的標記提醒我們天國的臨在，讓我們初嚐天國宴饗的滋味。

聖保祿非常喜愛「初果」這個詞彙，不論他在任何地方施洗的基督徒，他都稱為初果，而且在後來的信件中也繼續這樣稱呼他們，他把厄派乃托稱為在亞洲（羅馬在亞洲的省份，羅十六5）歸依基督的初果，斯特法納一家則是在阿哈雅歸依基督的初果（格前十六15）。在這兩個例子中，他都沒有明確地指出是那一個城市，但是，卻特別地指出是那一個地區：亞洲及阿哈雅。保祿思想遠大，每當他到達一個新的省份，就會想到整個地方，新領洗者就是一個「標記」，是未來肥美收穫的「初果」，



有一天整個地區都會接受福音。《聖經》現代版本翻譯成「斯特法納，亞洲的第一個歸依者」，這完全表達了外在的意義，但忽略了保祿想要表達的一個重點，「第一個歸依者」是一種記錄方式的表達，是數目順序上的第一位，是名單上的第一位，姑勿論名單長或短，它可以增加或保持不變，總之，是一個沒有特別重要性的純粹事實，但「初果」，則會讓人連想到它象徵及代表了其他所有的人。在向某地的初民施洗時，保祿抱著希望，並承諾他屬於整個地區，從一開始他就有這樣的想法。向幾個人施洗，保祿在新的地區建立了基督徒團體的「標記」，並繼續向前，初果會逐漸成長，豐富的收成指日可待。

這看法解釋了一個有趣的字，保祿有一次重看自己的作品時曾用到的字。當他寫信到羅馬時，那是他本來要親自去的地方，這本來不是他一向的做法，他向來只去沒有宗徒的地方，他以一句驚人的句子，向他們總結截至目前為止他所作的一切：「我從耶路撒冷及其四周，直到依里黎苛，傳遍了基督的福音」（羅十五19）。依里黎苛就是南斯拉夫，以語源及時態來講，希臘語「遍」字的意思，就是「完全地以及絕對完成」、「一次而永久性地完成」。保祿似乎看著地圖，描述的是地中海地區，由耶路



撒冷，經過海岸及亞細亞的國家、希臘、南斯拉夫，他的旋風覆蓋所有地方，他還說：「如今在這一帶再沒有可傳的地方了，現在我要去羅馬（23），由羅馬往西班牙（24），那就完成了，傳福音的工作就完成了。」他說「在那些地方」（耶路撒冷至依里黎奇）他已完成了他的工作，沒有地方可以傳福音了，為何保祿以他傳教的熱火、資源與力量，會說在那些地方他已沒有事情可以做，而事實上大部份人仍未聽過基督的訊息？因為保祿運用了「標記」的概念，他不是要在一個地方傳教，直至那地方完全基督化，他的責任是提供「初果」，建立「標記」，撒播種子，成立教會，這教會雖然脆弱，但卻是福音在當地有形的標記——然後他就轉到下一個地方。保祿認為基督的第二次來臨很快實現，所以沒有太多時間做後續的工作，他急忙進行福傳的工作，好讓世界接觸到天主的救恩。天國透過標記得以臨在，保祿這個偉大的宗徒知道這一點，並以此計劃他的工作。他把復活的基督稱為「死者的初果」（格前十五20），因著在他之內的緣故，我們這些領受了「聖神的初果的」（羅八23）、領受了最初的恩典，及完滿即將來臨的許諾與保證的人們都已復活了。

巴特對《羅馬書》的註釋是有關初果的神學經典，它對我在此所提到的觀點提供



了權威性的基礎。《羅馬書》第一章第十三節這樣寫道：「我常常計劃去（羅馬），希望在你們當中能達成一些事功（字面上的意思是『一些小事情』），如同我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巴特這樣註釋：「不論什麼時候，保祿提到外邦人的國家，和他們接受福音之事時，他通常指的是該國中的一小撮人，也就是句子中直接的意思。那一部分的人在作為整體的國家中是他委託的對象，是他訊息的聆聽者。保祿的使命感並不在於接受福音人數的多少，重要的是那散佈在每個角落的星星之火，將來定會讓整個世界燃燒起來。」那星星之火就是一個標記、一面旗幟、一個指標、一個火炬，點燃它並傳給別人，如同第一道曙光，就是新一天日出的標記與保證。

保祿是一個先鋒，而那「燎原之火」必隨「星星之火」而至，但我們在世上仍必須仰賴那點點星火，因為讓遍地都燒起來的旺火要到終末才會達到。在世上我們以信德生活，信德是透過標記來運作的，以數目的多寡為主的凱旋主義，使我們一度以為天國已完全展現人間，福音已傳授給每一個人，教會已成為普世性，當我們認清事實時，就發現在混亂與冷漠的現代世界中，我們仍只是少數，是「小小羊羣」、「以色列的遺民」、「離散的教會」——這些不特是聖經上的描述，也是歷史的事實。對於



這個世界而言，我們本身就是標記。我們雖弱小，但為了這個弱勢的境況，更應好好裝備我們的信仰。

在標記的觀念與實踐中，可發現狂熱與絕望之間的平衡點：絕望的人說「我們什麼都不能做」，過於樂觀的人則催迫我們完成一切，彷彿全人類的福祉僅繫於我們之手。兩種極端都有很大的害處，而標記正是它們之間的中心點。標記必須是清楚、明晰、特殊的，好讓所有人都得見，因此我們應以滿腔熱情，努力成為我們應該成為的人，並以我們誠摯的愛儘量努力去接觸更多的人；然而，標記仍只是標記，當我們看到圍繞四周的黑暗仍舊深沈，且不論我們多麼努力，世界依然維持固有的樣子時，我們不能失去我們的平安，不能懷憂喪志。當我們意識到自己是標記時，我們內心會融合熱情與忍耐、樂觀與現實、信仰與事實。耶穌在自己內心也曾感到不耐煩，就在經歷最後的「洗禮，我必須接受的洗禮」時，他默默忍受著，等待「父所計劃中」的時刻到來。標記神學既可運用於實踐中，另一方面亦喻意深遠。

我曾聽一位非常熱心的神父說過：「只要在我的堂區尚有一個饑餓的人，我就不會讓自己休息。」這是出自一個慈愛的牧者的話，他感受到人們的痛苦猶如自己的痛



苦，誓言盡其所能抒解他們的困厄。這是基督的愛，對貧者的關懷，矢志幫助他們。在這位神聖的牧者面前，我俯首祈願也能擁有他這一份火紅的熱心與不倦的努力。然而，當我聽到他說這話的同時，我有一種隱隱約約的不安，我感覺到他太緊繃於工作，並把一些高超的理念附加於他的努力中，我擔憂不久之後，他的熱心只會帶來沮喪與挫敗。首先，他是在一個很大的堂區工作，大部分的教友都是低下階層貧民，在可見的將來，在毫無資源的情況下，要讓所有的人得到溫飽，實際上幾乎不可能；就算他真的成功了，還有很多在堂區四周的貧民，生活境況同樣淒慘，如果他幫助第一批貧者後，轉向注意其他貧者，他將仍不得休息。這種對於整體的觀念，計劃終其一生要拯救他人，完成一切，就算是剷除社區中的饑餓，這樣合理與必須的事情，這種投身於一個具體的成果，不成功不罷休的態度，很可能會偏離正確的方向。不論如何投入服務他人，扶貧解厄，效果卓越，我們必須了解並接受這些事在整個世界的有限，並平安地憩息於這些工作所見證的雖然破碎卻真實的價值中。我們不是把部分的見證取代了事情的全部，以標記取代了整體，以我們自己取代了全能的天主。碧岳十二世常常提醒他的同工：「我們並不是天主的聖意。」同樣的，我們也不是。



我也曾聽過一位神聖且備受尊崇的社會工作者公開地說：「為何要討論世界上墮胎的問題？把那些孩子都給我吧，我會照顧他們。」這種愛的舉動，對胎兒的關懷，隨時準備伸出援手，以這種英勇事工做為終身志業，以人道關懷的精神獻身於照顧被遺棄者，的確是誠摯而動人的，我致以萬分的敬意。不過，當我聽到這些話時，內心也起了一陣不安，且讓我批判性的思想列出一些反對的理由。墮胎的問題確實存在，而且是普世性的，問題並不只是對這些遭遺棄小孩的照顧，還有很多其他面向無法得到解決。就算是單單以照顧孩童這個面向而言，也不是任何一個人或一個機構能夠想出完善的解決方法。在此，我再一次申明我的重點，上述那種態度，是把標記誤以為是整體，把路標誤以為是終點，誤以為一個救人的行為，就能永遠解決這個世界性的難題。要照顧世上所有被遺棄的小孩顯然是不可能的，但若能拯救一個那樣的小孩，讓他在溫暖的臂彎得到養育，給他一個家，給他一個未來，這是人所能做的最美善事中的一件。除了幫助了小孩外，我們還能讓生病的人發現世間仍有美善的歡愉，且能為紛擾的世界帶來擁有希望的權利。救助這樣一個小孩不只表達了對他的愛，更是對全人類的愛，所以就墮胎的問題仍然存在，這個救助的行為建立了無可計量的價

值，這就是標記。若一個標記自詡為世界的救星，無論它如何美麗都會流於矯飾自負。總而言之，一個小孩之得救，為人類帶來了希望，愈多的小孩被救，情況就愈好——縱然問題仍然存在，如同世界上其他問題一樣。雖然我們默認了現實狀況，但解決問題的努力也從不間斷。能夠結合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人是有福的。在這一章中，我就是希望告訴大家，「標記」的概念能幫助我們達到這一點。

「標記」這概念能有效地幫助一些年輕人，當他們在生命中遇到世界的打擊時，樂觀的態度一夜之間枯萎，他們由滿腔的雄心壯志要糾正世界的錯誤，一轉而為絕望沮喪，一籌莫展，只好加入冷漠大眾的行列，如同其他可憐人一樣終生自我欺騙。當一個年輕人失去理想時，他就會完全絕望地、徹徹底底地加入理想幻滅的陣營。不過會有聲音溫柔地告訴他：是的，到處都是欺騙、謊言、行賄與受賄，但世界並不僅止如此而已。就算在以色列最黑暗的日子裡，仍有一些人「不向邪神屈膝叩拜」，總有學生在考試時沒有作弊，總有官員不接受賄賂。他們就是我所說的見證、指針、標記，黑暗中的光源，沙漠中的鳥語，提醒我們希望之所在。在不義與貪污的世界中，這樣正直的行為實際有效的說明了，並不是所有人都在品德的爭戰中落敗，仍有人能





正直誠懇地生活每一天。簡言之，一個人若能成為「標記」，那就是他為自己及世界最大的貢獻。

「標記」的概念也幫助我了解不同的情況，即便非屬於純粹的宗教活動，在這個脈絡中也是合理的，沒有了這個概念反會使它缺乏可信性，讓我以阿闍梨·毗諾婆·薄韋 (Acharya Vinoba Bhave) 的「土地—恩賜」 (Bhoodan) 運動為例說明。那一位現代的印度聖賢構思出一個計劃，抒解農村中地主與佃農的緊張關係，直接要求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部份土地捐出，他再把這些土地分配給沒有土地的人。這計劃很簡單，它的必要性很清楚，阿闍梨的德望與說服力是效率與公平性的保證，很多人把土地捐出重新分配。一些觀察者因而相信這會是印度經濟問題的解決之道。印度大部分的貧民居於農村，若他們有一塊自己的土地，就能自給自足。在那幾年「土地—恩賜」運動的熱衷者努力鼓吹，使運動不斷擴展，吸引了大眾的注意。那幾年，他們在這運動中看到即將改變印度面貌的道德和實際力量，使他們有理由如此相信。但最後大家仍是失望。部分無私的工人完全投身這個運動，出版書籍，以好幾種語言印刷週報，可惜在顯著的層面上，沒有什麼具體的結果產生。一些懷疑者及批評家抓住一些



統計數字，便宣佈這個運動全然失敗了。兩種極端都是錯誤的，我認為要正確評估這個運動的意義，必須運用我在本章所強調的價值與概念，作為在緊急情況中警醒的召喚，作為一個目標教材，作為戲劇化的訴求，作為啟發良心、充滿新意的運動，作為一個代表、一個意象、一個標記，毗諾婆的運動對我來說，是對天才的當頭棒喝。他崇高莊嚴地走在一片焦乾的土地上，其鮮明的領導地位對成千上萬的人來說是希望、信仰、啟發之泉源。但另一方面，從解除印度經濟禍患的角度來看，「土地——恩賜」運動是一個失敗的運動。「標記」改變人心，卻不改變情況；給予希望，但沒有給予問題的解決辦法；它是一道晨曦曙光，但不是正午艷陽。在此，若我們如同部分阿闍梨的追隨者一樣，同樣錯誤地把標記當作是整體，只會帶來混亂、幻滅及沮喪。他的事業是輝煌的，雖然具體的成效有限。

在我們的世界裡，問題永遠沒有窮盡的一天，讓我們盡一切的能力，以一切的方法貢獻所有，去尋求解決之道，同時不要忘記，我們所能做的彷彿滄海一粟，但若我們能了解它的本質，欣賞它的價值，它仍是可貴的、有用的——是那把石塊放在泥濘中的善心人之手。

這將是你的標記



所有標記的意義都是來自耶穌，他是最完美的標記。他被侷限在時空中，在短短的一生裡，小小的土地上，他只被派遣到「以色列家遺失的羊羣」那裡去，連以色列的國境都沒有離開過，也不會講別國的語言。天使指示牧羊人說：「這是給你們的記號。」它能指引我們找到標記中的標記，那躺在畜欄中裹著襁褓的嬰孩，貧者的歌聲找到新生的君王，天國已臨現於這一個小嬰孩之內。「誰看見我，就是看見父。」天主的無限存在於一個具體的人之內，以有限的歲月跨越永恆，以有限的存有充盈創造。如果人子可以呈現父的臨在，我們不是一樣可以嗎？在我們的微小與貧乏中，反映祂的榮光，直到祂再度來臨。我們都是標記，存在於那標記中的標記之內。





耶穌建立了不少「標記」，不過，當人們出於挑戰而要他證明自己的身份，或為了娛樂觀眾的好奇，更甚者如觀眾為了取悅可以降罪賜死他的皇帝，而要求他立標記時，都會遭到他嚴峻的拒絕。有時候，人們會以很無禮的態度要求他，尤其是大家都知道他有權柄建立「標記」。在耶穌找人轉告黑落德的話中，他給自己的活動作了一個總結：「我今天明天驅魔治病，第三天就要完畢」（路十三32）。他揀選門徒「為同他常在一起，並為派遣他們去宣講，且具有驅魔的權柄。」，在瑪爾谷的語言中，驅魔指的是治病（谷三14）。他的門徒要行比他更偉大的事（若十四12），福音的喜訊就是這樣傳播開的，「眾人都緘默不語，靜聽巴爾納伯和保祿述說天主藉著他們在外邦人中，行了怎樣大的徵兆與奇蹟」（宗十五12）。

治癒、醫療、平息風浪，眾羣的感受都是「標記」。它們指向一個「臨在」，它們自身不強迫人相信，有些人看了而相信，有些看了卻仍不信，有些人看了後更趨向暴力，「這人行了許多奇蹟，我們怎麼辦呢？如果讓他這樣，眾人都會信從他」（若十一47）。耶穌是因為他所行的標記而被殺害的，這個可怕的事情並不令人意外，他的母親早已聽見先知預言道：「看，這孩子已被立定，為使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和復

起，並成為反對的記號。」標記是挑戰，是在人的自由和恩寵的奧祕下，要人作出贊同或反對的抉擇。標記能治癒人，誰不想被治癒呢？但在治癒中，標記使人得面對一個遠遠超過於自己的力量，人會反對擾亂其思想一貫作業，和他習慣看事情和了解生命方式的任何力量。那胎生的瞎子得到耶穌的治癒之後，充滿喜悅，終於自出生以來，蒙受的苦難和恥辱中，得到自由。可是他的父母卻迴避法利塞人的問題，什麼都說不知道，使得法利塞人更為憤怒。在標記的四周時常充滿不安、抗拒、反對。人類在自己精心打點的世界裡，其實非常排拒神聖的介入。

有一次耶穌治好了一個附魔的人，這人一直都光著身子到處亂跑，曾被鐵鍊和腳鐐捆縛起來，卻又掙脫了，村子裡的人看到他神智清醒，知道是耶穌治好了他，他們就要求耶穌離開他們，「革辣撒四周所有的人民要求耶穌離開他們」（路八37）。他們要求耶穌離開，當然不是因為在驅魔過程中，有一羣豬從山崖上直衝到湖裡淹死了，而是因為，他們見到那已被治好的人「穿著衣服，神智清醒，坐在耶穌跟前，他們就害怕起來。」「他們十分恐懼。」他們因為一個新力量的臨在而感到不安，他們感到很麻煩，不希望接受新的境況，不想冒險改變，他們預期，眼前令人印象深刻的





權威者，會有新的要求，他們不希望調整自己，他們全體迅速一致地行動，「生活的規律被擾亂，他們希望儘快除去製造麻煩的因素，他們的腦袋裡只有一句話，就是：『請你不要打擾我』，革辣撒人驅逐了帶來麻煩的基督，而今天人們仍然和他們做的一樣。」（巴克萊）然後耶穌「便上船回去。」他不發一言地離開，他沒有勉強自己要做些什麼，標記已在，持守或跌倒，接受或反對，端着人們自己的抉擇。標記就只是一個標記：它指出一條路徑，由人自由做決定。耶穌似乎準備停留在城裡傳福音，因為他對那被治癒的人做了一件特別的事，耶穌不像以往那樣要求對方不要張聲，那復明的瞎子原想同耶穌在一起，但耶穌反叫他回家，向人述說自己的故事，「他就去了，滿城傳揚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事。」耶穌留下一個為他發言的標記，自己卻退下來。然而，革辣撒人很快就把这个故事，變為過去的回憶，一個鄉間神話的傳奇。十城區的生活如常，規律如昔——人們喜愛規律。

信仰永遠不是平靜安逸的，它不是玫瑰花床，不是舒適保障。信仰是包容困擾介入生命時的能量，讓天主進入人的生命，去面對那不尋常的境遇，在驚喜中進入光榮。另一方面，信仰也會造成別人的困擾，不是以令人憎厭的傲慢態度，而是帶著信



仰的謙卑角色，以第二重標記的方式，反映天主臨在的光輝和那原始標記的要求。當我們以耶穌之名行動時，如同他一樣會成為被反對的標記，我們必須承擔一些，因耶穌之名經由我們的言行而起的回應的責任。當一個神父，一個修道人，一個有信仰的人走進社會中、一羣朋友中、家庭中、另一個人的生命，他帶著他所代表的價值觀、他所相信的真理、他所維護的態度，他以耶穌之名與人往來，他走在今日世界的街道上，如同耶穌走在他那時候的街道和市場，成為人們的標記，要求人們作出回應。一個有信仰的人是社會中的標記，「那傾聽你的，就會傾聽我。」

阿哈布王很討厭厄里亞，當先知會見阿哈布時，君王諷刺地迎接他說：「叫以色列遭難的人，不就是你嗎？」（列上十八17）這是厄里亞為自己得到再好不過的讚美，他是以色列的良知，他的臨在，提醒那暴虐君王之不忠與不義，厄里亞開口之前（他還曾為這個鬧旱災的國家向上主祈求降雨），君王已大表不悅，因為厄里亞站在他所反對的上主一方。一個屬於上主的人，以其臨在即為世界帶來審判。「誰接待你，就是接待我」，反對的標記就是審判的標記。

標記不是如同法官一樣執行裁判，聆聽案由，宣佈刑罰，而是讓人自動自發地反



應行動……容許那反應表達它自己。當我學習音樂時，老師有一天在班上彈奏鋼琴，要我們提出意見和評價，有一個學生告訴他：「老師，請你彈別的吧，你彈的曲子枯燥極了。」老師停止彈奏，轉向剛才發表意見的學生，語調哀傷地說：「我剛才彈奏的是貝多芬的曲子，如果你在這班上課，卻不喜愛貝多芬，你已表明了你自己。」沒有人責備你，你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已責備了你自己。貝多芬不是代表判斷的標準，你自己才是。耶穌說「我不判斷任何人」，但他卻是生者與死者的判官。人們會依自己對待耶穌的方式而得到裁判。耶穌是成全的標記，反對的標記，或如紀洛（Guillot）所翻譯的「分辨的對象」，能把人內心狀態牽引出來，呈於眼前，讓他了解自己。革辣撒人要求耶穌離開他們，而撒瑪黎雅人，面對水井旁的婦女同胞，所報告的另一個標記（「他向我說出了我所作過的一切」）的時候，卻不害怕這個能了解他們內心的人，並迎接他到他們當中，要求他到他們的村子裡去，與他們住下。耶穌就在那裡住了兩天，更多的人信從了他。

若翰的標記



這是一個由天主派遣而來的人，名叫若翰，他不是那光，而是為了給那光作證，他的一生、他的訊息都是小標記，是為那原始標記作證，而這原始標記是要「叫許多人心中的思念顯露出來」。若翰的誕生充滿「標記」，使人們驚訝不已。「所有鄰居都滿懷害怕之情；這一切事就傳講了全猶大山區，凡聽見的人都將這事存在心中，說：『這孩子將成為什麼人物啊？』因為上帝的手與他同在。」

當那一切發生時，若翰還是一個小孩，隨著他的成長，他必然已了解在出生時發生的事件，這些事件奠定了他一生。他為何不照父親的名字叫匝加利亞，為何他從不喝酒或蘋果汁，為何大家對待他與別的男孩不同，為何他要住在曠野，為何他會感受





到自己被召叫，做一個當時連他自己也不太清楚的、後來才慢慢了解的角色。

他不知道自己宣報的人是誰（若一 33），也不知道這人會什麼時候出現，但他仍對將要來臨的那一位抱持希望與信心。他宣講、訓誡，甚至以可見的公開行動，表達他訊息的急迫，他以河水向人們施洗，事實上，他苦修的生活吸引了不少男女，啟發他們要潔淨自己，為準備那一位的到臨。若翰不知道那一位什麼時候會到來，他也不知道該如何知曉這一切，他更不知道，這位他連為他解鞋帶都不配的人，到底是什麼身份，若翰的確是需要抱著信德的態度說出：「他將來臨。」但若翰仍然繼續宣講，他聚集羣眾，要他們悔改。準備道路，那一位要來臨，世界將隨之煥然一新，等待他，他將來臨。

他來了。有聲音告訴若翰：當你看到聖神降在那人頭上時，他就是你等待的那一位，你宣講的那一位。若翰看到他，也看到聖神，那一刻，他張開雙臂，高聲喊道：他就是那一位！他就是我所宣講的那一位，為了迎接他的來臨，我要你們潔淨自己，他會以火和聖神向你們施洗，歸向他吧！

「第二天，若翰見耶穌向他走來，便說：『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這位



就是我所論他曾說過：有一個人在我以後來，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先我而有。連我也不曾認識他，但為使他顯示於以色列，為此，我來以水施洗』（若一 29—31）。

若翰的使命是要使人轉向耶穌。「這是天主的羔羊」，是一個見證、一個宣告、一個懇求，要求人跟隨他，去看一看，由你自己找出答案。走近他，與他說話，讓他的話帶領你。一旦你與他接觸了，我的工作就完成了，我召叫門徒，只是為了讓他們成為他的門徒。我要求人們誠實，就是為了讓他們好能面對他，注視他的目光。我修直道路，好讓人們能走向他。這是我的任務，這是我的生命。

有些人向若翰抱怨，耶穌的門徒比他的還多，若翰的門徒中也有離開他到耶穌那裡的。這本是若翰的意思：帶領人往耶穌那裡去。不過，在他的反應中也有感性的表達，當他接受作為「標記」的恩典時，同時也感受到它的限度，曾傷感地表示「人不領受什麼，除非有天上的賞賜」（若三 27）。他不是默西亞，但他是前驅；不是新郎，但他是新郎的朋友，福音中有非常美麗的敘述：「新郎的朋友，侍立靜聽，一聽得新郎的聲音，就非常喜樂」。常常謹慎，保持距離，隨時準備退隱，準備「當他興盛的時候衰微」。這正是標記的意義：指出、預備、喜樂……，然後消失。這就是若



我到底有沒有誤認你是那一位，我是不是要等待另一位？可是我還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這個問題散發著一陣悲涼，這關乎若翰的一生。若以為若翰早已知道答案，他假裝無知，只是要門徒從耶穌那裡得到答案，做為一種教導門徒的方法，這可是太天真了，如果真是那樣，實在不值得如此認真，沒有人會在牢房內玩這種遊戲，若翰與耶穌絕對是認真的。當時，若翰極度焦慮，他希望在死前知道自己並沒有浪費一生，他的預言不是空話，他的使命沒有失敗。耶穌回答了他：「你們去，把你們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若翰需要知道答案。回去黑落德的牢獄，告訴若翰吧。

若翰對天國的概念與耶穌是不同的，那也是我們的困擾。我們要結果，我們要在現世能實現的天國，一個政治性的勝利，掙脫羅馬人所施的枷鎖，我們要實質的神聖，我們要得到承認，我們要成功。不論是在世的或屬靈的，我們對天國的概念有自己的看法，我們努力建立自己的模式，發現行不通時，就無比失望，然後才驚奇地發現，我們自以為很了解什麼是天國，其實卻剛好相反。這種了悟是很痛苦的。若翰曾向猶太人說：「在你們中有一個你們所不認識的」，現在很悲哀地，若翰居然發現自己也不了解耶穌，他以為耶穌是他所想像的那樣，他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在耶穌身上，



以為耶穌理當如此，這是人最常犯的毛病。耶穌是不同的，他的自由超越了我們的期待。在若翰信德被考驗的孤獨中，耶穌給了他答案。

「你們去！把你們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瞎子看見，癩子行走，癩病人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貧窮人聽到喜訊。凡不因为我絆倒的，是有福的。」這是對若翰直說的話，無論有什麼事情發生，堅持到底，沒有失去信德的人是有福的。是的，那些標記就在那裡，若翰雖自身就是標記，但他也需要「標記」。瞎子、聾子、死人都 是標記，都是保證。可是，如果他可以行那些奇蹟，那他為何不救我出去呢？我為何只能滿足於聆聽這些奇蹟，卻得不著與我相關的？為何天國彰顯於瞎子的復明，卻不是囚者得釋放呢？宣報天國的人竟落得在獄中受折磨，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天國？他為何跟我說那些謎樣的話？他為何不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他到底是不是？他只叫我不要對他失去信心，起碼他是很了解我此刻的問題，在如此絕望中我還能對他保有信心嗎？

這是對若翰說的話，也是對我們說的話。凡沒有對我失去信心的人是有福的。不要失去信德，就算在黑暗中、牢獄中，就算因為跳舞女郎的願望及黑落德情婦的報復，使得國王的親信手執長劍，一個奴隸捧者盤子，準備向宴會中飲飽食醉的賓客展



示這位先知的頭顱，不要失去信德。支持下去，我就是要來的那一位，你的生命滿了原先的期待，世界是在天主的計劃中，而你自已，不論你如何的疑惑，你仍是天主可愛的子女，在天主的國度裡得到接納，得到榮耀。

你就是要來的那位嗎？這是我的疑惑，以整個生命提出的疑惑。這就是我期待的嗎？這就是我奮力所掙取的嗎？這就是福音的意義嗎？這就是教會嗎？這就是天國嗎？以一個在獄中面對死亡的人的誠懇，我承認我所看見的一切，並不會變成我認為應該的那樣。我的默西亞是不同的，我的夢想是在另一個世界，但我仍然以在黑獄中最後一口氣的保證，宣認我的信仰，誓言忠誠。

若翰的門徒遠去之後，耶穌才開始向在場的人稱讚若翰，在耶穌一生中從未對任何人做過相同的事。他以一個具體的形象來表達他的讚美：若翰不是風中搖曳的蘆葦，他是堅強穩定的，耶穌公開宣稱若翰獨特的角色，就是為他預備道路。是的，耶穌就是要來的那一位，若翰是他的前驅。「他就是經上所載：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 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預備你的道路。」話說得清楚明白，若翰的門徒卻無法報告。

在考驗信德的牢獄中、黑暗裡，若翰死了，他是一個見證者、一個殉道者。他從



未聽到主耶穌的話：「我告訴你們，婦女所生的，沒有一個比洗者若翰更大。」

搬移高山



談論信仰，也包括對神恩的信仰，雖然這個主題有些冒險，在本章中我會以自己的方式來陳述。我以三個例子作說明，簡單、客觀地敘述，並決定讓三個故事各自客觀地呈現，不帶任何註釋。我也很擔心會禁不住在最後加上自己不必要的意見，我的好管閒事會破壞了它們的效果。為何我不能信任讀者自能得到平衡迷信與懷疑這兩種極端的觀感，那是這三個故事的選擇和敘述本身就足以產生的？奇蹟是會發生的，奇蹟不一定需要是「奇蹟」的樣子，雖然天主的愛與照顧，照耀每一個祂所選擇行動的環境。天主的手無遠弗屆，祂能力的運作是超乎我們的方式，若祂以我們能理解的方式工作時，希望的訊息，可由相信祂的愛，及對祂的力量有信德的人們，在祂的化工





中解讀出來。當我寫著這些的時候，我不得不感到好奇，我等著看看，在本章結束時我到底會做什麼。而下面就是我要講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聖神降臨節，我正與一羣司鐸在一起共祭彌撒，為我們剛開完的會議作個結束。這個會議已讓我們忙了整整一個星期，討論、報告、決議，還有這類會議都會出現的輕輕鬆鬆、無傷大雅的民俗趣事。我喜歡精心安排、深具意義的禮儀，不過同時，因為發現自己的心思不是非常集中，使我有點懊惱。在彌撒後我就要飛奔到機場趕搭飛機，所以我不時偷瞄手錶，注意時間，擔心禮儀的進展會不會縮短最後降福禮和飛機起飛之間的緊迫時間。禮儀進行得非常順利，《宗徒大事錄》中聖神降臨的故事永遠令人動容；歌頌聖神的詩句，讓我懷念起久遠的拉丁文之美；福音中對安慰者的預許；充滿知性氣息論點明確的講道；以及為世人、為近日工作計劃、及未來努力成果而祈禱。當我正與所有司鐸一起大聲唸著感恩經時，突然間，我發現自己淚流滿面，大滴淚水滑下臉龐，我趕忙掏出手帕，以免淚水沾濕手上的經本。我對自己的流淚感到驚訝不已，也對事前沒有任何感受，沒有任何情緒而感到驚訝不已。沒有任何情感觸動我流淚，相反地，在開始流淚以後，極度的喜悅猛烈地充滿我



整個靈魂。我無法繼續看經本，也無法繼續說話，我幾乎不知身在何處，只知道週遭的一切都充滿光榮與美麗，天使在歌唱，星光閃耀，我置身於天國的福樂中，那是眼所未見，心所未感，言不能及的。在此淚眼婆娑之際，我卻是以前所未有的清醒在參與彌撒。我趨近祭台領聖體時，心內充滿融順的虔敬之情，幾乎可在身上感受到神聖的臨在。在這種福樂中我返回座位，仍不停地拭著眼淚。我想起九日前剛與一羣朋友體驗了一次深刻的神修經驗，我們在孟買（Bombay）和浦那（Poona）之間西高山（Western Ghats）上坡的杭德拉（Khandala）作為期一個月完全靜默的退省祈禱，在最後一天我們說要在未來九日內為彼此祈禱，直到聖神降臨節，祈求我們每一位在當天都能以特殊的方式領受聖神。我每一天都為此意向祈禱，我相信祈禱的力量，一日復一日懇切地為其他成員祈禱，祈求天主賜給大家這份大恩寵，這是父渴望賜與每一個求恩的人的。然而，實際上我完全沒有為這可以感受到的、可以經驗到的、強而有力的恩寵的展現準備好自己。當一意識這些關連之後，在淚眼中我展開一抹微笑，我不是正為此而祈求的嗎？這是我所殷切祈求的，禱告應驗了，聖神降臨了，我曾在靈修分享中談及淚水是聖神到訪的標記，此刻我才體驗箇中真義，絕對就是這樣，沒有



誰能使我有這樣的感受，我從未有過這種體驗，我的靈魂深處一陣悸動。那是我的聖神降臨節。

在這一片福樂中，我並沒有忘記現實的世界。彌撒結束後，我看一下錶，時間剛剛好，我拿了行李，攔了一輛計程車，立刻往機場絕塵而去。這時我非常平靜，淚水已停。到達機場後，便到航空公司櫃台預備辦理登機手續。我發現班機誤點了，就先去吃飯，吃過飯後，飛機也到了，我就登機，選了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而且頗高興地發現我旁邊的位子空著。起飛後我告訴空服人員不用給我任何東西，也不要打擾我，因為我想睡覺。我是真心切願如此，然而我無法入睡，淚水又再一次流下，我是在一種喜極而泣的心情，這一次比剛才在聖堂中還要強烈，我繼續留心自己的內在，我為天國的喜悅而頭暈目眩，我任由淚水流下面龐，沒有拭去它。突然我發現有一位空服小姐注意到我的異狀，她看著我，一陣猶豫，我那時看起來一定挺怪異的，一個大男人，如果她注意到我領子上的十字架，也許知道我是一個神父，居然繫著安全帶在飛機上不能自制地流淚，這一定為空服人員多姿多采的經驗再添一樁新鮮事。我猜在服務守則上提都沒提過。我看她到走道上與另一位空服先生講話，然後他們兩人一



起走過來，空服小姐溫柔地看著我，那位空服先生彎身禮貌地對我說：「先生，你不舒服嗎？有什麼需要我們服務的地方？」我的處境你可以想像嗎？如何告訴他們這一切都是因為聖神降臨節的緣故，人們怎麼會想到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我只能在無助的淚水中報以微笑，他們給了我一杯水，好心地看著我喝完，我謝過他們，並向他們保證我真的沒事，他們才放心地離去，但不時仍過來看看我。我繼續旅程，到孟買後，轉機到目的地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我坐上另一班飛機，淚水又來了，仍是聖神降臨節，我最後到達目的地，並看到一個在杭德拉與我一起過了一個月祈禱生活的朋友，也是因為這個活動才有後續的代禱約定。我作勢要揍他，兩手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搖他，興高采烈地問他：「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他以為我在與他開玩笑，就笑著回答道：「就是看到你囉！」我遂告訴他我的故事。他連續九天每天都為我祈禱，我向他說他的祈禱已獲得俯允。之後的一個月我猶如活在天堂，雖然已沒有像那次一樣地流淚，但它們的效果卻是深刻而久遠的。由書本上我得悉天主會直接在人的靈魂運作，不過現在我甚至可以指出天主在我靈魂運作的日期、時間——以至於班機號碼呢！



第二個故事是這樣的。我正在帶領一羣神父的三十天避靜。在第一天我還不大認識每一位參加者時，有人告訴我，有一名醫生要來給其中一位參加神父看病。我希望見一下那位醫生，好了解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有一位神父因為脊椎的毛病必須待在床上，醫生說他整個月都不能下床，如果他硬要這麼做，那他的脊椎以後要再能活動自如，就必須施行手術了。醫生也了解神操的性質，他建議既然這位病人仍可閱讀和祈禱，就可把他的小組移到病床前討論，如此一來既能符合這個月祈禱的需要，又能照顧到身體不適的情況。我很贊同，日子就這樣進行。在晚上，一天最後的活動，我們都集合在小聖堂作一小時的開放性的祈禱。任何人都可以在天主和團體前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或提出他的渴望。在當天的祈禱中，我為那個生病的弟兄祈禱，希望他能早日康復。我這樣祈求，是因為我知道大家都期待我這樣做。我知道身為團體的主席，當中有人生病了，我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在一天將盡時把此事在團體祈禱中提出，為他的康復祈禱。我做了，但並沒有以真正的信德發出禱告，沒有個人的交付，沒有迫切的關心。純粹是官樣的祈禱。我熟知如何能有效地把它說出，在漆黑的小聖堂中我也如是做了。祈禱填充了寂靜一陣子。其他人也提出他們的祈禱。有人



在祈禱中，提及我在白天向團體演講時說過的東西。因為第二天有和好聖事，所以我曾勸勉大家在聖事中潔淨自己的靈魂，好向在這些日子裡，為各人及團體領受恩寵所祈禱的途徑開放。我提及福音中耶穌治好癱子的情境，而且清楚地說出他身體上的治癒是他靈魂被治癒的外在的標記，「為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起來，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所以這個隨我之後在團體中提出祈禱的人，引用聖經，也引用我的話，而我是為準備明天的和好聖事而引用，他在引用後並以單純的信德作結：「上主，明天，我們，祢的司鐸們將要領受祢寬宥的聖事，好讓我們的靈魂向祢開放，也向祢的恩寵、祢的聖神開放。我們當中一個弟兄生病了，他病得那麼重，以致無法到這裡和我們一起祈禱，所以我們以心神將他帶到祢這裡，如同那個癱子的朋友，把他帶到祢那裡。求以祢的大能治癒他的身體，好讓我們真正知道，明天我們領受聖事時，祢透過聖事治癒了我們的靈魂。」這是他的祈禱。在黑暗中我眉頭緊皺，我覺得這樣的祈禱太大膽冒險，不宜公開表達。接著又有幾個人祈禱，然後大家都沈默。這一天就結束了。

第二天早上，我準時地坐在主講人的位子上，一如每日我為團體準備的演講，提



供當天的主要思想和幫助祈禱的材料。在團體中我好像看到那個生病的人，還是我看錯呢？我沒有問。稍後我到他的房間，像是探望他，看看他有沒有好一點。他真的就是那人。我坐在他身旁，不知該如何開口問他，只好默不作聲。他很了解地慢慢說起來：「昨日我無法動彈，連在床上稍微變動姿勢都痛得受不了。晚上，我剛開始時無法睡覺，然後不知如何我就睡著了。當我醒來時，我以為疼痛又要發作，誰知卻沒有。我試著在床上動一下下，我發現居然能輕易地辦到。我覺得全身都很正常，所以當你演講的時間一到，我聽到鈴聲，就起來上樓到大堂去，全程坐在那裡聽你的演講。這是我現在的樣子。」他講得很實在，我沒有什麼好問的。後來醫生來檢查他，也只有聳聳肩。在晚上團體祈禱時，那個被治癒的人也在，我感謝上主俯聽我們的祈禱，再一次肯定他的治癒是聖事恩寵的標記。團體從容地接受這一切，大家已生活在一個什麼都可能發生的氛圍裡，甚至是一個嚴重的脊椎病痛都在一夜之間得治癒，而且永不復發。我個人感到經歷了一場教訓一樣，每一次看到那個人，我就生起一股崇敬之情，如同我對一個上主的手曾停留過的地方或物件的感覺一樣。一種聖體聖事的感恩心情。他從沒有再提起那件事，其他人也沒有。到今日我仍不知道那一個充滿信

德、帶來治癒的祈禱到底是發自誰的口。在小聖堂的黑暗中，我看不見他，也認不出他的聲音。但天主能夠。

第三個故事是這樣的。我在內羅畢（Nairobi）與一羣印度友人道別，他們邀請我到基尼亞（Kenia）數日，為他們主持宗教演講及會議，那真是一段愉快又有啟發性的時光。他們都來機場為我送行，我由內羅畢到達里斯薩蘭（Dar-es-Salaam）作類似的活動。在機場時的送別有點混亂，很多旅客在同一時間擠在航空公司的櫃台，因為有兩班同目的地的航機在前後一個小時起飛，第一班是我要坐的班機，是直飛達里斯薩蘭，我能準時到達會場發表主辦單位在傍晚安排的第一場演講，趁著星期天大家都能到，希望為隨後一系列的演講做一個美好的開端。第二班機晚一點起飛，途中會停兩個地方，要到晚上才能到達里斯薩蘭。我肯定我的機票是第一班機，我已發電報給在達里斯薩蘭接機的人，他們會在機場等我，準備歡迎我這個初次到訪該國的人。我經過了一般的檢查手續，登記我的兩個袋子，拿了我的登機證，帶著很多朋友的感謝離開，他們陪著我直到入關。現在我獨自坐在候機室，我聽到廣播說我的班機可以登機了，我與其他乘客魚貫地到停機坪，在閘門我很自然地拿出登機證，地勤人員看





了一眼，很有禮貌地對我說：「你的班機是下一班，請在大堂等候，一個小時內就會起飛。」我驚惶失措地看著我的登機證，她沒有說錯，上面的號碼清清楚楚是下一班飛機，就是一個小時後起飛，它繞路而飛，中途停靠兩站，是晚上才到達的那一班。我無助地愣在那裡。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幫我辦登機手續的小姐同時辦理兩個班機，她把兩班機搞混了，雖然我的機票是第一班機的，但她把我和我的行李登記在第一班機上，不可原諒的是我居然沒有仔細看看拿到的登機證，而我現在真是在一個無可適從的困境。我要是遲到了，沒有人在機場接我，我會錯過第一場演講，給我自己製造麻煩，又給大家製造麻煩，真是初到貴境的好方法！我絕望透頂地哀求那個女孩：「是的，你是對的，我的登機證是下一班飛機，但這是一場誤會，我本來是要乘搭第一班機離開的，如果這班機上還有位子，請讓我登機，為了一切神聖的理由，請讓我登機！」她一臉疑惑，可是我很堅持。我知道她不應這麼做，登機證只適用於一班飛機，我只是懇求她，甚至沒有提到金錢。而她，無從解釋地說，如果我真的要那樣做的話，就去吧，但後果要自負。（現在當我回想這一段時，竟有點不寒而慄，為航空公司人員處事的馬虎，也為我打破規範的自私）。我連跑帶跳爬上階梯，登上飛



機坐下。然後等著看好戲上場，機組人員完成了例行的計算人數手續後，發現多了一個人，那是我。我全身繃緊。透過艙內擴音系統，我聽到機長的聲音，要求所有乘客把機票拿出來檢查，因為人數不符。我很篤定地拿出票根，我的機票完全沒有問題，有正確的班機號碼，有問題的是我的登機證，但沒有人問我拿登機證。檢查完了機票，飛機便起飛，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吃了點午餐，機長的聲音再度響起，這一次他請我們好好欣賞在左邊的吉力馬扎羅山（Kilimanjaro）。我看著山，想到快要降落了，很快地，我心中向天主禱告說：「我全心全意感謝祢助我脫困，我若錯過這班機，定會造成嚴重的困擾，祝福那個可愛的、輕率的女孩，她讓我登上這班飛機，也寬恕在櫃台的另一個女孩，她分心地把我放到另一班機上，給了我錯誤的登機證。我經過了一些焦慮，但現在都好了，而準備完美地降落。還有一點尚需一提的，上主，就是我的行李，兩個袋子，一個紅色的新秀麗（Samsonite）品牌的行李箱，和一個小的印度航空的小提箱。我要了一些小詭詐才得以登上這班飛機，但它們卻沒有，它們在另一班機上，要好幾個小時後才會到達，那對我和接我的人都是很不便的，我進入一個陌生的國家，行李過關必須我在場，那我就要在機場等它們到達，那麼第一天



的活動就會完全搞亂。我在達里斯薩蘭沒有停留多久，如果我有一個不好的開始，我可能就乾脆放棄這個經驗。但是主啊！祢是天地的主宰，對祢來說一切都是可能的，求祢幫助我，以祢的大能，我無法洞悉的方法，讓我的行李與我一同到達，我把這一切託付給祢，願一切讚頌和感謝歸於祢。」這是我在聖神降臨節的效果後，神恩性的信德到達高峰階段的的日子，這樣的祈禱對我來說再自然不過，祈禱後我非常平安。飛機降落了，在接機處我看到接待我的人，我向他們招招手，經過檢查後，我走到行李輸送帶的尾端，那裡已經在運送行李出來。我有一種既期待又興奮的好奇心站在最前頭，讓我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等待我的袋子在這裡出現是頗為荒謬的一件事，可是，誰曉得呢？不久，答案就有分曉，我看到行李開始在輸送帶的運端運送過來，它們愈來愈近，我仔細地看著，最前面的兩件，是的，就是我紅色的新秀麗行李箱及我的印度航空袋。我平淡地把它們拿起來。「有什麼東西要申報嗎？」「沒有。」「歡迎到達坦尚尼亞。」然後我走向迎接我的友人的懷抱，那個傍晚是我第一個演講，我要講的是信德、祈禱、天主的力量，祂在我們有需要的時候，隨時準備幫助我們，不管是大或小的事情，我說了我的班機及行李的事，最近的經驗點燃我的信德之火，我

的語調充滿感染力的熱誠和濃烈的信心，整個演講生氣勃勃，觸動人心，這也成為了我對這國度首趟拜訪的整個氣氛。尤有甚者，在旅程最後，我在古吉拉特（Gujarat）還寫了一本關於這經驗的書，其中有一章就是那一天的故事，我如何渡過那天，以及它如何降福了整個旅程。作為一個作者，我的經驗成為了見證，而且我感到非常快樂，能以書寫的方式印刷出來，它們是我生活的真實經驗，無論它們是何等的天真，這本書後來再版了，這故事就是如此傳述下去。

數年後的現在，我在整理舊文件、檔案、抽屜時，找到一張舊的登機證，我認得是那一次難忘的旅程留下的東西，不過我發現一些那天沒有注意到的事情，機票上的班機號碼是正確的，與行李的票根的號碼一樣，二個號碼都與登機證上的不同，登機證上的號碼是錯的，我現在完全了解是怎麼一回事了，當我在內羅畢辦理登機手續時，在櫃台的女孩拿了 my 行李，並放在第一班機，如機票上的，在那一刻她被一個查詢第二班機的乘客打斷了，（我特別記得這件事），然後她又回來處理我的登機證，並錯誤地把剛剛那人查詢的班機，弄在我的登機證上，這就是為什麼我的行李在正確的班機，而我的登機證卻印上錯的班機的原因，這是第一個女孩的錯誤，透過第





二個女孩的寬容，我登上了第一班機，我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我的行李登上了同一班機。我的祈禱的確被俯聽了，二個女孩的錯誤互相抵銷了，但沒有所謂上天的魔法，穿越雲空把我的行李帶到我面前的情形。就算是我的行李為何會最先出現在輸送帶上，也有合理的解釋，因為我是頭等艙的唯一乘客，第一優先的紅標籤就縛在它們上，為了優先運送。我看著那舊票根，完全弄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沒有什麼奧秘可言，留下來的，只有那經驗在我內心燃起的熱火，和那灌注在旅程裡我所講、所接觸的一切人事中的屬靈的熱切。那個經驗是真實的，雖然解釋起來理由很簡單。我把當初的感受如實地記下，現在我寫這事時，也如實地記下現今的感受。我領悟到一件事：辦理登機手續時，應小心注意登機證上的號碼。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如果你有芥菜籽那麼大的信德，你就可以對山說『由這裡移到那裡』，它就會移過去。」

你當紀念



天主子民渡過沙漠進入預許之地的路途上處處都有祭台作標記。在以色列歷史中所有重大的時刻，那也是我們的歷史，所有偉大的領袖都建立祭台，那些神聖行動時常在宗教典籍中被記錄下來，鉅細靡遺，那些祭台在解放的路上被視為一個一個地標。諾厄、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梅瑟、基德紅、撒慕爾、撒烏爾、達味、厄里亞……都在一些紀念性的時刻建立祭台，祭台就是一個地標、一個里程碑、一塊基石。它們是某個值得紀念時刻的印記：一個紀念日、一個紀念碑，提醒大家那個日子。祭台不只是一個舉行祭獻的地方，也是一個實在的建築，定著、停留在一個地方，作為救贖行動永恆的記錄，石頭上述說了天主對其選民奇妙化工的故事，成為天





主的腳步在地上永遠的足跡。事實上，多次這些石碑與石柱的豎立與祭禮無關，它們純粹是一個記號，標誌著天主臨在的福地，並不斷深化我們對它的憶念。「雅各伯一覺醒來說：『上主實在在這地方，我竟不知道。』他又滿懷敬畏地說：『這地方多麼可畏！這裡不是別處，乃是天主的住所，上天之門』」（創廿八16—18）。雅各伯的確在每一個他以特殊方式體驗到天主幫忙的地方，豎立了神聖的石柱，他也會重回這些地方以重拾勇氣和恢復信德。在過去幫忙過他的天主，在未來也會幫忙他。

這是增強信德最實際的方法：為了增加對未來的信心而懷念過去。當我們與天主相遇時，就要築起一座祭台，好讓我們能在懷念天主時，回到那裡去。不是要重複我們的過去，過去和未來是一樣獨特的，但是在那過去，我們能找到力量朝向新的勝利與新的祭台。信仰的根基是在過去，我們今天相聚於此是因為我們相信主，我們看見主，我們曾與他同行。我們都曾在生命中經驗到天主救恩的行動，我們曾擁有那些充滿恩寵的日子；曾做過那些高潔的決定、舉行過真摯的祭獻，在祈禱中曾體味一些特恩的時刻，一切都澄明、美麗，充滿天主的臨在，充滿真誠的手足之情、深刻的友誼及內在的喜悅。可是以後當烏雲遮蔽晴空、黑暗侵吞生命時，我們立刻忘記所有陽光



普照的日子，只感覺孤苦淒楚、滿懷疑惑，在絕望中只想放棄一切，因為一籌莫展，希望落空，天國之門緊閉。在那些試煉的時刻，最好的忠告是：回想過去。讓閃亮的日子、恩寵的時刻、那永不動搖的確定性、過去的勝利，重回腦海，找回準確無疑的救恩經驗，它們因著此刻的痛苦而在你困惑的思想中隱藏起來，事實上那曾經發生的，會再度發生，天主能在你生命的任何時刻顯示自己，只要祂願意，只要你準備好，不需要任何人告訴你天主會幫助你、祈禱會得俯允，因為你在過去已豐沛地親身經歷了。此刻只要把這一切銘記於心。為了記著一切而築起祭台，豎立石碑，在你生命中曾得到恩寵、見著上主的地方刻下印記，好使你能在感恩的朝聖旅程中回到那些時刻，重拾你的力量，重建信德。如果雅各伯忘記，天主會提醒他：「我是貝特耳的天主，你曾在那裡用油敷了一座石柱，並對我許了願。現在你起身，離開這地方，回到你生身之地去」（創卅一13）。

在《申命紀》中，天主向祂的子民一再重覆那條總括一切的誠命：「你當紀念上主你的天主使你這四十年在曠野中所走的路程」（申八2）。乍看之下，這個誠命似乎沒有必要，由紅海到耶里哥的圍牆，在選民近代歷史中不容忘懷；但人的記憶是很



淺薄的，尤其是要把天主對人的庇護和恩寵存放在記憶中，所以以色列才被特別囑咐：你當紀念。而梅瑟這個苦心的立法者，他了解他的人民，並為他們謀取幸福，在進入建立法律細節前，他清楚地提出這樣的堅持：「你應謹慎，加意留心，不要忘了你親眼所見的奇事，終生日日不要讓這些事遠離你的心，並要將這一切傳於你的子子孫孫。不要忘記」（申四9—10，23）。不要忘記。如果你時常謹記天主在過去以多種方式與你同在，你將不會絕望，永遠不會失去勇氣。你有整個自己的歷史支持你，整個生命肯定你。在步往新境地的路上你到底會如何？誰曾自世界的勞役中解救了你？誰餵養了你？誰領你路？你怎麼忘得那麼快？你的記憶怎麼如此淺薄？你現在的苦難沒有比過往所遭遇的更嚴重，我曾自那些苦難中拯救了你，我也會從現在的困境中把你救出，如同我以往所做一樣，這難道不是稍微一想就能明白的嗎？只要你想起你的過往，你將不會懼怕你的未來。

聖十字若望以一個非常簡潔的方式，強而有力地表達這個思想，他說：「信德是理解，望德是紀念，愛德是意志。」經院哲學努力把三個神學的德行，與三個靈魂的力量相應，在此固然是表達了、也顯示了當時的時代風格，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望德



與紀念的相連是很有啟發性的。在第一步的分析中，望德似乎是關乎未來，這自是理所當然，但是神秘主義的神學家卻把望德放在記憶中。望德的根是在過去，因為我們的信仰是建基在我們的經驗上，是生命在未來能帶給我們喜樂的這種經驗，這是在過去我們已體驗過的。神秘靈修者建議：要感受到強烈的望德，必須有很好的記憶。

多年以前，我接獲到印度傳教的使命，那是我生平第一次離開西班牙，同時也離開很有發展性的宗教研究，而向一個遙遠的國度、不可知的未來奉獻自己，一位智慧、年長的神父認識我，也了解天主行事的方式，對我說了一些終生難忘的話。他告訴我，在恩寵的時刻，當我以年少熱忱放棄所有，展開一段前景未知的冒險之旅時，「記住，天主做事不會只做一半」。我幾乎已忘懷那些擾攘送別的點點滴滴，但我總記得他的話。天主做事不會只做一半。又是過去與未來。過往的經驗，就是對未來的保證。祂一旦開始了，就會繼續。天主是嚴肅而認真的，祂不會開始了卻撒手不管，事實上祂的開始，就是祂定會完成的最大保證。祂對自己作出了承諾。祂的手已在此，決不撤回，直至工作完成。雨自雲中降下（依撒意亞的意象，依五五10），不再返回，直到使土地肥沃。天主照料祂所開始的。這個有力的思想終生堅強著我。我時



常以《聖詠》一三八祈禱：「上主必替我完成這工程；上主，祢的仁慈永遠常存，求祢不要放棄祢的作品。」我在保祿寫給羅馬人的書信中也讀到同樣的訊息：「因為天主的恩賜和召選是決不會撤回的」（羅十一29）；而伯鐸則這樣說：「那賜萬恩的天主召叫你們……必要親自使你們更為成全、堅定、強健」（伯前五10）；保祿在致斐理伯的書信中，強而有力地寫道：「我深信，在你們內開始這美好工作的那位，必予以完成，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斐一6）。毫不猶豫的肯定。祂開始的必會完成。天主不像那個在福音中被嘲諷的蓋屋子的人，他開始蓋一幢大樓，卻半途而廢；也不像那個犁地的人，手拿犁耙卻往後看；也不像那愚笨的童女，所帶的油只夠用到半夜。祂是貫徹始終的，祂是忠實可靠的，祂是天主。當祂開始信守諾言，祂的話是確實的。天主開啟的肇端，都是美好結果的幸運前兆。從白冷到耶路撒冷，從埃及到迦南，祂從不在半途停止。謹記天主在今天所做的，以期待祂在明天的作為。那個智慧老人在我生命的轉捩點對我說：「好好記著一切。」我永遠不會忘記。

橫渡約但河是天主子民朝聖之旅中重要的一步，是沙漠行程的結束，是為贏得名園土地最後一役的開始。渡河行動在紀念性的標記下進行。當時河中的水停住了，抬



著上主約櫃的司祭遂能一直站在河中的旱地，全部人民也安然渡過到達對岸。以色列的首領也是梅瑟的繼承者，若蘇厄看出這個事件在那些艱苦日子的重要性，以及讓這件事在以色列人民記憶中保持鮮活地位的重要性，好能肯定與過往的連續性、對未來的信心、對傳統的信實、對民族的忠誠。他用當時普遍的方式來表達這個目的，就是設立石碑，而他為這個儀式賦以特殊的莊嚴性。「眾百姓一過了約但河，上主就吩咐若蘇厄說：『你該由百姓中，挑選十二人，每支派一人，命令他們說：你們要從這裡，從約但河中，由司祭的腳站立的地方，取十二塊石頭，帶到你們今夜住宿的地方去。』若蘇厄於是將他由以色列子民中選定的十二人，每支派一人召了來，對他們說：『你們由上主你們天主的約櫃面前走過，到約但河中心，依照以色列子民支派的數目，各取一塊石頭，放在肩上，在你們中間作為紀念；日後你們的子孫問起你們：這些石頭有什麼意思？你們要告訴他們說：約但河的水，在上主約櫃前曾一度中斷，正在約櫃過約但河時，約但河的水便中斷了。這些石頭，為以色列子民將作永遠的紀念。』以色列子民就照若蘇厄所吩咐的作了：依上主對若蘇厄所說的，按照以色列子民支派的數目，由約但河中心取了十二塊石頭，搬到他們紮營的地方，把石頭放在那



裡。若蘇厄又在約但河中心，抬約櫃的司祭的腳站立的地方，豎立了十二塊石頭；這些石頭直到今天，還留在那裡」（蘇四 1—9）。

若蘇厄是梅瑟很出色的繼任人，而他在這件事上的表現也足以為證。他領導人民，同時教育他們，不只他們，還有他們的子孫和他們子孫的子孫。他建立了一套家庭要理，「日後你們的子孫問起你們：這些石頭有什麼意思？」他建立了一個十二塊石頭的傳統，那定會引起後代的好奇，一個實物教學，對那光榮一天的如實提醒。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都需要那十二塊石頭，我們都需要對我們所橫渡的約但河、所戰勝的戰役、所征服的土地這些神聖經驗的紀念。我們都需要紀念天主在我們歷史中的行動。如同編年史家所記「那十二塊石頭直到今天還留在那裡」的字句，以色列至今一切安好。

在若蘇厄以前，梅瑟在逃出埃及的重要事件中，也規定一個類似的要理：逾越節。「你們應遵守這規定，作為你們子孫的永遠法規。日後你們到了上主許給你們的地方，應守這禮。將來你們的子孫若問你們這禮有什麼意思，你們應回答說：這是獻於上主的逾越節祭：當上主擊殺埃及人的時候，越過了在埃及的以色列子民的房屋，



救了我們各家。於是百姓都屈膝朝拜」（出十二24—27）。猶太人的逾越節是一個紀念，使以色列人能牢記，在那一天他們成為了一個民族。而我們的逾越節，我們的感恩祭，也一樣是個紀念：「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在每一個教會、每一個小聖堂，也有座祭台，如同舊約的祭台，感恩祭的存在，提醒我們天主在我們民族和個人身上所行的大事，也提醒我們在基督內的歷史和我們對他個人的經驗。每一台神聖的彌撒都是一個幫助記憶的記號，每一次領受聖體聖事，都是對一切過往恩寵和欣悅會晤的提示，如同與一個老朋友相會，在對視的第一眼和握手的那一刻起，湧現所有幸福的回憶，使得友誼一瞬間充滿活力地重新活潑起來，一起同享話當年的歡慶滋味。友誼就是二人交織的生命，對共同經驗的自發回憶是對未來友誼最好的準備。只要維持那個連繫，友誼就會增長。當記憶遠去，信仰就會衰微。

當耶穌離開世界時，他細心地宣佈聖神會降臨以「提醒」他的門徒（若十四26），確定他們不會忘記。聖神是建立教會的重要角色。聖神是我們的信仰，因為祂是我們的記憶，讓我們永不遺忘。

祂不會讓我失望



這是保祿很喜歡的一個表達法：祂不會撇下我不管；祂不會讓我失望；我將不會蒙羞。他是由《聖詠》和《依撒意亞先知書》學習到的。「凡仰賴我的，決不會蒙羞」（依四九23），「因此我不以為羞恥」（依五十七），「凡期望祢的人決不會蒙羞」（詠廿五3），「願我全心遵守祢的法典，這樣我便不至自覺羞赧」（詠一一九80），「他們信賴了祢而從未蒙羞」（詠廿二6）。相反地，「願所有拜偶像，以邪神自誇的人受辱」（詠九七7），「唯冒昧失信的人才會受辱」（詠廿五3）。保祿曾直接引用這樣的句子：「經上又說：『凡相信祂的人，不至於蒙羞。』（羅十11），「相信祂的人，不至蒙羞」（羅九33），然後把《聖經》的話語以個人的信仰和火熱





的信念運用在自己身上：「按照我所熱切期待希望的，我在任何事上必不會蒙羞」（斐一20），「我知道我所信賴的是誰，也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託」（弟後一12）。保祿接受繁重的工作，遭遇重重困難，有生命危險，但是他能面對所有境遇，因為他堅信，上主永遠不會讓他失望。

我喜歡一再向自己重覆保祿那些章節和聖詠，大聲把它們讀出來，進入它們的氛圍中，使它們成為我內在的一部分；然後我會想到很多事情，有關我一生中為天主所服務的一切，雖然都是微枝末節的。我很喜歡想起我與別人談論耶穌的方式，公開地以我自己特有的方式談論耶穌，我向其他人宣示他的愛情、他的迷人、他的大能、他的恩寵，我願為他服務的開放承諾，我對祈禱的信心，對天國的承認，我對他的話、他的承諾、他的復活，和因他的憐憫我也能復活的信心，我宣認完全的相信——然後再一次大聲說出：他永遠不會撇下我不管；我將不會蒙羞；耶穌永不教人失望。我常常記著，保祿在他最後面對死亡時的獄中書柬裡，所表達的信心。上主的力量超越死亡，在那裡祂的許諾將被光榮地滿全，祂的誓言要實現。到我生命最後一刻，祂都不會撇下我不管。



耶穌從不使人失望。在耶穌於耶城渡最後一個逾越節前，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極不情願地讚美他：「若翰（洗者）固然沒有行過神跡，但若翰關於這人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若十41）。若翰也對耶穌說過隆重的頌讚之辭，對他有很高的期待，並帶領人們相信他，雖然他自己沒有親眼看到他所宣佈的標記；但人們知道，而且在末了必須認出耶穌要滿全所有關於他的話。耶穌從不使人失望，耶穌從不把人撇下不管。

在通本福音中有一條思想的軸線，它呈現出天主賜予人的恩寵，常常是豐沛的、慷慨的、生氣勃勃的，超乎人的期待。在《若望福音》的序言這樣寫道：「從他的滿盈中，我們都領受了恩寵，而且恩寵上加恩寵」；耶穌對納塔乃耳說：「因為我向你說：我看見了你在無花果樹下，你就信了嗎？你要看見比這更大的事」；在加納婚宴中豐富的美酒，使司席在計算了酒的容量後，不禁驚嘆：「在世上，沒有婚宴可以喝到一百八十加侖之多的美酒！」；又例如在捕魚的收穫上，是那樣的豐碩以至於「把魚網都撐破了」；在增餅的奇蹟中，「當我在五千人中，把五個餅擘開分給羣眾吃後，剩餘的碎塊收了幾筐？十二筐，他們回答說。在四千人中，我把七個餅擘開分給羣眾吃後，剩餘的碎塊收了幾筐？他們回答說七筐。他說：你們還不明白嗎？」；我



該寬恕我的弟兄多少次，七次嗎？」不，七十個七次！」；只工作了一個小時也得到一整天的工資，「並且還要用好的，連按帶搖，以致外溢的升斗，倒在你們的懷裡。」耶穌對猶太人說：「我來是為叫人得生命，得更豐盛的生命」；又對瑪爾大說：「我不是告訴過你：如果你信，就會看到天主的光榮嗎？」；對撒杜塞人說：「你們不明瞭經書，也不明瞭天主的能力！」《若望福音》在結語時提出了如此豐饒流溢的基本特點：「耶穌所行的還有許多別的事；假如要一一寫出來，我想所要寫的書，連這世界也容不下。」不論我們知道耶穌什麼，也不論我們對他的恩寵經驗到什麼，都只是他能做的，和會和我們一起做的事情的零碎片段，大前提還要我們對他的恩寵開放自己。耶穌從不使人失望。

耶穌一些偉大的比喻，對聆聽的羣眾最基本和明顯的意義，也在於那是希望的訊息和豐饒的保證，就是當我們進入天主恩寵和許諾的國度時，那圍繞我們四周的豐饒富足。在撒種比喻中的強烈訊息是：雖有飛鳥、石頭地、或荊棘叢、或貧瘠土地的不利因素，加上撒種、犁地、守望等等的變化無常、辛勞和挫折，事實上到最後，終有豐沛的收穫使農人歡心踴躍。如果沒有可以無限地享用的豐富美酒，婚宴就不成婚



寡。只有一個錢幣在手上的勤奮僕人，生產出十個錢幣……他被交託管理十個城市。埋藏的寶藏足以讓一個人舒適豪華地享受餘生。芥菜籽無法遏止地長成大樹、酵母把麵粉完美無缺地轉化為麵包。所有這一切都是希望、肯定、富饒、慷慨的訊息，遠超過任何我們可以祈求或想像的東西，那是天國的許諾，而天國已在我們中間。

保祿寫了一段超凡卓絕的經文。「我祈求父光照你們心靈的眼目，為叫你們認清祂的寵召有什麼希望，在聖徒中祂嗣業的光榮，是怎樣豐厚；祂對我們虔信的人，所施展的強有力而見效的德能是怎樣的偉大。正如祂已將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祂從死者中復活，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右邊，超乎一切率領者、掌權者、異能者、宰制者，以及一切現世及來世可稱呼的名號以上；又將萬有置於他的腳下，使祂在教會內作至上的元首，這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就是在一切內充滿一切者的圓滿」（弗一18—23）。從容不迫地細心品味聖經是讓信仰成長的良方，而以默想的態度閱讀《厄弗所書》，則是那愉悅閱讀過程中的高峰。

保祿還有另一個建立信德的基本概念，那就是天主的「忠誠」這個思想。「天主是忠誠的」，「天主總是忠實」，縱使人不信，「難道他們的不信能使天主的忠信失



效嗎？斷乎不能！天主總是誠實的！儘管眾人虛詐不實」（羅三3）。天主對自己的忠誠是我們希望最穩固的基礎。他對自己是誠實的，我們卻會欺騙自己。而最有趣的是，保祿以一個新的詞彙深刻表達同一個意念，那可說是他最喜愛的一個詞彙：天主的正義。當我們聽到「正義」時，我們會想到敬畏，但這裡的正義，正好相反，不是那會引起敬畏的，而是希望、信心和喜樂。在「天主的正義」中，保祿所指正義不是天主對我們審判、賞善罰惡的正義，而是使祂可以稱我們為義的正義，以這正義祂能使我們成為義人。這是祂的慈悲和恩寵的偉大彰顯。「但是如今，天主的正義，在法律之外已顯示出來；法律和先知也為此作證：就是天主的正義，因對耶穌基督的信德，毫無區別地，賜給了凡信仰的人，因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榮，所以眾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給的恩寵，在耶穌基督內蒙救贖，成為義人。這耶穌即是天主公開立定，使他以自己的血，為信仰他的人作贖罪祭的；如此，天主顯示了自己的正義，因為以前祂因寬容放過了人的罪，為的是在今時顯示自己的正義，叫人知道祂是正義的，是使信仰耶穌的人成義的天主」（羅三21—26）。

天主的正義已被彰顯，祂救恩的計劃，祂救贖的慈悲，是天主的正義使我們成



義，移除我們的疑惑，無視我們的低微，抹去我們的挫敗。天主的正義成為我們穩固的基石。「天主所施行的正義，這正義是源於信德，而又歸於信德」（羅一17）。天主救贖性的正義和我們個人的信仰——接納的、投身的、行動的信仰——連結在一起才能帶給我們救贖。

現在這裡要談一個重要的連結關係。「上主這樣說：『你們應當持守公道，履行正義，因為我的救恩就要來到，我的正義就要出現』」（依五六1）。天主使我們成義的正義，與人們之間要以正義彼此相待，兩個正義並行的文字遊戲並不是偶然的。當人們以正義彼此相待時，即能顯露天主的正義在世上的效果，使人成義的天主正義就能凱旋地顯明出來。因著信德，我們讓我們成義的天主的救贖工程，成為我們自己的救贖工程，而且我們透過為祂在世上的兒女，帶來社會正義、平等、尊嚴和自由時，推行了祂的正義。這將是最後一章，如同士林哲學的說法，是最初被理解，而最後被寫出的。

信仰與正義



「他們藉著信德，執行正義」（希十一 33），那是以以色列民族主要領袖之名，在《希伯來書》重要的第十一章，扼要重述整個救恩史的具體總結，也是我寫作這本書的主要靈感。「信德」在那裡是一個實際的相信，就是相信天主在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努力中；而「正義」是指世上的正義，能為他們自己而奮鬥，並為掙得在天主給他們指定的土地上，和平生活的權利。信德藉著堅強抗爭的力量、鞏固勝利的信心、使眾人團結成一個共同生活的民族，而建立正義。要獲得正義，我們必須首先尋回我們的信德。

多個世代以來的壓迫，使人對自己失去信心，失去對自己的尊重，失去自我的尊





嚴，失去自身的獨立性。奴隸會把自己看作是個奴隸，賤民也把自己看作賤民——並如此地行事生活。他就該像他所屬的那個地方（對他來說似乎是這樣），他就應置身於傳統、階級、社會地位或人類命運擺弄他的位置上，他自己會漸漸相信，他本來就應是這樣子，所以他就成了第一個反對自己有任何改變的人。他不相信可以走出自己的困境，因此停止嘗試。更糟糕的是，他合理化自己的悲哀，默許其存在，放棄了直接的行動，在無可奈何中儘量逃避。壓迫削弱了自尊，薄弱的自尊也助長壓迫，這一個惡性循環，把苦難人類的歷史緊緊握在鐵掌中。

要勇敢地一次而永遠打破這個邪惡的循環，在壓迫中的人必須再一次重拾對自己的信心，看到自己的價值，接受自己的獨立性，而對人來說，要建立對自己的信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對天主的信心。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看作是天主的兒女，是許諾的繼承人；如果他把自己視為解放行列的一員選民，自身心的束縛釋放，進入自由與恩寵中；如果他個人能把自身投入望德中，相信勝利，仰賴耶穌「他是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十二2）；如果他親自宣稱了，並真誠地願意奉行「他永遠不會讓我失望」的承諾和行動，那麼帶來希望、奮戰和勝利之門定會打開。「得勝世界的勝利武



器，就是我們的信德」（若壹五4）。宗教信仰，不是把羣眾麻醉得貼貼服服的鴉片，而是驅迫他們行動的炸藥。一個真正有信仰的人，不會默許不正義的存在。

梅瑟是帶領以色列解放的領袖，在埃及時曾是管理階層，他「學習了埃及人的各種智慧」（宗七22），「在埃及國，在法郎的臣僕和百姓眼中，也成了偉大的人物」（出十一3），他完全採用埃及人的生活 and 行事的方式，以至於不認識他的人，好像勒烏耳的女兒們，甚至以為他就是「一個埃及人」（出二19）。由他接觸他的人民開始，才喚醒他認出不正義的現實，喚醒他要爭取結束這個不正義的需要。他再次走向他們，親眼目睹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再一次感受自己是他們的一分子，並決定有所行動。履行正義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見證不正義的情況，直接的接觸、個人的投身、在該領域中臨在，這些都是醒覺的元素。梅瑟探望他的同胞，並把自己的命運投入他們中。「過了許久，梅瑟已經長大，有一次出去探望自己的同胞，看見他們作苦工，又見一個埃及人打他的一個同胞希伯來人；他向四面一望，見沒有人，便將那埃及人打死，將他埋在沙土中。第二天他又出去，見兩個希伯來人打架，就對那無理的一方說：『你為什麼打你同族的人？』」那人回答說：『誰立了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判官？難



道你想殺我，像殺那埃及人一樣嗎？」梅瑟就害怕了，心裡想：『那事一定叫人知道了！』法郎聽說這事，就想殺死梅瑟；而梅瑟卻離開法郎逃走，去了米德楊地，坐在井旁」（出二一——一五）。

梅瑟認同自己的同胞，他脫掉埃及人的服飾，重作希伯來人的一分子。救恩是從內部而來，沒有局外人能獲得解放，就連天主要解放我們，也要先成為我們當中的一分子，只有成為與受苦者同在一起的人，我們才能幫助他們，自苦難中釋放自己。那可能需要時間、努力、決斷力，但這絕對是重要且有決定性意義的，那是帶來救贖的確證。

梅瑟常犯錯，他沒有耐心，對一個沒有耐心的人來說，暴力是很大的誘惑。手中的槍是心中的信德非常糟糕的替代品，垂手可得的便捷解決，轟然一槍，或是用炸彈、劫機、開戰，如同把那埃及人殺掉一樣。梅瑟在年輕時就學到這是行不通的，暴力只會衍生暴力，苦難不斷。他的同胞意義深遠地給他指出暴力的弱點。暴力，規避了理性，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裡，沒有客觀的判斷，甚至在自己的同胞中也會滋生猜疑，因為如果今天你以此來反對一個外族人，我如何得知你明天不會以此來對付我？



如果今天你殺了一個埃及人，明天你可能會殺一個以色列人。梅瑟也了解到他的同胞彼此之間亦有爭吵，一個首領必須要知道如何平息爭端，他知道需要好好準備自己，某些時候不耐煩的本性可能是美麗的衝勁，但陶成培育才是重要的神髓所在。梅瑟進入自我放逐的退隱中，這是信德的特點，行動有時，靜候有時。梅瑟在心中已形成了解放同胞這無可替代的渴望，現在他等待被召回，日子即將到臨。

天主教在焚燒的荊棘中召回梅瑟。「梅瑟心裡說：『我要到那邊看看這個奇異的現象，為什麼荊棘焚燒不毀？』」上主見他走來觀看，天主便由荊棘叢中叫他說：『梅瑟！梅瑟！』他答說：『我在這裡。』天主說：『不可到這邊來！將你腳上的鞋脫下，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又說：『我是你父親的天主，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梅瑟因為怕看見天主，就把臉遮起來。上主說：『我看見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聽見他們因工頭的壓迫而發出的哀號；我已注意到他們的痛苦。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離開那地方，到一個美麗寬闊的地方，流奶流蜜的地方，就是客納罕人、赫特人、阿摩黎人、培黎齊人、希威人和耶步斯人的地方。現在以色列子民的哀號已達於我前，我也親自看見埃及人加於



他們的壓迫。所以你來，我要派你到法郎那裡，率領我的百姓以色列出離埃及。」（出三7—10）。上主在此表達了梅瑟這陣子以來心中的感受，不過，當召回來臨時，仍教他不要猶疑。當行動的時刻一到，信德又不禁動搖。所以梅瑟退縮了：「梅瑟對上主說：『吾主，請原諒！我不是個有口才的人，以前不是，祢向你的僕人說話以後，也不是；我原是笨口結舌的人。』」上主回答他說：『是誰給人一個嘴？是誰使人口啞耳聾，眼明眼瞎呢？不是我上主嗎？現在你去，我要幫助你說話，指教你該說什麼。』梅瑟回答說：『吾主，請原諒！祢要打發誰，就打發誰去吧！』」上主向梅瑟發怒說：『不是有你的哥哥肋未人亞郎嗎？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他現在正前來迎接你；他見了你，心中必要快樂。你可向他說話，將你應該說的話放在他口中。我要幫助你，也幫助他說話，指教你們應做什麼。他要代替你向百姓說話，作你的口舌；你對他是代替天主。』（出四10—16）。

就這樣訓練完成了，討價還價的過程也結束了，「於是梅瑟起來回到……」（出四18）。現在梅瑟將要面對法郎的勢力、朝廷大臣的反對、魔法師的詭計，另一方面又是同胞的抗議、反叛、嫉妒和失敗主義的態度。他在那一刻也難免有退縮之意和一



絲絲的失敗感，有一陣子他同胞的境況比他介入前還要更壞，叫梅瑟怎不氣餒。他自己的信德雖然受到考驗，如同伯鐸後來一樣，但此後他的信德就非常堅定，也因此他才能夠穩固同胞。他在信德中成長，也在信德中持守前行。「因著信德，梅瑟一誕生就被他的父母隱藏了三個月，因為他們見嬰孩俊美，便不怕君王的諭令。因著信德，梅瑟長大以後，拒絕被稱為法郎公主的兒子，他寧願同天主的百姓一起受苦，也不願有犯罪的暫時享受，因為他以默西亞的恥辱比埃及的寶藏更為寶貴，因為他所注目的是天主的賞報。因著信德，他不害怕君王的憤怒，而離開了埃及，因為他好像看見了那看不見的一位，而堅定不移。因著信德，他舉行了逾越節，行了灑血禮，免得那消滅首生者觸犯以色列子民的首生者。因著信德，他們渡過了紅海，如過旱地；埃及人一嘗試，就被淹沒了」（希十一 23—29）。因著信德，梅瑟活出自己的生命，也獻出自己的生命，更帶領同胞進入預許的福地。救恩史中最偉大的解放工作，所有解放的意象和典範都歸結到「信德」一詞內。

在解放同胞的任務中，梅瑟主要的關注在如何團結他們。他很清楚團結與否是解放的關鍵，他也知道團結談何容易。所以他致力於建立和鞏固團結的凝聚力，真正認



同身為天主子民的身分，便是堅固對雅威的信仰。埃及人有他們的神，而每一個部族和每一個國家只要他們越過沙漠進入客納罕，他們也會有自己的神。忠貞的情操展現了國家意識，堅定的信德確立了領域邊界，梅瑟從不鬆懈地努力保持同胞對一位真天主的信德，對抗所有迷信、偶像、異邦女子，和吸引人的異教膜拜所帶來不堅定的思想，和畏懼心靈的誘惑。一個信仰一致的民族能成為一體，能集合力量，得到自己的土地。信德是一條通往正義之路，也是通往解放、通往預許之路。

梅瑟給了我們在舊約中解放的典範；而保祿則給了我們新約的典範。梅瑟把以色列人民由身體的勞役中具體地解放出來，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自由的國家，在建立國家的過程中他給了同胞一套凝聚信仰、管理行為、統一禮儀的法律。這個新的法律原本是獨立、團結及力量的象徵和工具，但是，要不了多久，在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把原初的神恩轉變為固定的制度、神奧的啟迪演變成例行公事，而那個法律，如同我在前面的篇幅中所解釋的，成了黑暗的勢力，連同保祿思想中的罪惡和死亡，展現了靈魂受到無力感和苦難的捆綁而陷入更深的勞役中的結果，使人永遠不能成就自己認為應該成就、也渴望成就的真實自我。自法律中解放，自這個宣示了一連串的責任，卻



沒有提供完成它們所需力量的法律中解放，自這個指出了罪惡，卻只是徒然增加陷入罪惡之恥辱的法律中解放，保祿以基督之名所宣告的自法律中解放的意義就在於：「這耶穌曾為了我們的過犯被交付，又為了使我們成義而復活」（羅四25）。

對保祿來說，自罪惡根深柢固的壓迫中解放出來是那麼震撼的經驗，它掩蓋了所有的其他的解放經驗，或可說成為了它們的基礎和典範。與耶穌在靈性上的相遇，標示了靈魂凌駕一切之上，信者由此經驗到內心自由的感覺，現在沒有束縛或壓迫可以加諸於他，因為他已永久在基督內獲得釋放。保祿了解在他那時候的不正義，特別是所有不正義中最侮辱人的，一個人在另一個人的宰制下受苦，那就是奴隸制度。一個奴隸在法律前甚至不算是一個人，沒有任何權利，被分類為一件動產而已。亞里斯多德在其偉大的哲學思想中，把農具分為三類：第一類本身不會動也不會講話，例如犁；第二類會動但不會講話，例如牛；第三類是會動也會講話，那就是奴隸。這是一個基督教必須回應的、不可忍受的情況。基督教，基於我們都是天主子女的原則，從一開始就宣稱男女的絕對平等，以致於在基督內「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迦三28）。然而，自起初就沒有對廢除或譴責奴隸制度採取行



動。對保祿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表明並感受到在基督內的根本性自由，那甚至能令奴隸和囚犯都獲得釋放。我引用卡雷茲 (M. Carrez) 在《聖經的詞彙》 (Vocabulary of the Bible) 所說：「初期教會團體面對一些非常棘手的問題。有些奴隸成了基督徒，而他們的主人卻是異教徒：他們該保持什麼樣的態度才妥當？而有一些基督徒卻擁有異教徒的奴隸：他們可以怎麼辦？對保祿宗徒而言，『基督替眾人死，是為使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生活，而是為替他們死而復活了的那位生活』 (格後五 15)。生命的目的是要與基督結合 (羅十 10 | 13)，自奴隸制度中解放是屬於次要的事情，『因為作奴隸而在主內蒙召的，就是主所釋放的人；同樣，那有自由而蒙召的人，就是基督的奴隸。弟兄們，各人在什麼身分上蒙召，就在天主前安於這身分吧！』 (格前七 22, 24)。在基督內，不再分奴隸或主人 (迦三 28)，每一個主人都應記得他在天上的主人，每一個奴隸在他眼前應常記得基督作為一個真正僕人的典範 (斐二 5 | 11)，這不是對社會問題的漠視，基於奴隸和主人都被勸勉生活在基督內 (參閱哥三 22 | 四 1；弗六 5 | 9)，所以這反而是把父 (唯一真正的主人) 對子 (唯一真正的僕人) 的愛，以及子對父的愛，以社會性的存在方式作出詮釋。保祿宗徒沒有訂下任何概略



性的指導，只有鼓勵。以今天的話來說，他不是一個革命份子，也不是傳統份子，他只想強調，要在每日的生活裡，活出在基督內不論是奴隸抑或是主人，所有人都是同一體的這個不尋常的事實。但是，這是一個遠比人性層面的單純主張，更大的事實：這些人性層面的主張不應被忽略，但它們應轉至一個更妥當的地位：它們屬於一個過渡性的秩序中（格前七31）。

有兩個考量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保祿為何沒有直接反對奴隸制度，如同今天的我們對他會產生的期待。首先，他是他時代的產物，在當時的社會結構中活動，沒有一個直接的使命去推翻它們；第二，他個人認為世界的終結即將到來，沒有理由要推動重大的變革，「弟兄們，我給你們說：時限是短促的，今後有妻子的，要像沒有一樣；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歡樂的，要像不歡樂的；購買的，要像一無所得的；享用這世界的，要像不享用的，因為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格前七29—31）。但是，還有第三個考量，就是我才指出的，而且我認為那是保祿的關鍵性態度：聖神充滿的經驗，那是他親身的經歷，也是他帶領別人所感受到的，那個喜樂的經驗是如此的澎湃，使得其他一切在它之前都變得黯然失色，微不足道。誰若領受了聖神，便足能以



喜悅之情，超越地位與階級等物質層面的考量。這是一個危險的說法，卻非常重要。我說它危險，是因為它可以被詮釋為關注神修即可不顧人的需要，對靈性善加照顧，即可使身心對物質需要和社會壓迫的呼求，煙消雲散。換言之，若我們妥善地照顧「靈魂」，就可以長久地把「身體」給遺忘了。這樣的理解可以說是完全錯誤的，如果它的痕跡偶爾透露在宗徒的教導和經驗中，那麼由一開始，它對今天的我們而言，就是一個無用的訊息。而我說這說法是重要的，是因為我們需要以它來重拾牧靈工作與社會工作之間的平衡，我們需要以它來找出一個廣被接受，且容易了解的詞彙，說得更確切些，以兩者混合而成一個新名詞。今天，人類在日用食糧、社會平等、人類尊嚴等需要上的迫切性，是那麼的真實、顯著，我們寧願優先選擇這些，而不是選擇持守喜樂的信德，和持守信德的祈禱，雖然後者同樣是人類真實的需求；而人與其解放者，可能選擇一個捷徑，以求迅速地由外在的罪惡中得解救，而不是選擇以迂迴的路徑，由內心的恐懼、疑惑和不自由中，斷斷續續的釋放過程。給人一塊麵包，遠比教他祈禱來得容易得多，而且也不太可能教導一個正餓著肚子的人祈禱。我們同時需要祈禱和麵包。只是，但願我們不會忘記祈禱。



保祿的原則「保持你原有的方式」，在他對各地方教會的教導中，佔了重要的角色，那絕對不是對社會不公平現象，抱持失敗主義或是冷漠的態度，相反地，是信任聖神力量的表現，聖神在任何人類情況中行動，就連在最糟糕的狀況中，也能使人得到並感受到至高無上的自由，就算他表面上是一個奴隸。當人的良知甦醒，如同我們今天所愉快地經驗到的，我們就會知道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整個解放過程的每一個具體行動都屹立、建立於這個事實之上。從保祿的思想中，我們很清楚地發現，他認為奴隸不需等到鎖鏈被解除，才能得到並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完全的人，自他在基督內與天主相遇的那一刻開始，在信仰上和經驗上，他已是成全的人、自由的人、天主的孩子；而且，自由的個人良知在他內成長，和在社會散播的結果，當人類發展成熟，基督價值觀開始統御人類行為時，他的鎖鏈總有一天會解除。若一個奴隸，除非不再是一名奴隸，否則就不能感覺到自己是完全自由的人，對保祿來說，這是一種缺乏信德的態度。那是低估了拯救的力量，否認奴隸可以是「在基督內的自由人」，如同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仍是天主，儘管神的自由因身體的情況而受到約束。對我們來說，由於他，時間嶄新的圓滿介入了社會性的良知和解放行動，若保留奴隸制度，不



盡我們的能力解除他們的鎖鏈，是一種沒有信德的表現。必須解除奴隸制度的行動有一個危機，就是遺忘內心解放的更深需要。兩種解放都是需要的，內心的解放是基本的，是外在解放的靈魂。那是保祿所關切的。

保祿感受到在他身上的聖神力量（「在身體內還是在身體之外，我不知道，只有天主曉得」），在他的工作和他所建立的地方教會中，「基督藉我，以言語，以行動，藉著奇蹟、異事的能力和天主聖神的德能，所作的使外邦歸順的事」（羅十五18—19），「是憑天主的德能」（格前二5），「宗徒的記號，也在你們中間，以各種的堅忍，藉著徵兆、奇蹟和異能，真正實現了」（格後十二12—13），「天主賜與你們聖神，並在你們中間施展了德能」（迦三5），「我們把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僅在乎言語，而且也在乎德能和聖神」（得前一5），在《希伯來書》中談及「未來世代聖神的德能」，那已公開地彰顯於初期教會的宗徒（希六5）。而《宗徒大事錄》，幾乎是保祿宗徒一步一腳印的自傳，標誌了他傳教的不同階段，在天主力量的介入中不斷獲得肯定。在塞浦路斯，上主的手使反對保祿的厄呂瑪變成瞎子（十三10）；在依科尼雍，「主為證明他們所宣講的恩寵的話是真實的，藉他們的手顯了徵



兆和奇蹟」(十四3)；在呂斯特辣，保祿治好了一個由母胎中即是跛子，從來沒有行走過的人(十四8)；在斐里伯，因一場地震把他自監獄中釋放出來(十六28)；在厄弗所，「天主藉保祿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拿去他身上的手巾或圍裙，放在病人身上，疾病便離開他們，惡魔也出去了」(十九11)；在特洛阿，保祿復活了從三樓墮下死亡的厄烏提曷(二十二)。保祿總結自己的傳教不是以有效的運動(「當我到你們那裡的時候，又軟弱、又恐懼、又戰兢不安」)，而是「在於聖神和他德能的表現」(格前二3—5)。聖神在他和其他人身上的經驗，是保祿生命和工作的重要元素，他對當時的問題和事件所有的態度和反應，必須放在這個背景之下，才能得到妥當的解釋。

在這封書信中，保祿說：「天主怎樣召選了各人，各人就該怎樣生活下去」，這是他給格林多教會的第一封信，在其中他描述神恩的喜樂，以及新教會是如何盈溢先知之恩和語言之恩，奇蹟和治癒不斷發生，在每週聚會中充滿榮光的生命力。格林多教會每次的聚會都是一件大事，每一次感恩禮都是慶典。天主的神在那些初期教會的基督徒中自由地行動，在他們的心中、在他們的語言中、在他們的聚會和禮儀中、在



他們的祈禱和整個生命中、在聖神的領導和庇護下，很容易找尋出生活中各種情況的意義，就算在逆境中也能保持喜樂。經驗到內心的解放，使得格林多的基督徒能以新的光照看自己的生命，能在沒有任何強迫的情況下，自由地對產生的變化作出回應，或選擇持續如常。

每一次格林多聚會一定都是充滿靈性喜樂之神聖歡宴，大家都高聲宣講，手舞足蹈，充滿治癒行動、先知話語、靈感、啟發性的祈禱及彼此的規勸，這些令聚會很難保持秩序，也很不容易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在那個脈絡中，保祿以人的身體作比喻，身體是由很多不同的器官各自發揮功用，並且和諧地合作，才能維持整個人的健康；然後他以幾近詩意的神秘思想強調愛是至高的原則，是愛讓個人和團體的生命和活動能有秩序、具統一性；最後甚至提出具體的規定（說話語的要輪流講話……至於先知可以兩個或至多三個說話……婦女應當緘默……），結語時再規勸他們「一切都該照規矩按次序而行」（格前十四40）。保祿所表現出的關切點和他論述的篇幅都指出了這個現象的巨大重要性，它們給了我們一種氛圍和背景，很不幸地那是我們已失卻的，如果我們想從中獲得益處，保祿在此信中所有其他的教導都必須在其內才得到



最妥當的理解。格林多的基督徒在他們的私人生活和社會生活上都歷經了深刻的改變，他們獲得了如此的一種內心自由，使他們可以在另一種的光照下了解生命和其各樣境況，他們感受到至高無上的自由去選擇一個新的方式或是維持本來的方式，毫無外在的壓力，不論是革新的或傳統的壓力。他們的生活完全展現了天主子女的自由。無論他是怎麼樣或他在哪裡，一個基督徒都已是天國的子民（厄二19）。

在格林多本身，保祿必須處理一個敏感的問題，那是同一個情況下的結果，他在同一封信中提到，與感恩禮一起的「友愛餐宴」。富裕的基督徒帶來好吃好喝的，在其他人面前大吃大喝，而那些貧窮的基督徒饑腸轆轆地站立在他們旁邊。而保祿的解決之道是：「回家吃。」以我們今天社會意識覺醒的態度，會希望保祿說：「拿出你們帶來的一切，與各人平均分享。」同樣的，那也是強把我們今天的情況和理念加於保祿身上，就算以我們現今的醒覺來看，也是錯失了一個重要的學習機會。保祿在當時最主要的關注是感恩禮，那是真正的慶典，一個歡悅，每一次都是平常生活中的高峰經驗，一個展望未來的日子，每一個基督徒力量的來源，是地方教會的中樞核心。那是必須以各種方法保護的，而保祿的訓令所要表達就是這個。他當然也關心窮人，



事實上他終身在耶路撒冷推動為貧窮的基督徒募款的運動；但他最在意的是聖神的特恩和教會的建設，他知道一個生氣蓬勃的感恩禮對此是很重要的，因此，他把對感恩禮的關切放在第一位。

我們的感恩禮常常不是格林多感恩禮的樣子，作為一種補償的心態，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更關心「友愛餐宴」，組織每一個人能夠提供的分享，確保沒有人會覺得饑餓……在肚子裡；然而很多人回去時靈魂會很饑餓。我們發現準備人們接受聖神的特恩是很不容易的，可能因為這樣，所以就轉而組織他們抗議或採取什麼行動。那樣的動作是好的，但卻不能取代聖神。我們神父已失去了在天主子民間的靈性力量，為了彌補這個損失，在我們靈魂內不斷滋長的誘惑，就是取得其他的力量：物質的力量、團體的力量、金錢的力量，或以更徹底的一個字眼來說，政治的力量。我清晰而堅定地再說一次：這些力量和行動本身及其效果可以是，也常常是很正面的、很急迫的和必要的，箇中是人們艱辛的成果，有時甚至是壯烈的犧牲；但是這種力量和行動的實踐結果，永遠不可能替補人類世界失卻的，被選為聖化世界之管道者，應具有的靈性力量。格林多的感恩禮是無可取代的。



在「信仰和正義」之間的掙扎中，常會把「正義」獨立開來，而忘卻「信仰」。我謹慎地選擇這本書的題目，反映出我個人從一開始的想法，而且清楚地說明我的論旨：「對正義的信仰」。最終的目的是正義，但尋求正義必須由始即滲透明晰的信仰，那能傾注給它意義、賦予它力量、供給它生命的信仰。信仰的經驗，以它不同面貌的豐富性，和無限的深邃，成為推動社會正義和人類尊嚴的重要成分，不論是對於那些從事推動者，或那些整合推動者而言，皆是如此。精神的基本解放，是所有其他各種解放的基礎與本質，或更好說是，只有徹底解放的靈魂，才能夠完全釋放人，使之能成為他之所是及他之所能，且其他的解放行動，都是此種解放的一閃靈光 and 一個標記而已，這解放的靈魂，對那些為正義投身抗爭行動的領袖和參與者而言，是其首要的、無可取代的必要條件。分餅給再不能等待的饑餓者的手，這手必須由信任這世界上有愛、天國有公義的心靈來帶領，透過這個直接的、必要的行動，對全世界的政治家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宣布具體的希望。儘管眼前滿佈最急切的需求，和到處皆是瘋狂世界絕望的情況，饑餓的人一旦滿足了嚴重的匱乏之後，他就會發現那給他麵包與愛的手裡，有克服悲慘境遇的可能、有舉目祈望上蒼的可能、有為公平奮鬥的可能，及成



為一個成全之人的可能。領袖們需要信仰去肩負一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而人們在那麼多虛假的許諾之後，需要更多的信德去相信，並讓他們在擾攘世界的動亂中，因希望而團結一致。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公義的世界，這是歷史進程拋進我們軟弱手中的迫切任務，我們並希望為此奉獻整個生命。這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提醒自己，若是沒有了信德，我們所建立的一切都是沒有基礎的。沒有信德，我們就無法成就正義。如同保祿精闢的見解，唯一重要的就是「以愛德行事的信德」（迦五6）。自與他在這本書中很多篇幅並肩同行之後，我感覺到更加充滿勇氣地採納他的話：「以愛德行事的信德」，這句話總結了一切。

我希望在結束前把這一點說更清楚些。在閱讀一些「解放神學」的著作，和與一些在世界上最絕望的人羣中慷慨地、睿智地投入徹底的解放工作的人們，親近地生活後，使我獲得很大的裨益。我發現聖經中，由《出谷紀》到《聖詠》，由《先知書》到《默示錄》，嶄新的深度和一致性，同時我感受到，向天主子民詮釋天主的行動，是一個出乎意外的挑戰，不只是因為，要外在的意象有形地表達一個物質解放的典範，和人心靈性解放的希望（以色列由法郎的手中獲得解放，如同靈魂由罪惡的力

量中獲得解放），更要使之成為歷史中不斷重演，並在我們的時代仍要繼續進行的事實，就是由束縛了他們的身體和靈魂的囚禁中，解放不公義的受害者。

我感受到一股張力，也是在這個領域中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感受到的，這張力來自於兩個實況，以解放的詞彙表達，就是「結構的轉化」和「人心的悔改」。後者的表達與本書中「信仰」（信德）這個詞彙相對應，而前者就是「正義」在具體社會運作的情況。在回應不同的情況時，我們時而強調這個，時而強調那個，因為這些情況要求我們思想和行動並進，才能化解真實迫切的需求，再者，我們都希望求得一個靈活的綜合性，好讓我們的方法平衡和有效。

這就是我為什麼非常喜樂地讀到教廷教義部（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Faith），在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二日所發出的《基督徒的自由和解放的指引》（*Instruction on Christian Freedom and Liberation*），其中這樣寫道：「因此必須自動自覺地為人心的悔改和結構的改善而工作」（第七十五號）。在閱讀這個指引時，我讀到畢契爾（H. Bichle）這樣的話：「結構的改變若沒有個人的改變，只是一個物質主義的或集體的幻象；自我和個人的改變，若沒有結構的改變，只是一個唯心的、自由主義的





幻象。」我們要同時兼具信仰和正義，才能完全回應今日社會的重大需要。在本書中，我集中注意力在信仰方面，希望能表達出正義的召叫如何與信仰的基本召叫相合，而且這個召叫充滿了意義上的深度和行動上的迫切，那都是今天在我們內心裡特別感受到的。

對我來說，這個正義與信仰的重大關連是清楚明顯的，是個人成長或社會解放工作的重要守則和基本分析。如果任何解放行動是「源於信德又歸於信德」（羅一 17），它會扎根、生長、結果。我充滿信心地把這個標準運用在其他人身，因為我將之應用在自身和我的工作上已有多年的時間，我常自問，越來越殷切，渴望尋找真誠的答案：當我與人一起工作時；當我為別人工作時；當我探訪他們時、與他們談話或向人演講時；當我給人們提供意見、聆聽他們、與他們一起祈禱時，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當他們忘卻我在教室教的數學後，我希望他們對我保留什麼樣的記憶？我希望給予那些認識我的人、與我相遇的人、我的聽眾、我的讀者什麼呢？多年來我給自己的答案一直都是如此：我希望給他們信仰，對生命的信仰，對他們自己、對其他人、對社會、對創造、對天主的信仰。那個因著白天的工作和生活的擔子而一臉疲憊的瘦弱



婦女，希望當我進入她的屋子時，她能抬起頭來微笑，感受到光明，為生命而歡愉，知道她的工作是有意義的，她的價值受到重視，她有權利為自己提出要求，滿足自己的需要，在合適她的範圍內享受一切。那個為自己的有限之處和人類的煩惱而焦躁不安，時常激進而不耐地談著這些事情的年輕人，我希望他了解能做的事很多，只要他與自己和好，學著相信自己，相信天主，天主愛他而且會給他所需要的力量往前走，找尋出路，善待他人，幫助人類，照亮自己生命。那個飽經風霜的男子，滿心失望，把自己退避到單調枯澀的世界，我希望他能夠重新發現生命，看見太陽，對人類、對事物的美善、重新對天主的愛恢復信心。我希望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男女都能受感動，能覺醒，敏銳地察覺存在於人內心和社會結構的壓迫，因而能一致地、有效地行動，剷除苦難的根由，根據正義的社會建立更快樂的世界。而我希望自己繼續張開眼睛，在人類歷史事件中發現天主的作為，在人類的渴求中發現聖神的嘯氣，感受祂在我懷中的臨在，在我心中的低語，希望從聖經中每個字都能認出祂的聲音，每次感恩禮中都能感受到祂對我的觸動，在每一個人的臉上看到祂的肖像，在每個苦難中看到耶穌基督的受難，我希望自己能在信德中渴望、宣告、把持、活出基督的神聖復活，以確



信天國已經來臨，因為君王就在這裡，無論他是以標記或種子或諾言的形式，因著他，最後的正義能達至世上所有的男女，並且救贖世界，為實現這個最後的正義，只要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就必須繼續全心全力地奮鬥，因為天主創造這個世界，是要男女在其內彼此相愛和愛慕天主。

我常常把信德作為我生命的總結，這就是為什麼，我有極大的渴望寫作這本書。

華雷仕神父著作專輯

205188 氣象萬千是聖神

陳寬薇 譯

天主曾以子的降生，有形有象地在以色列子民之間往來走動；而今日天主則以聖神在人心中心活動。不論是神恩或是聖神的果實，只要我們正視祂的作用，就能讓平凡的人生生活得有聲有色。

作者書中數著七思、數著果實，沒有任何說教，一篇篇都是他的信仰反省和心靈的祝禱；而他虔誠的祝禱卻能激發讀者的深思。

205211 放下包袱

魯燕萍 譯

戴邁樂神父在他離世前一個月，獨自主持為期十五天的「身心修鍊重溫課程」，作者身為戴邁樂神父的摯友及參與課程的一份子，努力集結這次課程所有活動的內容和經驗。這本書可說是戴邁樂神父神修的最後告白，呈現出與天主相融，和洞識生命真相後的圓融、溫煦、人味、寬厚和睿智。戴邁樂神父的著作對人內在的成長影響深遠，本書為其絕響之記錄。

206107 拒作二手人

黃美基 譯

什麼是真我？在「過去」的重擔、「適應」的需要，和「服從」的壓力下，清明地理解真我，並非易事。本書以鮮活生動、富於洞識的筆觸，對現代人步入含混、矇蔽的歷程，予以抽絲剝繭，並鼓舞人勇於重作真我，讓真純質樸的心靈自由展現。

206134 與怕共舞

蜀山諫俠 譯

活到老怕到老，是每個人生命的具體寫照。害怕雖非絕對負面，但能產生莫大的殺傷力，不知多少人屈服於它的肆虐，而苟延殘喘。

作者以親身經驗或友人、乃至小動物的害怕經歷，引領我們認識害怕之根源，洞視它在人心內盤旋曲折的路徑，一起面對、透視害怕，克服恐懼，走出恐懼幽谷，而能與怕共舞。

因為耶穌降生與復活的喜訊，使人免於恐懼，得享天主的平安。

206141 人生七言

徐鉅昌 譯

在本書中，作者以七個詞語勾勒出自己的生命內涵。這七言有如七幅由文字所描繪成的圖畫，將作者那澄清透明、實事求是、積極創新、欣然說「是」的傳教士生命特質一一展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成義之旅／華雷仕 (Carlos G. Valles, S.J.) 著；何麗霞 譯

--初版-- 臺北市：光啓文化，2002〔民91〕

面；公分

譯自：Faith for Justice

ISBN 957-546-458-3 (平裝)

1. 天主教——信仰

242.42

91021979

成義之旅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作者：華雷仕 (Carols G. Valles, S.J.)

譯者：何麗霞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狄剛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0)辛亥路一段 24 號

電話：(02)2368-4922

傳真：(02)2367-2050

郵政劃撥：0768999-1 (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press@seed.net.tw

中文網址：<http://www.tec.org.tw/kc>

英文網址：<http://www.tec.org.tw/english/kc>

承印者：韋懋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立德街 26 巷 18 弄 5 號 4 樓

電話：(02)2225-5977

定價：220 元

206147

ISBN 957-546-458-3

在碰觸到天主的時刻，我們能以神愛滿溢的平安，輕易走出幽閉的自我，踏上信仰的旅程。

隨著前途遭遇的各種挑戰，揮之不去的猶疑如迷霧般擴散心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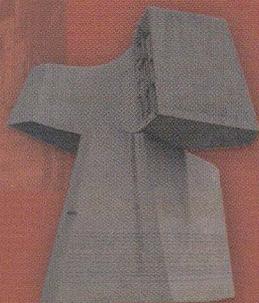
「為什麼在漫漫長路上，絲毫看不到我期待的光？」

「這就是我賠上了努力、奉獻了生命的目的嗎？」

「為什麼這世界沒有任何改變？」

「……」

該怎樣對待當初熾熱的相遇經驗，使之成為恆常前進不懈的動力；該怎樣對待所信仰之正義不彰時，無法消音的聲聲質疑？華雷任神父以簡樸的文字，點出種種信仰中的經歷，無論處在高峰或谷底，為祂一旦開始就絕不會撤回的許諾，當紀念這一切！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206147